

強記何其美矣至若開蓬鍵而探賈振芳毫而討論理尚違於得象言將涉於非聖若疑而叙意異三子而何傷若謗以為駭載一車而可恠然教尋來翰云晚披輝與捧卷竭誠斯言詞手亦勤之至也幸甚幸甚貧道不淮賤質濫處玄門若春露之輕滋寧慙瀉器同秋臺之末景業謝傳燈夫以聞斯行諸是仲尼之所擇離乎畢矣非有若之能對况一粟妙義三歲微言者歟涉充未足以窮深奔蜂豈期於化大于時大唐永隆二年歲次辛巳孟秋之朔日也

十門辯惑論卷下
權文學答書

弟子權無二敬致書於大興善寺禮法師侍者昔菩薩之問如來斷幾生命以佛速滅乃發斯言豈有十地之人於聖起謗但為理資索隱義在鈎深前致稽疑意亦如此且宣尼將聖之德尚問老聃慈氏次佛之尊猶詢師利况以下愚之教披上聖之文乎

十門辯惑論卷下 第十三張集

門萬戶觸塗多惑所以罄肝膽露骨矇謁鄙誠請高德遂引三車之駕開八正之塗續晨危之足鑿混沌之竅百年之疑一朝頓盡方當永遵覺路長悟迷源莫煩惱之薪資涅槃之飯請事斯語以率餘年謹遣尺書敢謝不敏弟子權無二和南

乙巳歲高陵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十門辯惑論卷下 第十三張集

弘明集卷第一 并序

集

夫覺海無涯慧境圓照化妙域中實陶鑄於堯舜理擅繫表乃埏埴乎周孔矣然道大信難聲高和寡須彌峻而藍風起寶藏積而忘職生昔如來在世化震大千猶有四魔搖惑六師懷毒况乎像季其可勝哉自大法東漸歲幾五百緣各信否運亦崇晉正見者教損邪惑者謗訕至於守文曲儒則非為異教巧言左道則引為同法拒有拔本之迷引有朱紫之亂遂令說論稍繁訛辭孔熾夫鷄旦鳴夜不翻白日之老精衛銜石無損滄海之勢然以聞亂朋以小同大雖莫動毫釐而有塵眩聽將令弱植之徒隨偽辯而長迷倒置之倫逐邪說而永溺此幽塗所以易墜淨境所以難陟者也祐以末學志深弘護靜言浮俗憤慨于心遂以藥疾微聞山樓餘暇撰古今之明篇愍道俗之難論具有刻意翦邪建言衛法製無大小莫不

畢採又前代勝士書記文述有益亦皆錄錄類聚區分列為一十四卷夫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即道明教故謂之弘明集兼率淺懷附論于末垂以消埃微裨瀛岱但字孤識寡愧在補局博練君子惠增庸焉

辛子理惑

正誣論

辛子理惑

一云蒼梧太守辛子博傳

辛子既脩經傳諸子書無大小靡不好之雖不樂兵法然猶讀焉雖讀神仙不死之書抑而不信以為虛誕是時靈帝崩後天下擾亂獨交州差安北方異人咸來在焉多為神仙辟穀長生之術時人多有學者辛子常以五經難之道家術士莫敢對焉此之於孟軻距楊朱墨翟先是時辛子將母避世交趾年二十六歸蒼梧娶妻太守聞其守學謁請署吏時年方盛志精於學又見世亂無仕官意焉遂不就時諸州郡相疑隔塞不通太守以其博學多識使致敬荆州辛子

以為榮當易讓使命難辭遂嚴當行會被州牧優文處士辟之復稱疾不起牧弟為豫章太守為中郎將笮融所熱時牧遣騎都尉劉彥將兵赴之恐外界相疑兵不得進牧乃請辛子曰弟為逆賊所害骨肉之痛憤發肝心當遣劉都尉行恐外界疑難行人不通君文武兼備有專對才今欲相屈之零陵桂陽假塗於通路何如辛子曰被絛服撻見遇日久列士忘身期必駢效遂嚴當發會其母卒亡遂不果行久之退念以辯達之故輒見使命方世擾攘非顯已之秋也乃歎曰老子絕聖棄智脩身保真萬物不干其志天下不易其樂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可貴也於是銳志於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含玄妙為酒漿觀五經為琴簧世俗之徒多非之者以為背五經而向異道欲爭則非道欲嘿則不能遂以筆墨之閒略引聖賢之言證解之名曰辛子理惑云或問曰佛徒何出生寧有先祖及國邑不皆何施行狀何類乎辛子曰富

哉問也請以不敏略說其要蓋聞佛化之為狀也積累道德數千億載不可紀記然臨得佛時生於天竺假形於白淨王夫人晝寢夢夢白象身有六牙欣然悅之遂感而孕以四月八日從母右脅而生墮地行七步舉右手曰天上天下靡有踰我者也時天地大動宮中皆明其日王家青衣復產一兒廐中白馬亦乳白駒奴字車匿焉曰捷陟王常使隨太子太子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身長丈六體皆金色頂有肉髻頻車如師子舌自覆面手把千輻輪項光照萬里此略說其相年十七王為納妃鄰國女也太子坐則遷座寢則異床天道孔明陰陽而通遂懷一男六年乃生父王稱偉太子為興宮觀妓女寶玩並列於前太子不貪世樂意存道德年十九四月八日夜半呼車匿勸捷陟跨之鬼神狀舉飛而出宮明日廓然不知所至王及吏民莫不歡歡追之及四王曰未有介時禱請神祇今既有介如玉如珪當續祿位而去何為太子曰

万物無常有存當亡今欲學道度脫十方王知其弥堅遂起而還太子往去思道六年遂成佛焉所以孟夏之月生者不寒不熱草木華英釋猊裘衣錦經中呂之時也所以生天竺者天地之中處其中和也所著經凡有十二部合八億四千万卷其大卷万言以下小卷千言已上佛授教天下度脫人民因以二月十五日泥洹而去其經戒續存履能行之亦得无為福派後世持五戒者一月六齋齋之日專心一意悔過自新沙門持二百五十戒日日齋其戒非優婆塞所得聞也威儀進止與古之典礼无異終日竟夜講道誦經不預世事老子曰孔德之容唯道是從其斯之謂也

問曰何以正言佛佛為何謂乎牟子曰佛者号謚也猶名三皇神五帝聖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緒佛之言覺也悅懷寢化分身散體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圓能方能老能少能隱能彰蹈火不燒履刃不傷在淨不厚在禍無殃欲行則飛坐則揚光故号為佛也

問曰何謂之為道道何類也牟子曰道之言導也導人致於无為率之无前引之無後率之无上抑之無下視之无形聽之無聲四表為大統觀其外毫釐為細開闢其內故謂之道

問曰孔子以五經為道教可拱而誦履而行今子說道虛無恍惚不見其意不指其事何與聖人言異乎牟子曰不可以所習為重所希為輕或於外類失於中情立事不失道德猶謂絃不失宮尚天道法四時人道法五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道之為物居柔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充乎天地廢而不用消而不離子不解之何異之有乎

問曰夫至實不華至辭不飾言約而至者農事寡而達者明故珠玉少而貴瓦礫多而賤聖人制七經之本不過三万言衆事備焉今佛經卷以万

計言以億數非一人力所能堪也僕以為煩而不要矣牟子曰江海所以異於行潦者以其深廣也五岳所以別於丘陵者以其高大也若高不絕山身豈羊凌其顛深不絕清流孺子浴其淵騁騁不履苑囿之中吞舟之魚不遊數仞之溪剖三寸之蚌求明月之珠探枳棘之巢求鳳皇之鷄必難獲也何者小不能容大也佛經前說億載之事却道万世之要太素未起太始未生乾坤肇興其微不可捏其纖不可入佛志弥綸其廣大之外剖指其竒妙之內靡不紀之故其經卷以万計言以億數多多益具衆衆益富何不要之有雖非一人所堪譬若臨河飲水飽而自足焉知其餘哉

問曰佛經衆多欲得其要而棄其餘直說其實而除其華牟子曰否夫日月俱明各有所照二十八宿各有所主百藥並生各有所愈狐兔備寒絳絳暑暑舟與異路俱致行旅孔子不以五經之備復作春秋孝經者欲博道術恣人意耳佛經雖多其歸為一

也猶七典雖異其貴道德仁義亦一也孝所以說多者隨人行而與之君子張子游俱問一孝而仲尼答之各異攻其短也何棄之有哉

問曰佛道至尊至大堯舜周孔曷不脩之乎七經之中不見其詳子既耽詩書悅禮樂奚為復好佛道喜異術豈能踰經傳美聖業哉竊為吾子不取也
牟子曰書不必孔丘之言藥不必扁鵲之方合義者從愈病者良君子博取衆善以輔其身子貢云夫子何常師之有乎堯事尹壽舜事務成且學呂望丘學老聃亦俱不見於七經也四師雖聖比之於佛猶白鹿之與麒麟鷺鳥之與鳳凰也堯舜周孔且猶學之况佛身相好變化神力無方焉能捨而不學乎五經事義或有所闕佛不見記何足怪疑哉

問曰云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何其異於人之甚也殆富耳之語非實之云也牟子曰諺云少所見多所怪觀駝駝言馬腹背亮肩八彩舜目重瞳臯陶馬喙文王四乳禹耳參漏周公

背僂伏羲龍鼻仲尼反宇老子日角月玄鼻有雙柱手把十文足踏二五此非異於人乎佛之相好奚足疑哉

問曰孝經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曾子臨沒啓子手啓子足今沙門剃頭何其違聖人之語不合孝子之道也吾子常好論是非平曲直而反善之乎牟子曰夫訕聖賢不仁平不中不智也不仁不智何以樹德德持不樹頑器之儔也論何容易乎昔齊人乘船渡江其父墮水其子操楫掉頭顛倒使水從口出而父命得獲夫掉頭顛倒不孝莫大然以全父之身若拱手脩孝子之常父命絕於水矣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所謂時宜施者也且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而泰伯祝髮文身自從吳越之俗遠於身體髮膚之義然孔子稱之其可謂至德矣仲尼不以其祝髮毀之也由是而觀苟有大德不拘於小沙門捐家財棄妻子不聽音視色可謂讓之至也何違聖語不合孝乎豫讓

吞炭漆身新政刻面自刑伯姬蹈火高行載容君子以為勇而死義不聞讓其自毀沒也沙門剔除髮鬚而比之於四人不已遠乎

問曰夫福莫踰於繼嗣不孝莫過於無後沙門弄妻子捐財貨或終身不娶何其違福孝之行也自苦而無奇自極而無異矣牟子曰夫長左者必短右大前者必狹後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妻子財物世之餘也清躬無為道之妙也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又曰觀三代之遺風覽乎儒墨之道術誦詩書脩禮節崇仁義視清察鄉人傳業名譽洋溢與中士所施行恬懷者所不恤故前有隨珠後有趙盾見之走而不取取何也先其命而後其利也許由柶巢木夷齊餓首陽舜孔稱其賢曰求仁得仁者也不聞讓其無後無貨也沙門脩道德以易遊世之樂反游賢以背妻子之歡是不為奇執與為奇是不為異執與為異哉
問曰黃帝垂衣裳制服飾箕子陳洪

範貌為五事首孔子作孝經服為三
德始又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原憲雖
貧不離華冠子路過難不忘結纓今
沙門剃頭髮披赤布見人無跪起之
禮儀無盤旋之容止何其違服服之
制乖摺紳之飾也牟子曰老子云上
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
德三皇之時食肉衣皮巢居穴處以
崇質朴豈復須章甫之冠曲裘之裘
哉然其人稱有德而敦龐允信而無
為沙門之行有似之矣

或曰如子之言則黃帝堯舜周孔之
儔弃而不足法也牟子曰夫見博則
不迷聽聰則不惑堯舜周孔備世事
也佛與老子無為志也仲尼栖栖七
十餘國許由聞禪洗耳於澗君子之
道或出或處或嘿或語不溢其情不
溢其性故其道為貴在乎所用何弃
之有乎

問曰佛道言人死當復更生僕不信
此之審也牟子曰人臨死其家上屋
呼之死已復呼誰或曰呼其魂魄牟
子曰神還則生不還神何之乎曰成

弘明集卷第一 第三十張 集

鬼神牟子曰是也魂神固不滅矣但
身目朽爛耳身解如五穀之根葉魂
神如五穀之種實根葉生必當死種
實豈有終已得道身滅耳老子曰吾
所以有大患以吾有身也若吾無身
吾有何患又曰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或曰為道亦死不為亦死有何異乎
牟子曰所謂無一日之善而問終身
之譽者也有道雖死神歸福堂為惡
既死神當其殃惡夫闇於成事賢智
豫於未萌道與不道如金比草善之
與福如白方黑焉得不異而言何
異乎

問曰孔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
知生焉知死此聖人之所絕也今佛
家輒說生死之事鬼神之事此殆非
聖詰之語也夫履道者當虛無懷怕
歸志質朴何為乃道生死以亂志說
鬼神之餘事乎牟子曰若子之言所
謂見外未識內者也孔子疾子路不問
本末以此抑之耳孝經曰為之宗廟以
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又曰生
事愛敬死事哀感豈不敬人事鬼神

弘明集卷第一 第三十張 集

知生死哉周公為武王請命曰旦
才多藝能事鬼神夫何為也佛經所
說生死之趣非此類乎老子曰知其
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又曰用其光
復其明無遺身殃此道生死之所趣
吉凶之所任至道之要實貴寂寥佛
家豈好言乎來問不得不對耳鐘鼓
豈有自鳴者搏如而有聲矣

問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
亡也孟子譏陳相更學許行之術曰
吾聞用夏變夷未聞用夷變夏者也
吾子弱冠學堯舜周孔之道而今捨
之更學夷狄之術不已惑乎牟子曰
此吾未解大道時之餘語耳君子可
謂見孔制之華而闇道德之實窺炸
燭之明未觀天庭之日也孔子所言
編世法矣孟軻所云疾專一耳昔孔
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及仲尼不容於魯衛孟軻不用於齊
梁豈復仕於夷狄乎禹出西亳而聖
詰瞽叟生舜而頑嚚由余產狄國而
翦秦皆自河洛而流言傳曰北辰
之星在天之中在人之中以此觀之

弘明集卷第一 第三十三張 集

漢地未必為天中也佛經所說上下周極含血之類物皆屬佛焉是以吾復尊而學之何為當捨堯舜同孔之道金玉不相傷隨碧不相妨謂人為惑時自惑乎

問曰蓋以父之財乞路人不可謂惠二親尚存然已代人不可謂仁今佛經云太子須大孥以父之財施與遠人國之寶象以賜怨家妻子自與他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不受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須大孥不孝不仁而佛家尊之豈不異哉辛子曰五經之義立嫡以長大王見昌之志轉季為嫡遂成同業以致太平娶妻之義必告父母舜不告而娶以成大倫貞士須聘請賢臣待徵召伊尹負鼎干湯寧戚叩角要齊湯以致王齊以之霸札男女不親授嫂溺則授之以手權其急也苟見其大不拘於小大人豈拘常也須大孥親世之無常財貨非已實故恣意布施以成大道父國受其排怨家不得入至於成佛父母兄弟皆得度世是不為孝

是不為仁孰為仁孝哉

問曰佛道重無為樂施與持戒兢兢如臨深淵者今沙門此好酒漿或畜妻子取賤賣貴專行詐給此乃世之大偽而佛道謂之無為耶

辛子曰工輪能與人斧斤繩墨而不能使人功聖人能授人道不能使人履而行之也牟陶能罪盜人不能使貧夫為惠齊五刑能誅無狀不能使惡子為曾閔堯不能化丹朱周公不能訓管蔡豈唐叔之不著周道之不備哉然無如惡人何也辟之世人學通七經而迷於財色可謂六藝之邪淫乎河伯雖神不溺陸地人飄風雖疾不能使湛水揭應當患人不能行豈可謂佛道有惡乎

問曰孔子稱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於孫曰儉者德之恭侈者惡之太也今佛家以空時布施為名盡貨與人為貴豈有禍哉

辛子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仲尼之言張李而無札梓孫之論刺公之刻槐非禁布施也舜耕歷山恩不及州里太

公屠牛惠不逮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

荒惠施四海饒財多貨貴其能與貧因屢空貴其履道許由不貪四海伯夷不甘其國虞卿捐萬戶之封救窮人之急各其志也僥負賴以臺養之惠全其所居之間宣孟以一飯之故活其不營之軀陰施出於不意陽報皎如白日况傾家財發善意其功德魏魏如嵩泰悠悠如江海矣懷善者應之以祚扶惡者報之以殃未有種福而得妄作禍而獲福者乎

問曰夫事莫過於誠說莫過於實老子除華飾之辭崇質朴之語佛經說不指其事徒廣取譬喻譬喻非道之要合異為同非事之妙雖辭多語博指玉屑一車不以為實矣辛子曰事嘗共見者可說以實一人見一人不見者難與誠言也昔人未見麟問嘗見者麟何類乎見者曰麟如麟也問者曰若吾嘗見麟則不問子矣而云麟如麟寧可解哉見者曰麟麕身牛尾鹿蹄馬背問者虛解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老子云天

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又曰辟道於天下猶川谷與江海豈復華飾乎論語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引天以此人也子夏曰辟諸草木區以別矣詩之三百牽物合類自諸子識緯聖人秘要莫不引辟取喻子獨惡佛說經牽辟喻耶

問曰人之處世莫不好富貴而惡貧賤樂歡適而憚勞倦黃帝養性以五肴為上孔子云食不厭精餽不厭細今沙門被赤布日一食閉六情自畢於世若茲何耶之有牟子云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聖人為腹不為目此言豈虛哉抑下惠不以三公之位易其行段干木不以其身易魏文之富許由巢父掘木而居自謂安於帝宇虞賓鐵于首陽自謂飽於文武蓋各得其志而已何不聊之有乎

弘明集卷第一 第七 集

問曰若佛經深妙靡麗子胡不說之於朝廷論之於君父脩之於閨門接之於朋友何復學經傳讀諸子乎牟子曰未達其源而問其流也夫陳組豆於罍門建於旗於朝堂衣袞裘以當庭賓被綈絰以御貴鍾非不麗也承其屨非其時也故持孔子之術入南轅之門責孟軻之說誦獲張之庭功無分寸過有丈尺矣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吾懼大笑故不為談也渴不必待江河而飲井泉之水何所不飽是以復治經傳耳問曰漢地始聞佛道其所從出耶牟子曰昔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明日博問羣臣此為何神有道人傳報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名曰佛飛行虛空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上寤遣中郎蔡愔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八人於六月支寫佛經四十二章藏於蘭臺石室第十四間時於洛陽城西雍門外起佛寺於其壁畫千

弘明集卷第一 第八 集

乘万騎統塔三匝又於南宮清涼臺及開陽城門上作佛像明帝時豫備造壽陵曰顯節亦於其上作佛圖像時國豐民寧遠夷慕義學者由此而滋

問曰老子云智者不言言者不智又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君子恥言過行設沙門有至道奚不坐而行之何復談是非論曲直乎僕以為此行德之賊也

牟子曰來春當大飢今秋不食黃鍾應寒蕤賓重裘偃豫雖早不免於愚老子所云謂得道者耳未得道者何知之有乎大道一言而天下悅豈非大辯乎老子不云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身既退矣又何言哉今之沙門未及得道何得不言老氏亦猶言也如其無言五千何述焉若知而不言可也既不能知又不能言愚人也故能言不能行國之師也能行不能言國之用也能行能言國之寶也三品各有所施何德之賊乎唯不能言又不能行是謂賊也

弘明集卷第一 第十九 集

問曰如子之言徒當學辨達脩言論豈復治情性履道德乎

牟子曰何難悟之甚乎夫言語談論各有時也遽瑗曰國有道則直國無道則卷而懷之審武子國有道則智國無道則愚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言失言故智愚自有時談論各有意何為當言論而不行哉

問曰云何佛道至尊至使無為憺怕世人學士多謗毀之云其詳說廓落難用虛無難信何乎

牟子曰至味不合於衆口大音不比於衆耳作咸池設大章發籥韶詠九成莫之和也張鄭衛之絃歌時俗之音必不期而拊手也故宋玉云客歌於郢為下里之曲和者千人引商激角衆莫之應此皆悅邪聲不曉於大度者也韓非以管闕之見而讓堯舜接輿以毛嫱之分而刺仲尼皆耽小而忽大者也夫聞清高而謂之角非彈絃之過聽者之不聰矣見和璧而名之石非璧之賤也視者之不明矣

仲雖張斷而作續下能使人不斷也蓋通發夢於宋元不能免豫豈之網大道無為非俗所見不為衆言貴不為毀者毀用不用自天也行不行乃時也信不信其命也

問曰吾子以經傳理佛說其詳富而義顯其文域而說義得無非其或是子之辯也牟子曰非吾辯也見博故不惑耳

問曰見博其有術乎牟子曰由佛經也吾未解佛經之時惑甚於子雖誦五經適以為華末成實矣既吾觀佛經之說覽老子之要寸悟懽之性觀無為之行還視世事猶臨天井而聞溪谷登萬崑而見丘垤矣五經則五味佛道則五穀矣吾自聞道以來如開雲見白日炬火入冥室焉

問曰子云經如江海其文如錦繡何不以佛經答吾問而復引詩書合異為同乎牟子曰渴者不必須江海而飲飢者不必待菽食而飽道為智者設辯為迷者通書為曉者傳事為見者明吾以子知其意故引其事若說

佛經之語說無為之要辟對言皆說五色為韻者奏五音也師曠雖巧不能彈無絃之琴孫登雖煨不能熱無氣之人公明義為牛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聞不合其耳矣轉為蚊蠅之聲振翅之鳴即掉尾奮耳蹀躞而聽是以詩書理子耳

問曰吾昔在京師入東觀遊太學視俊士之所規聽儒林之所論未聞備佛道以為貴自損客以為上也吾子曷為軌之哉夫行迷則改路術窮則反故可不思與牟子曰夫長於變者不可示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怪害於道者不可惑以言達於義者不可動以利也老子曰名者身之害利者行之穢又曰設詐立權虛無自貴賄閭門之礼術時俗之際會起趣間譟務合當世此下士之所行中士之所察也況至道之蕩蕩上聖之所行乎吾子如天淵兮如海不合閭牆之士數何之夫固其宜也彼見其門我觀其室彼採其華我取其實彼求其備我守其一子速改路吾請履之

禍福之源未知何若矣

問曰子以經傳之辭華麗之說褒讚佛行稱譽其德高者凌清雲廣者喻地圻得無踰其本過其實乎而僕識判頗得跡中而其病也牟子曰吁吾之所褒猶以塵埃附嵩秦叔朝靈提江海子之所謗猶握歛歛欲滅江海蹠耕未欲損崐崙側一掌以臂曰先舉土塊以塞河衝吾所褒不能使佛高子之毀不能令其下也

問曰玉高赤松八仙之錄神書百七千卷長生之事與佛經豈同乎牟子曰此其類猶五霸之與五帝陽貨之與仲尼此其形猶丘垤之與華恒消瀆之與江海此其文猶帛錦之與羊皮斑紵之與錦繡也道有九十六種至於尊大莫尚佛道也神仙之書聽之則洋洋盈耳求其効猶握風而捕影是以大道之所不取無為之所不貴焉得同哉

問曰為道者或辟穀不食而飲酒啖肉亦云老氏之術也然佛道以酒肉為上誠而反食穀何其乖異乎牟子

弘明集卷第一 第三十四卷

曰眾道兼殘凡有九十六種滯泊無為莫尚於佛吾觀老氏上下之篇開其禁五味之戒未觀其絕五穀之語聖人制七典之文無止糧之術老子著五千文無辟穀之事聖人云食穀者智食草者癡食肉者悍食氣者壽世人不達其事見六禽閉氣不息秋冬不食欲効而為之不知物類各自有性猶磁石取鐵不能移毫毛矣

問曰穀寧可絕不乎牟子曰吾未解大道之時亦嘗學焉辟穀之法數千百術行之無效為之無微故廢之耳觀吾所從學師三人或自稱七百五百三百歲然吾從其學未三載間各自殞沒所以然者蓋由絕穀不食而啖百果享肉則重盤飲酒則傾樽精亂神昏穀氣不充耳目迷惑邪邪不禁吾問其故何答曰老子云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徒當日損耳然吾觀之但日益而不損也是以各不至知命而死矣且堯舜周孔各不能百載而末世愚惑欲服食辟穀求無窮之壽長哉

弘明集卷第一 第三十四卷

問曰為道之人云能却疾不病不御針藥而愈有之乎何以佛家有病而進針藥耶牟子曰老子云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唯有得道者不生不生亦不壯不壯亦不老不老亦不病不病亦不朽是以老子以身為大患焉武王居病周公先命仲尼病子路請禱吾見聖人皆有病矣未觀其無病也神農嘗草殆死者數十黃帝嘗首受針於岐伯此之三聖豈當不如今之道士乎察省斯言亦足以廢矣

問曰道皆無為一也子何以分別羅列云其異乎更令學者疑疑僕以為貴而無益也牟子曰俱謂之草衆草之性不可勝言俱謂之金衆金之性不可勝言同類殊性万物皆然豈徒道乎昔揚墨塞羣儒之路車不得前人不得步孟軻聞之乃知所從師曠彈琴俟知音之在後聖人制法真君子之將觀也玉石同匱荷頽為之改色朱紫相雜仲尼為之歎息日月非不明衆陰蔽其光佛道非不正衆私掩其公是以吾分而別之臧文之智微

弘明集卷第一 第三十四卷

生之直仲尼不假者皆正世之語何費而無益乎

問曰吾子訕神仙抑奇怪不信有不死之道是也何為獨信佛道當得度世乎佛在異域子足未履其地目不見其所徒觀其文而信其行夫觀華者不能知實觀影者不能審形殆其不識乎牟子曰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昔呂望周公問於施政各知其後所以終顏淵乘駒之曰見東野畢之馭知其將敗子貢觀鄒魯之會照其所以喪仲尼聞師曠之絃而識文王之操季子聽樂覽衆國之風何必足履目見乎問曰僕嘗遊于墳之國數與沙門道人相見以吾事難之皆莫對而韓退多改志而移意子獨難改乎牟子曰輕羽在高過風則飛細石在礪得流則轉唯泰山不為飄風動磐石不為疾流移梅李過霜而落葉唯松柏之難凋矣子所見道人必學未洽見未博故有屈退耳以吾之頑且不可窮況明道者乎子不自改而欲改人吾

未訓仲尼遙遙蹈焉武法禁紂者矣問曰抑仙之有秋冬不食或入室累旬而不出可謂悔怕之至也僕以為可尊而貴殆佛道之不若乎牟子曰指南為北自謂不惑以西為東自謂不勝以鴟梟而裝鳳凰執螻蛄而謂龍蛇蟠之不食君子不貴挂蟬穴截聖人不重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不聞尊蟬蟬也然世人固有啖菽藿而棄桂薑覆甘露而啜酢漿者矣毫毛雖小視之可察太山之六背之不見志有留與不留豈有銳與不銳曾尊季氏卑仲尼吳賢率詬不肖子骨子之所從不亦宜乎

問曰道家云堯舜周孔七十二弟子皆不死而仙佛家云人皆當死莫能免何哉牟子曰此哉長之言非聖人所語也老子曰天地尚不得長久而況人乎孔子曰更去辟世孝常在吾覽六藝觀傳記堯有殂落舜有蒼梧之山禹有會稽之陵伯夷封齊有首陽之墓文王不及誅紂而歿武王不能持成王大而崩周公公有改葬之篇

仲尼有兩楹之夢伯魚有先父之年子路有負醵之語伯牛有命矣之文曾參有啓足之辭顏淵有不幸短命之記苗而不秀之喻皆著在經典聖人至言也吾以經傳為證世人為驗而云不死豈不惑哉

問曰子之所解誠是偽焉固非僕等之所聞也然子所理何以正者三十七條亦有法乎牟子曰夫轉蓬漂而車輪成宸木流而舟楫設蜘蛛布而罟羅陳鳥跡見而文字作故有法成易無法成難吾覽佛經之要有三十七品老氏道經亦三十七篇故法之焉於是惑人聞之蹉然失色又手遊席遠巡俯伏曰鄙人朦瞽生於幽仄敢出愚言不慮禍福今也聞命霍如蕩雪請得草情洒心自勸願受五戒作優婆塞

正誣論

宋詳作者

有異人者誣佛曰尹文子有神通者愍彼胡狄父子聚塵貪婪忍害昧利無取侵害不厭屠裂羣生不可過讓鷹鷹不可談議喻故具諸事云云

又今得道弟子變化云云又禁其然生斷其營姻使無子孫伐胡之術孰良於此云云

正曰誣者既云無佛復云文子有神通復云有得道弟子能變化恢廓盡神妙之理此真有無句心之語也夫尹文子即老子弟子也老子即佛弟子也故其經云聞道生軋有古先生善入泥洹不始不終永存綿綿生軋者天竺也泥洹者胡語晉言無為也若佛不先老子何得稱先生老子不先尹文何故請道德之經即以此推之佛故文子之祖宗衆聖之元始也安有弟子神化而師不能乎且夫聖之宰世必以道莅之遠人不服則綏以文德不得已而用兵耳將以除暴止戈拯濟羣生行小煞以息大煞者也故春秋之世諸侯征伐動仗正順敵國有豐必鳴鼓以彰其過撻義兵以臨罪人而不以間昧而行誅也故服則柔而撫之不苟渴刑極武勝則以喪礼居之煞則以悲氣泣之是以深貶誘執大杜絕滅之原若懷惡而討不義

假道以成其暴皆結傳變文識貶累見故會宗之盟抑楚而先晉者疾辛錡之詐以崇咀信之美也夫歛之怨惠不及後嗣惡止其身重罪不濫此百王之明制經國之令典也至于季末之將佳兵之徒患道薄德衰始任詐力競以譎詭之計濟殘賊之心野戰則肆鋒鉞極屠城則盡坑無遺故白起刎首於杜郵董卓屠身於宮門君子知其必亡舉世哀其就戮其之弊也遂至于此此為可痛心而長歎者矣何有聖人而欲大縱除毒剪絕黎元者哉且十室客賈而况万里之廣重華生於東夷文命出乎西羌聖哲所興豈有常地或發音於此默化於彼形教方方而理運不羈原夫佛之所以夷跡於中天而曜奇於西域者蓋有至趣不可得而縷陳矣豈有聖人疾歛之強而其欲覆滅使無子遺哉此何異氣痛既流不竭良淵縱火中原蘭猶俱焚焚討之虐猶呼不然手縱令胡國信多惡逆以暴易暴又非權通之旨也引此為緯適足

肆謗言眩愚豈九情合義有心之難乎又誣云尹文子欺之天有三十二重云云又妄牽樓炭經云諸天之宮廣長二十四万里面開百門門廣万里云云答曰佛經說天地境界高下階級悲憸貴部分叙而有章而誣者或附者生長枉造偽說或顛倒淆乱不得要實何有二十四万里之地而容四百万里之門乎以一事覆之足明其錯謬者多矣歲獲牧豎猶將知其不然况有識乎欲以見博狹露其愚焉

又誣云佛亦周遍五道備犯衆過行凶惡猶得佛此非怖為惡者之法也又計生民善者少而惡者多惡人死報充六畜余則開闢至今足為久矣今畜宜居十分之九而人種已應希矣

正曰誠如所言佛亦曾為惡耳今所以得佛者改惡從善故也若長惡不悛迷而後遂往則長夜受苦輪轉五道而無解脫之由矣今以其能攝衆惡之裁滅三毒之爐脩五戒之善書十德之美行之累劫倦而不已曉了本

除暢三世空故能解生死之虛外無為之場耳計天下蜚蠊之數不可稱計人之在九州之內若毫末之在馬體十分之九豈所言哉故天地之性以人為貴榮期所以自得於三樂達貴賤之分明也今更不復自顧於人類不醜惡於畜生以蓄水為甘膳以羈絡為非謫安則為之無所多難也又誣六有無靈下經無靈下經妖怪之書耳非三墳五典訓誥之言也通才達儒所未究覽也三曾五祖之言又似解奏之文此殆不誥而虛妄自露矣今具聊復應之凡俗人常謂人死則滅無靈無鬼然則無靈則無天曹無鬼則無所畏也若子孫奉佛而乃追謫祖先或是賢人君子平生之時未必與子孫同事而天曹便收伐之命類舟之尸羅枉戮之痛仁慈祖考加虐毒於貴體此豈聰明正直之神乎若其非也則狐貉魍魎厲之鬼何能反制仁賢之靈而因禁戒之人乎以此為誣鄙醜書矣

錯奢靡費而無益云云
正曰夫教有深淺適時應物志已備於首論矣請復申之夫恭儉之心莫過堯舜而山龍華至黼黻絺繡故傳曰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五色比象昭其文也故王者之居必金門玉陛靈臺鳳闕將使異乎凡庶令貴賤有章也夫人情從所親而興感故聞鼓鼙之音觀羽麾之象則思將師之目聽琴瑟之聲觀庠序之儀則思朝廷之臣遷地易觀則情貌俱變今悠悠之徒見形而不反道者莫不貴崇高而忽灰陋是以諸奉佛者仰慕遺跡思存跡跡故銘列圖象致其虔肅割珎玩以增崇靈廟故上士遊之則忘其蹄筌取諸達味下士遊之則羨其華藻玩其炳蔚先悅其耳目漸率以義方三塗汲引莫有遺逸猶器之取水隨量多少唯穿底無當乃不受耳又專誣以禍福為佛所作可謂元不解矣聊復釋之夫吉凶之與善惡猶影響之乘形聲自然然而不得相免也行之由已而理

玄應耳佛與周孔但共明忠孝信順徒之者吉背之者凶示其度水之方則使貨舟楫不能令步涉而得濟也其誨人之生救厄死之術亦猶神農營粒食以充飢虛黃帝垂衣裳以御寒暑若閉口而望飽裸袒以求溫不能強與之也夫和鵠之所以稱良豎者以其應疾投藥不失其宜耳不責其令有不死之民也且扁鵲有云吾能令當生者不死不能令當死者必生也若夫為子則不孝為臣則不忠乎守膏肓而不悟進良藥而不御而受禍臨死之日更多各聖人深恨良豎非徒東走其勢投奔矣
又誣云沙門之在京洛者多矣而未嘗聞能令至上延年益壽上不能調和陰陽使年豐民富消災却疫克靜禍亂云云下不能休糧絕粒呼吸清醇扶命度厄長生久視云云正曰不然莊周有云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元奈何審期分之不可遷也若令性命可以智德求之者則發旦二子足令文父致千齡矣顏子死則稱天

喪予惜之至也無以延之耳且陰陽數度期運所當百六之極有時而臻故堯有滔天之洪湯有赤地之災涿鹿有漂槽之血阪泉有橫野之屍何不坐而消之救其未然耶且夫燕姁鳥曳導引吐納輟黍稷而柳英葉吸風露以代糗糧俟此而壽有待之倫也斯則有時可夭不能無窮者也沙門之視松高若未孩之兒耳方將汎志於二儀之表延於不死之鄉豈能屑心營近與消彭爭長哉難者苟欲駢飭非之辯立踞諫之強言無節秦義無官商嗟夫北里之亂雅惡綠之奪黃也其餘嗟之音曹無紀綱一遵先師不吝之章

又證云漢末有竿蠹者合兵依徐州刺史陶謙謙使之督運而蠹先事佛遂斬盜官運以自利入天起佛寺云云行人志與酒食云云後為劉繇所攻見然云云

正曰此難不待縋約而自縛也夫佛教率以慈仁不欺忠信不銜庶貞不盜為首老子云兵者不祥之器逆者

弘明集卷第一 第三十五 集

凶融阻兵安忍結附寇逆犯煞一也受人使命取不報主犯欺二也斬割官物以自利入犯盜三也佛經云不以酒為惠施而融縱之犯酒四也諸戒盡犯則動之死地矣辟猶吏人解印脫冠而橫道肆暴五尺之童皆能制之矣竿氏不得其死適足助明為惡之獲殃耳

又證云石崇奉佛亦至而不免族誅云云

答曰石崇之為人余所志也賄盜耽酒放僭無度多威厚斂不恤惻獨論才則有一割之利計德則盡無取焉雖託名事佛而了無禁戒即如世人銀清心穢色厲內荏口詠禹湯而行偽禁詆自貽伊禍又誰之咎乎

又證云周仲智奉佛亦精進而竟復不蒙其福云云

正曰尋斯言似乎幸人之灾非通言也仲智雖有好道之意然意未受戒為弟子也論其率情亮直見涉勇上自是可才而有強梁之累未合道家嬰兒之言矣以此而遇忌勝之雄喪

弘明集卷第一 第三十五 集

敗理耳縱如難者云精進而遭害者有矣此何異頻項夙天夷於餓死此干盡忠而陷剖心之禍申生篤孝而致雉經之痛若此之比不可勝言孔子云仁者壽義者昌而復或有不免固知宿命之證至矣信矣

又證云事佛之家樂死惡生屬續待絕之日皆以為福祿之末無復哀感之容云云

正曰難者得無隱心而居物不然何言之逆乎夫佛經自謂得道者能玄同彼我渾齊備短涉生死之變泯然無繫步禍福之地而夷心不怛樂天知命安時處順耳其未體之者氣我慎終之心乃所以增其篤也故有大悲弘誓之義憐人之哀猶加哀矜以掩報忿不念舊惡况乎骨肉之痛情隆自然者而可以無哀感之心者哉夫受親者不敢惡於人恐時己之深也逆情違道於斯見矣

弘明集卷第一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勅剛造

弘明集卷第一 第三十五 集

弘明集卷第二

集

明佛論

梁魏都建初寺釋僧祐撰
晉宗炳

夫道之至妙固風化宜尊而世多誕佛咸以我躬不聞遑恤于後万里之事百年以外皆不以為然况復須弥之大佛國之偉精神不滅人可成佛心作万有諸法皆空宿緣綿邈億劫乃報乎此皆英奇超洞理信事實黃華之聽豈納雲門之調哉世人又貴周孔書典自堯至漢九州華夏曾所不暨殊域何感漢明何德而獨昭靈彩凡若此情又皆牽附先習不能曠以玄覽故至理匪遐而疑以自沒悲夫中國君子明於礼義而闇於知人之心寧知佛之心乎今世業近事謀之不臧猶興喪反之况精神我也得焉則清非無窮失矣則永墜無極可不臨深而求履薄而慮乎夫一局之弈形算之淺而奔秋之心何嘗有得而乃欲率井蛙之見妄抑大猷至獨陷神於天宰之下不以甚乎今以茫昧

之識燭幽冥之故既不能自覽監於所失何能獨明於所得唯當明精闇向推夫善道居然宜備以佛經為指南耳彼佛經也包五典之德深加遠大之實合老莊之虛而重增皆空之盡高言實理肅焉感神其映如日其清如風非聖誰說乎謹推世之所見而會佛之理為明

論曰今自撫踵至頂以去凌虛心往而勿已則四方上下皆無窮也生不獨造必傳所資仰追所傳則無始也亦世相生而不已則亦無竟也是身也既曰用無限之實親白無始而來又將傳於無竟而去矣然則無量無邊之曠無始無終之久人回相與凌之以自敷者也是以居赤縣於八極曾不疑焉今布三千日月單万二千年下恒沙閼國界飛塵紀積劫普冥化之所容俱眇未其央何獨安我而疑彼哉夫秋毫塵滄海其懸猶有極也今綴鼻倫於太虛為蕞胡可言哉故世之所大道之所小人之所避天之所近所謂軒轅之前避哉邈矣者

弘明集卷第二 第二張

體天道以高覽蓋昨日之事耳書無知遠不出唐虞春秋屬緯盡於王業礼樂之良敬詩易之溫潔今於無窮之中煥三千日月以照麗列万二千天下以貞觀乃知周孔所述蓋於靈觸之域應求治之虞咸且寧乏於一生之內耳遠乎生表者存而未論也若不然也何其篤於為始形而略於為終神哉登蒙山而小曾登太山而小天下是其際矣且又墳典已逸俗儒所編專在治迹言有出於世表或散沒於史策或絕滅於坑焚若老子莊周之道松高列真之術信可以洗心養身而亦皆無取於六經而學者唯守救廣之闢文以書礼為限斷窮神積劫之遠化炫目前而永忽不亦悲夫嗚呼有似行乎增雲之下而不信日月者也今稱一陰一陽謂陰陽不測之謂神者蓋謂至無為道陰陽兩渾故曰一陰一陽也自道而降便入精神常有於陰陽之表非二儀所究故曰陰陽不測耳君平之說一生二謂神明是也若此二句皆以無明則以何

弘明集卷第二 第三張

明精神乎然羣生之神其極雖齊而隨緣遷流成虛妙之識而與本不滅矣今雖羣生於譬舜之神也必非譬之所生則商均之神又非舜之所育生育之前素有虛妙矣既本立於未生之先則知不滅於既死之後矣又不滅則不同愚聖則異知愚聖生死不草不滅之分矣故云精神受形周遍丑道成壞天地不可稱數也夫以累腫之質誕于頑瞽器均之身受體黃中愚聖人絕何數以合乎豈非重華之靈始處於在昔結因往劫之先緣會万化之後哉今則獨絕其神昔有接獲之累則練之所盡矣神之不滅及緣會之理積習而聖三者鑒於此矣若使形生則神生形死則神死則宜形殘神毀形病神困懷有腐敗其身或屬續臨盡而神意平全者及自瞽執手病之極矣而無廢德行之主斯殆不滅之驗也若必神生於形本非緣合今請遠取諸物然後近求諸身夫五岳四瀆謂無靈也則未可斷矣若許其神則岳唯積土之多瀆

弘明集卷第二

第四張

唯積水而已矣得一之靈何生水土之靈哉而感託巖流肅成一體設使山崩川竭必不與水土俱亡矣神非形作合而不滅人亦然矣神也者妙万物而為言矣若資形以造隨形以滅則以形為本何妙以言乎夫精神四達並流無極上際於天下暨於地聖之窮機賢之所微逮于宰賜在魯吳札子房之倫精用所之皆不莊不行坐徹宇宙而形之臭腐甘嗜所資皆與下愚同矣寧當復稟之以生隨之以滅耶又宜思矣周公郊祀后稷宗祀文王世或謂空以孝即問談者何以了其必空則必無以了矣苟無以了則文稷之靈不可謂之滅矣齋三日必見所為齋者寧可以常人之不見而斷周公之必不見哉竊博之莖日骨肉歸于土魂氣則無不之非滅之謂矣夫至治則天大乱滔天其要心神之為也竟無理不照無欲不盡其神精也祭無惡不肆其神悖也祭非不知堯之善知己之惡惡已云也體之所欲悖其神也而知堯惡亡之

弘明集卷第二

第五張

識常合於神矣若使不居君位千歲勿死行惡則楚毒交至微善則少有所寬寧當復不稍滅其惡漸循其善乎則向者神之所含知堯之識必當少有所用矣又加千歲而勿已亦可以其欲都澄遂精其神如堯者也夫辰月變則律呂動晦望交而蚌蛤應分至啓閉而燕鷹龍蛇蟄焉出沒者皆先之以冥化而後發於物類也凡厭羣有同見陶於冥化矣何數事之獨然而万化之不盡然哉今所以然人而死傷人而刑及為縲紲之罪者及今則無罪與今有罪而同然者皆由冥緣前遽而人理後發矣夫幽顯一也置邁於幽而醜發於顯既無恠矣行凶於顯而受毒於幽又何恠乎今以不滅之神含知堯之識幽顯於万世之中苦以劍惡樂以誘善加有日月之宗垂光明照何緣不虛已鑽仰一變至道乎自恐往劫之桀紂皆可徐成將來之湯武況今風情之倫少而汎心於清流者乎由此觀之人可作佛其亦明矣夫生之起也皆由

弘明集卷第二

第六張

情也今男女構精万物化生者皆精由情構矣情攝於己而則百衆神受身大似知情為生本矣至若五帝二后雖超情窮神然無理不順者昔緣所會亦必俯入精化相與順生而敷万族矣況今以情貫禮一身死情安得不復受一身生死無量乎識能澄不滅之本稟曰損之學損之又損必至無為無欲欲情唯神獨映則無當於生矣無生則無身無身而有神法身之謂也今黃帝虞舜姬公孔父世之所仰而信者也觀其縱壘升天龍潛鳥颺反風起禾絕粒絃歌亦皆由窮神為體故神功所應倜儻無方也今形理雖外當其隨感起滅亦必有非人力所致而至者河之出國洛之出書冀英無裁而敷玄珪不琢而成桑穀在庭倏然大拱忽尔以三火流玉屋而為烏鼎之輕重大小皆翕欬變化感靈而作斯實不思議之明類也夫以法身之極靈感妙衆而化見照神功以明物復何奇不肆何變可限豈直仰陵九天龍行九泉吸風

絕粒而已哉凡殿光儀符瑞之傳分身踊出移轉世界巨海入毛之類方之黃虞姬孔神化無方向者衆瑞之瞻駭顯沒既出形而入神同惚恍而玄化何獨信此而抑彼哉寔覺法王清明卓朗信而有徵不違願咫尺而昧者不知哀矣哉夫洪範庶徵休咎之應皆由心未達白虹貫日太白入昂寒谷生黍崩城隕霜之類皆發自人情而遠形天事固相為形影矣夫形元無影聲元無響則亦情元無報矣豈直貫日隕霜之類哉皆莫不隨情曲應物無遁形但或結於身或播於事交難紛綸顯昧眇淨孰觀其際哉衆變盈世羣衆滿目皆万世以來精感之所集矣故佛經云一切諸法從意生形又云心為法本心作天堂心作地獄義由此也是以清心察情必妙生英麗之境濁情渾行永悖於三塗之域何斯唱之迢遞微明有實理而直顯魂沐想飛誠悚志者哉雖然夫億等之情皆相緣成識識感成形其性實無也自有津悟以來孤聲豁

然滅除心患未有斯之至也請又述而明之夫聖神玄照而無思營之識者由心與物絕唯神而已故虛明之本終始常住不可凋矣今心與物交不一於神雖以顏子之微微而必軋軋鎮仰好仁樂山庶乎屢空皆心用乃識必用妙接識識妙續如火之炎炎相即而成燭耳今以悟空息心心用止而情識歇則神明全矣則情識之攝既新故妙續則患是不一之際豈常有哉使庖丁觀之必不見全牛者矣佛經所謂變易離散之法法識之性空夢幻影響泡沫水月豈不然哉顏子知其如此故憂有若無撫實若虛不見有犯而不校也今觀顏子之屢空則知其有之實無矣况自茲以降喪真弥遠雖復進超大道而與東走之疾同名狂者皆違理謬感遁天忘行弥非真有矣况又質殊聲色復是情偽之所影化乎且舟登潛謝變速奔電將來未至過去已滅已在不任神息之頃無一毫可據將欲何守而以為有乎甚矣偽有之蔽神也

今有明鏡於斯紛穢集之微則其照諸然積則其照咄然弥厚則照而昧矣質其本明故加穢猶照雖從謁至昧而過譌成焉人之神理有類於此偽有累神成精麤之識識附於神故雖死不滅漸之以空必將習漸至盡而窮本神矣沮洳之謂也是以至言雲富從而壑以空焉夫叢林希微風水為虛盈懷而往猶有曠然况聖穆乎空以虛授人而不情心樂盡哉是以古之乘虛入道一沙一佛未非多也或問曰神本至虛何故治受万有而與之為緣又本虛既均何故分為愚聖乎又既云心作万有未有万有之時復何以累心使感而生万有乎答曰今神妙形虛而相與為用以妙緣慮則知以虛緣有矣今愚者雖鄙要能處今識昔在此憶彼皆有神功則練而可虛知其本均虛矣心作万有備於前論據見觀實三者固已信然矣但所以然者其來無始無始之始豈有始乎亦玄之又玄矣莊周稱

弘明集卷第二 第十段 集

井求問曰未有天地可知乎仲尼曰古猶今也蓋謂雖在無始之前仰尋先際初自茫眇猶今之舟求耳今神明始創及羣生最先之祖都自杳漠非足想所及豈復學者通塞所豫乎夫聖固凝廢感而後應耳非想所及即六合之外矣無以為感故存而不論聖而不論民何由悟今相與踐地戴天而存踐戴之外豈有紀極乎禹之弼成五服敷土不過九州者蓋道世路所及者耳至於大荒之表陽谷濛汜之際非復人理所豫則神聖已所不明矣况過此弥徃渾茫冥茫豈復議其邊陲哉今推所踐戴終至所不識故一體耳推今之神用未昔之所始終至於聖人之所存而不論者亦一理相貫耳豈獨可議哉皆由冥緣隨宇宙而無窮物情所感者有限故也夫衆心稟聖以成識其猶衆目會日以為見離朱察秋毫於百尋資其妙目假日而觀耳今布毫於千步之外目力所匱無假以見於而察微避危無所少矣何為以千丈所昧還疑

弘明集卷第二 第二段 集

百尋之毫乎今不達緣本情感所匱無會以聖而知取至於致道之津無所少矣何為以緣始之昧還疑既明之化矣哉

或問曰今人云不解緣始故不得信佛此非感耶聖人何以不為明之

答曰所謂感者抱升之分而理有未至要當資聖以通此理之實感者也是以樂身滯有則朗以苦空之義兼愛不弘則示以投身之慈體非俱至而三乘設分紫異備而六度明津梁之應無一不足可謂感而後應者也

是以聞道靈驚天人咸暢造極者蔚如也豈復遠疑緣始然至理哉明訓足如說脩行何所不備而猶必不信終懷過疑於相所不及者與將墮之疾饋藥不服流矢通中忍痛不扶要求矢藥造構之始以致命絕夫何異哉皆由積道自昔故未會乞吉致使今日在信妄疑豈可以為實理之感哉非理妄疑之惑固無以感聖而剋明矣夫非我求蒙蒙而求我固宜虛己及身隨順玄化誠以信性然後悟

弘明集卷第二 第十二段 集

隨應來一悟所振終可遂至冥極守是妄疑而不歸純銀枉者方將長淪或固之災豈有旦期背向一毫昇墜天絕可不慎乎或問曰孔氏之訓無

求生以害仁又煞身以成仁仁之至也亦佛經說菩薩之行矣老子明無為之至也即泥洹之極矣而曾不稱

其神通成佛豈孔老有所不盡與明道欲以扇物而掩其致道之實乎無實之疑安得不生答曰教化之發各

指所應世蘄乎亂洙泗所弘應治道也純風彌周二篇乃作以息動也若使顏舟宰賜尹喜莊周外讚儒玄之

跡以導世情所極內稟無生之學以精神理之求世執識哉至若舟季子游子夏子思孟軻林宗康成蓋公嚴

平班嗣楊王之流或分盡於礼教或自畢於任逸而無欣於佛法皆其寡綠所窮終無僭濫故孔老發音指導

自斯之倫感向所暨故不復越叩過應儒以弘仁道在抑動皆已撫教得崖莫匪介極矣雖慈良無為與佛說

通流而法身泥洹無與盡言故不明

耳且凡稱無為而無不為者與夫法身無形普入一切者豈不同致哉是以孔老如來雖三訓殊路而習善共

蹴也或問曰自三五以來暨于孔老洗心佛法要將有人而獻酬之跡曾不乍聞者何哉

答曰余前論之指已明俗儒而編專在治跡言有出於世表或散漫於史

策或絕滅於坑焚今又重敷所懷夫三皇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今時

也孝慈天足豈復訓以仁義純朴不離若老莊者復何所扇若不明神本

於無生空衆性以照極者復以何為大道乎斯文沒矣世孰識哉史遷之

述五帝也皆云生而神靈或弱而能言或自言其名懿矧疏通其智如神

既以類夫大乘菩薩化見而生者矣居軒轅之丘登崆峒陟几岱幽陵蟠

溢于時而五典餘類唯唐虞二篇而至寡闕子長之記又謂百家之言黃帝文不雅訓搢紳難言唯採殺伏治跡猶萬不記一豈至道之威不見于殘缺之篇便當皆虛妄哉今以神明之君遊浩然之世勢七聖於具茨見神人於姑射一化之生復何足多談微言所精安知非窮神億劫之表哉廣成之言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即首楞嚴三昧矣得吾道者上為皇下為王即亦隨化升降為飛行皇帝轉輪聖王之類也失吾道者上見光下為土亦生死於天人之界者矣感大隗之風釋天師而退者亦十号之稱矣自恐無生之化皆道深於若特業流於玄勝而事沒振古理隨文翳故百家所據若曉而昧又搢紳之儒不謂雅訓遂令殉世而不深于道者攸史籍而抑至理從近情而忽遠化困精神於永劫豈不痛哉伯益述山海天毒之國偃人而愛人郭璞傳古謂天毒即天竺浮屠所興偃愛之義亦如來大慈之訓矣固亦既聞於三五

之世也國典不傳不足疑矣凡三代之下及孔老之除史策之外竟何可量孔之問孔老為言之闕尹之求復為明道設使二篇或沒其言獨存於札記後世何得不謂柱下翁直是知礼老儒豈不體於玄風乎今百代衆書飄蕩於存亡之後理無倫在豈可斷以所見絕獻酬於孔老哉東方朔對漢武切燒之說劉向列仙叙七十四人在佛經學者之管窺於斯又非漢明而始也但馳神越世者衆而顯結誠幽微者寡而隱故潛感之實不揚於物耳道人澄公仁聖於石勒席之世謂席曰臨菑城中有古阿余王寺廢猶有形像承露盤在深林巨樹之下入地二十丈席使者依圖陷求皆如言得近姚略封父為晉王於河東蒲坂古老所謂呵育王寺處見有光明鑒求得佛遺骨於石函銀匣之中先曜殊常隨略迎都於霸上比丘今見在新寺由此觀之有佛事於齊晉之地久矣哉所以不說於三傳者亦猶下寶孫盛之史無語稱佛而妙

弘明集卷第二 第二十一

化實彰有晉而盛於江左也

或問曰若諸佛見在一切洞徹而威神之力諸法自在何為不曜光儀於當今使精麁同其信悟憑神功於窮迫以拔冤枉之命而令君子之流於佛無觀故同其不信俱陷闇提之苦秦趙之衆一日中白起項藉坑六十万夫古今昇倫及諸受坑者誠不悉有宿緣大善盡不觀無一緣而悉積大惡而不觀佛之悲一日俱坑之痛愁然畢同坐視窮酷而不應何以為慈乎緣不傾天德不迴世則不能濟何以為神力自在不可思議乎曹陽迴日耿恭飛泉宋九江席達江而橫避境猶皆心橫微能使非道玄通呪佛神力融起之氣治籍之心以活百萬之命殊易夫納須弥於芥子甚仁於毀身乎一帑一鵠矣而今想焉而不見告焉而不聞請之而無救辭察然與大空無別而於其中有作沙門而燒身者有絕人理而苟六情者有苦力役傾資寶而事廟像者頻奪其當平而不見其所得吁可惜矣若謂

弘明集卷第二 第二十一

應在將來者則向六十万命善惡不同而枉滅同矣今善惡雖異身後所當獨何得異見世殊品既一不蒙甄將來浩蕩為欲何望况復恐實無將來乎經云足指按地三千佛土皆見及盲瞽瘡痼牢獄毒痛皆得安寧夫佛遠近存亡有成無戒等以慈焉此之有心宜見苦痛宜寧與彼一笑而經則快多是語實則竟無雙應安私非異國有命世遙羣者據此空法以骨暴善交言有微遠之情事有澄肅之義純而易信者一已輪身遂相承於不測而勢無止薄乎

答曰今不觀其路故於夷謂險誠瞰其塗則不見所難矣夫常無者道也唯佛則以神法道故德與道為一神與道為二二故有照以通化一故常因而無造夫万化者固各隨因緣自於大道之中矣今所以稱佛云諸法自在不可思議者非曰為可不由緣數越宿命而橫濟也蓋衆生無量神功所導皆依崖曲暢其照不可思量耳辭之洪水四訢瞽頑象傲皆化之

弘明集卷第二 第十八

固然堯舜不能易矣而必各依其崖
降水流凶九君克諧其德豈不大哉
夫佛也者非他也蓋聖人之道不盡
於濟主之俗教化於外生之世者耳
至於因而不為功自物成直堯之殊
應者夫鍾律感類由心玄會况夫靈
聖以神理為類乎凡厥相與冥通於
佛國者皆其烈志清神精劫增明故
能感詣洞徹致使輝迦發暉十方交
映多寶踊見鎰玉入室豈佛之獨顯
乎哉能見矣至若今之君子不生應
供之運而域乎禹績之內皆其誠背
于昔故會乘于今雖復清若夷齊貞
如柳季所志苟殊復何由感而見佛
乎況今之所謂或自斯以還雖復札
義熏身高名獲世而情深于人志不
附道雖人之君子而實天之小人靈
極之容復何由感應豈不之偏隱哉
我不見矣若佛或有隨緣來生而六
度之誠發自宿業感見獨朗亦當屢
有其人然雖道俗比肩復何由相知
乎然則應妙在我故見否殊應豈可以
已之不曜於光儀而疑佛不見存哉

弘明集卷第二 第十九張 集

夫天地有靈精神不滅明矣今秦越
之衆其神與宇宙俱來成敗天地而
不滅起籍二將豈得損滅六十万神
哉神不可滅也則所滅者身也豈不
皆如佛言常滅羣生之身故其身受
滅而數會於起籍乎何以明之夫乳
道變化各正性命至于鷄彘犬羊之
命皆軋坤六子之所一也民之咀命
充身暴同殊軋為網矣鷹虎非掉瑾
不生人可飯蔬而存則虛已甚矣天
道至公所希者命寧當許其虐命而
抑其真應哉今六十万神雖當差惡
殊品至於忍咀羣生恐不異也差惡
殊矣故其生之所享固可實殊害生
同矣故受害之曰固亦可同今道家
之言世之所迂無以云焉至若于公
邨吉虞怡德應于後嚴延年田蚡晉
宣然報交驗皆書于漢魏世所信觀
夫活人而慶流子孫况精神為然活
之主無殃慶於後身乎然活彼身必
受報已身况通塞彼神而不禁悖於
已神乎延年所然皆凡等小人實嬰
王陵宰牧之豪賢否殊貴賤異其致

弘明集卷第二 第二十張 集

報一也報之所加不論豪賤將相晉
王不二矣豈非天道至平才與不才
亦各其子理存性命不在貴賤故耶
則肥魚雖賤性命各正於軋道矣觀
大鳥之迎翔小鳥之啁噍葛盧所聽
之牛西巴所感之鹿情愛各深於其
類矣今有孕婦稚子於斯而有剗而
剔之燭而炙之者則謂冤痛之殃上
天所感矣今春犢胎孕燭燼羔鷄亦
天道之所一也豈得獨無報哉但今
相與理緣於飲血之世啖漁非可損
絕是以聖王庖厨其化蓋順民之然
以減其害踐庖聞聲則所不忍因矜
憫以為節疾非時之傷孕解置而不
網明含氣之命重矣孟軻擊掌於豈
鍾知王德之去然矣先王撫養救急
雖深其仁不得損苦其禁如來窮神明
極故均重五道之命去然為衆戒之
首芥沙見報於自免釋氏受滅於黃
魚以示報應之勢皆其窈窕精深迂
而不昧矣若在往生能聞于道敬備
法戒則必不墜長平而受坑馬服矣及
在既墜信法能徹必起今難若緣豈

弘明集卷第二 第二十一張 集

先重難有前報及戒德後臻必不復見埃來身矣所謂灑神功於窮迫以拔寬狂之命者其道如斯慈之至矣今雖有世美而無道心犯害衆命以報就迫理之當也佛舉理居當而救物以法不蹈法則理無橫濟豈佛無實乎譬之扁鵲救疾以藥而不信不服疾之不瘳豈鵲不妙乎魯陽耿恭遠祖九江所以能迴日飛泉也帝避德者皆以列誠動乎神道之感即佛之感也若在秦趙必不陷於難矣則夫陷者皆已無誠何由致感於佛而難治起籍哉夫以通神之衆萃窮化之堂故須弥可見於芥子之內耳又雖今則帝鵠昔或為人嘗有緣會故值佛嘉運投身濟之剖腹代之苟無感可動以命償慈融治之寄安得妄作吹万之死感其自已而疑佛哉夫志之篤也則想之而見告之斯聞矣推周孔交夢傳說形求實至今今攸隔傳嚴遐阻而玄對無礙則可以信夫潔想思感觀無量壽佛越境百億超至無功何云大空無別哉夫道在練

神不由存形是以沙門視形燒身厲神絕往神不可滅而能奔其往豈有負哉契聞人理崎嶇六情何獲于我而求累于神誠自剪絕則日損所清實漸于道苦力榮觀傾資夏居未幾有之俄然身滅名實所及不出盜跖攜筭掘神象樹然幽穆形從其散神隨之遠微則應清遠則福妙盜跖與道孰為優乎頃棄其當年所以超升潛行協于神明福德章於後身豈能見其所得哉夫人事之動必貫神道物無長然要當有故而然矣若使幽冥之報不如向論則六十万命何理以坑乎既以報坑必以報不坑矣今戰國之人眇若安期幽若四皓龍顏而帝列地而君美聲茂實不可攝穀同在昇之教中獨何然乎豈不各是前報之所應乎既見福成於往行則今行無資於後身明矣見世殊品既宿命所甄則身後所當獨何吝溫經之所寄自謂當佛化見之時皆由素有嘉會故其過若彼今曾無變應皆各在無緣而反誣至法空攝嗚呼神

鑒孔昭侮聖人之殃亦可畏也敢問空攝者將聖人與賢人與小人與夫聖無常心蓋就物之性化使遂耳若身死神滅但當一以偏訓盡其生極復何事哉而誰以不滅歟以成佛使燒視駭庸絕其胖合所遇苗裔數不可量且夫彥聖育無常所或潛有塞矣空攝何利而其毒大告知非聖賢之為矣若人哉樊頌之流也則亦鈺身周孔畏懼異端敢忘作哉若自茲以降則不肖之倫也又安能立家九流之外增微老莊之表而昭列於千載之後龍樹提婆馬鳴迦旃延法勝山賢達摩多羅之倫曠載五百仰述道訓大智中百論阿毗曇之類皆神通之才也近孫綽所頌耆域健陀勒等八賢支道林係而讚者生法護于法蘭道邃闕公則皆神勝中華中朝竺法行時人比之樂令江左尸梨蜜群公高其卓朗郭文舉廓然遠允而所奉唯佛凡自龍樹以還寧皆失身於所向謂不肖者之訛乎然則黃面夫子之事豈不明明也哉今影骨墮駭道

器餘武猶光于本國此亦道之以證也夫殊域之性多有精察黠才而嗜欲類深皆以厭祖身立佛前累業親傳世拉其實影跡遺事昭化顯顯故其喬王則傾國奉戒四衆苦徹死而無悔若理之說賤事不實奇亦豈肯傾已破欲以尊無形者乎若影物無實聲出來往則古今來者何為苦身離欲善是之至往而反宜見沮懈而類皆更驚乎粗可察矣論曰夫自古所以平顯治道者將以存其生也而苦由生來昧者不知矣故諸佛悟之以苦導以無生無生不可煩體而引以生之善惡同善報而弥升則朗然之盡可階焉是以其道浩若滄海小無不津大無不通雖邇與務治存生者反而亦固陶漸五典勸佐礼教焉今世之所以惕禍福於天道者類若史遷感伯夷而慨者也夫孔聖豈妄說也哉稱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而顏舟天疾取胤蔑聞高目考終而莊同賢霸凡若此類皆理不可通然理豈有無通者乎則納慶後身受殃三塗之說不得不

信矣雖形有存亡而精神必應與見世而報夫何異哉但因果有先後故對至有遲速猶一生禍福之早晚者耳然則孔氏之訓資釋氏而通可不可曰玄極不易之道哉夫人理飄紛存沒若幻籠以百年今之孩老無不盡矣雖復黃髮皓首猶自覺所經俄頃況其短者乎且時則無止運則無窮既往積劫無數無邊皆一瞬一閃以及今耳今積神以至百年曾何難及而又鮮剋半焉夫物之媚於朝露之身者類無清邇之實矣向為甘臭腐於漏刻以枉長在之神而不自踈於遐遠之風哉雖復名法佐世之家亦何獨無分於大道但宛轉人域踟于世路故唯覺人道為感而神想蔑如耳若使迴身中萬岳遐邇萬妙觀天宇清澄之曠日月照洞之奇寧無列聖威靈尊嚴乎其中而唯離離人羣忿忿世務而已哉固將懷遠以開神道之想感寐以昭明靈之應矣昔仲尼備五經於魯以化天下及其眇邈太蒙之顛而天下與魯俱小豈非神合於

八遐故起於一世哉然則五經之作蓋於俄頃之間應其所小者耳世又何得以格佛法而不信哉請問今之不信為謂黔首之外都無神明耶為之亦謂有之而直無佛乎若都無神明唯人而已則誰命玄鳥降而生尚執遺巨跡感而生景哉漢魏晉宋咸有瑞命故知視聽之表神道炳焉有神理必有妙極得一以靈非佛而何夫神也者依方立應應不豫存從實致化何患不盡豈須詭物而後訓乎然則其法之實其教之信不容疑矣論曰羣生皆以精神為主故於玄極之靈咸有理以感亮則遠矣而可歎偉德豈非感哉則佛為萬感之宗焉日月海岳猶有朝夕之礼杖望之義况佛之道象高者窮極於生表中者受身於妙生下則免夫三趣乎今世教所弘致治於一生之內夫玄至者寡順世者衆何嘗不相與准習世情而謂死則神滅乎是以不務邇志清邇而多備情寸陰故君子之道鮮焉若鑒以佛法則厥身非我蓋一總逆

祇耳精神乃我身也願長存而無已
上德者其德之暢於已也無窮中之
為美徐將清升以至盡下而惡者方
有自新之迫路可捕過而上遷是以
自古精應之中絜已懷遠極行於今
以擬來業而邁至德者不可勝數是
佛法之効矣此皆世之所鑒佛之所
聞其於類豈不曠然難明妙有通塗
哉若之何忽而不奉乎夫風經炎則
宣次林必清水激則濁澄石必明神
用得喪亦存所託今不信佛法非分之
必然蓋慮意則然試避心世物移映
清微則佛理可明事皆信矣可不妙
處其意乎資此則信以往終將剋王
神道百世先業皆可幽明永濟孝之
大矣衆生沾仁惠之至矣凝神獨妙
道之極矣洞朗無礙明之盡矣發軔
常人之心首路得轍縱可多歷劫數
終必逼集玄極若是之奇也等是人
也背轍失路躊躇長往而永沒九地
可不悲乎若不然也世何故忽生靈
聖復育愚鄙上則諸佛下則諸飛蠕
動乎皆精神失得之勢也今人以血

弘明集卷第二 第三十八 集

身七尺死老數紀之內既夜消其半
矣衰疾衆故又苦其半生之美盛榮
樂得志蓋亦幾何而壯齒不居榮心
懼辱樂實連憂亦無全泰而皆覓入
流俗之險路諱陟佛法之曠塗何其
智也世之以不達緣本而問於佛理
者誠衆矣夫緣起浩汗非人退想所
及失得所聞無理以惑即六台之外
故佛存而不論已具前論請復四環而
申之夫聖人之作易天之垂象吉凶
治亂其占可知然源其所以然之狀
聖所不明則莫之能知今以所世知
廢其可知逆占違天而動豈有不止
者乎不可以緣始不明而背佛法亦
猶此也又以不憶前身之意謂神不
素存夫人在胎孕至于孩亂不得謂
無精神矣同一生之內耳以今思之
猶冥然莫憶况經生死歷異身昔憶
安得不止乎所憶云矣而無害神之
常存則不達緣始何妨其理常明乎
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安知死問事
鬼神則曰未知事人焉知事鬼豈不
以由也盡於好勇篤於事君固宜應

弘明集卷第二 第三十九 集

以一生之內至於生死鬼神之本雖曰
有問非其實理之感故性與天道不
可得聞佛家之說衆生有邊無邊之
類十四問一切智者皆置而不答誠
以答之無利益則墮惡邪然則稟聖
奉佛之道固宜謝其所絕食其所應
如渴者飲河挹洪流以盈已豈須窮
源於崑山哉凡在佛法若違天疎理
不可得然則疑之可也今無不可得
然之確而有順天清神之實豈不誠
然哉夫人之生也與憂俱生患禍發
於時事灾厲著於冥昧雖復雅貴連
雲擁徒百万初自獨以形神坐待無
常家人嬌嬌婦子嬉嬉俄復淪為惚
恍人理曾何足恃自以過隙宜競賒
誇冥化縱欲侈宮神既無滅求滅不
得復當乘罪受身今之無賴羣生虫
采万等皆殷鑒也為之謀者唯有委
誠信佛託心履戒以援精神生靈靈
援死則清昇清昇無已遂將作佛佛
固言介而人侮之何以斷人之勝佛
乎其不勝也當不下墜彼惡水受其
劇乎嗚呼六極皆毒而生者所以世

弘明集卷第二 第四十 集

無已也所聞所見精進而死者臨盡類多神意安定有危迫者一心稱觀世音略無不蒙濟皆向所謂生蒙靈援死則清昇之符也夫万乘之至千乘之君日異不遑食兆民賴之於一

化內耳何以增茂其神而王万化乎今依周孔以養民味佛法以養神則生為明后歿為明神而常王矣如來豈欺哉我非崇塔像容養靈吹之僧以傷財害民之謂也物之不窺遠實而觀近弊將橫以詬法矣蓋尊其道信其教悟無常空色有慈心整化不以尊豪輕絕物命不使不肖竊假非服豈非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天下歸仁之威乎其在容與之位及野澤之身何所足惜而不自濟其精神哉昔遠和上澄葉廬山余往憇五旬高絮貞厲理學精妙固遠流也其師安法師靈德自奇微遇比丘並含清真皆其相與素洽乎道而後孤立於山是以神明之化邃于巖林曠與余言於崖樹澗壑之間暖然乎有自言表而肅人者凡若斯論亦和上懷經

弘明集卷第三 第三上派 集

之指云今夫善即者因鳥跡以書契窮神與人之頌提紫一言而霸業用遂安刑永除事固有俄余微感而終至冲天者今無匪鄙言以驚其所感奄然身沒安知不以之超登哉

弘明集卷第三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弘明集卷第三 第三上派 集

弘明集卷第三

集

孫綽喻道論 梁揚都建初寺擇僧祐撰

宗居士炳荅何承天書難白黑論

孫綽喻道論

或有疑至道者喻之曰夫六合遐邇庶類殷充千變万化渾然無端是以有方之誠各期所見麟介之物不達卑壤之事毛羽之族不識源流之勢自得於宮井者則恠遊演之量翻者於穀仞者則疑冲天之力纏束世教之內肆觀周孔之跡謂至德窮於堯舜微言盡乎老易焉復觀夫方外之妙趣冥中之玄照乎悲夫章甫之委裸俗韶夏之棄鄙俚至真絕於湯習大道廢於曲士也若窮迷而不還者非譬喻之所感試明其旨庶乎有悟於其間者焉
夫佛也者體道者也道也者導物者也應感順通無為而無不為者也無為故虛寂自然無不為故神化万物万物之求卑高不同故訓致之術或

精或竟悟上識則舉其宗本不順者復其殃放酒者羅刑涵為大罰盜者枉罪三辟五刑犯則無赦此王者之常制宰牧之所同也若聖王御世百司明達則向之罪人必見窮測無逃形之地矣使對惡者不得容其私則國無違民而賢賢之流必見旌叙矣且君明臣公世清理治猶能令善惡得所曲直不濫況神明所莅無遠近幽深聰明正直罰惡祐善者哉故毫釐之功錙銖之費報應之期不可得而善矣歷觀古今禍福之證皆有由緣載籍昭然豈可掩哉何者陰謀之門子孫不昌三世之將道家明忌斯非兵凶戰危積然之所致耶若夫魏顆從治而致結草之報子都守信而受駟驥之錫齊襄委罪故有墜車之禍晉惠棄札故有弊袴之困斯皆死者報生之驗也至於宣孟懲醫藥之飢漂母哀淮陰之憊並以一餐拯其懸饑而趙蒙倒戈之祐母荷千金之賞斯一獲萬報不踰世故立德闇昧之中而慶彰万物之上陰行陽曜自然

弘明集卷第三 第二教 集

之勢辟猶灑粒於土壤而納百倍之收地穀無情於人而自然之利至也或難曰報應之事誠皆有徵則周孔之教何不去然而少正刑二祿伏誅耶答曰客可謂達教聲而不體教情者也謂聖人有熱心乎曰無也答曰子誠知其無心於然然故百姓之心耳夫時移世異物有薄純結繩之前陶然大和暨于唐虞札法始興爰逮三代刑同滋彰刀斧雖嚴而猶不懲至于君臣相滅父子相害吞莖之甚過於豺虎聖人知人情之固於然不可一朝而息故漸抑以求厥中猶螻蟻螯足斬之以全身痛疽附體決之以救命云一以存十亦輕重之所權故刑依秋冬所以順時然春蒐夏苗所以簡胎乳三驅之札禽來則韜弓聞聲觀生肉至不食釣而不網戈不射宿其於昆虫每加隱惻至於議獄緩死責實肆赦刑疑從輕寧失有罪流涕授鉞哀矜勿喜生育之恩篤矣仁愛之道盡矣所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宰德被而功不在我日用而万物不

弘明集卷第三 第三教 集

知舉茲以求足以悟其歸矣難曰周孔適時而然佛欲頓去之將何以懲暴止斯統理羣生者哉答曰不然周孔即佛佛即周孔蓋外內名之耳故在皇為皇在王為王佛者梵語晉訓覺也覺之為義悟物之謂猶孟軻以聖人為先覺其旨一也應世軌物蓋亦隨時周孔救極弊佛教明其本耳共為首尾其致不殊即如外聖有深淺之跡堯舜世夷故二后高讓湯武時難故兩軍揮戈燭黑之與赫斯其跡則胡越然其所以跡者何常有際哉故迷尋者每見其二順通者無往不一或難曰周孔之教以孝為首孝德之至百行之本本立道生通于神明故子之事親生則致其養沒則奉其祀三千之責莫大無後體之父母不敢夷毀是以樂正傷足終身含愧也而沙門之道委靡所生棄親即踈利剔頤殘其天良生廢色養終絕血食骨肉之親等之行路背理傷情莫此之甚而云弘道敷仁廣濟羣生斯何

弘明集卷第三 第四教 集

異斬刈根本備枝幹而言文類碩茂未之聞見皮之不存毛將安附此大乖於世教子將何以法之

答曰此誠窮俗之甚所感倒見之為大謬詰咤而不能嘿已者也夫父子一體惟命同之故母疾其指兒心懸懸者同氣之感也其同無間矣故唯得其歡心孝之盡也父隆則子貴子貴則父尊故孝之為貴貴能立身行道永光厥親若甫旬懷袖曰御三牲而不能令万物尊已舉世我賴以之養親其榮近矣夫緣替以為經守柔以為常形名兩絕親我交忌養親之道也既已明其宗且復為客言其次者夫忠孝名不並立類殊違君書稱純孝石碯子武節乃全傳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榮名委質二乃辟也然則結纓公朝者子道廢矣何則見危授命逝不顧親皆名注史筆事標孝首記注者豈復以不孝為罪故諱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明其雖小違於此而大順於彼矣且骸放遐裔而禹不告退若令委堯命以尋父屈至公於私

感斯一分之小善非大者遠者矣周之泰伯遠棄骨肉訖跡殊域祝髮文身存亡不及而論播至德書著大賢誠以其忽南面之尊保冲靈之貴三讓之功遠而毀傷之過微也故能大革夷俗流風垂訓夷齊同餓首陽之下不恤孤竹之胤仲尼目之為仁賢評當者寧復可言悖德乎梁之高行毀容守節宋之伯姬順理忘生並名冠烈婦德範諸姬二婦之倫免愚悖之譏耳率此以談在乎所守之輕重可知也昔佛為太子棄國學道欲全形以向道恐不免維繫故釋其繯段變其章服既外示不反內循簡易於是捨華殿而即曠林解龍袞以衣鹿裘邊垂條為字籍草為茵去拂拭之勞息湯沐之煩頓馳驚之轡塞欲動之門目遏玄黃耳絕娼聲口忘甘苦意放休感心去於累臂中抱一載平營魄內思安般一數二隨三止四觀五還六淨遊志三四出入十二門禪定拱默山停澗凌神若寒灰形猶枯木端坐六年道成號佛三達六通正

覺無上雅身丈六金色燦曜光通日月聲協八風相三十二好姿八十形偉羣有神足無方於是遊步三界之表恣化無窮之境迴天佛地飛山結流存亡儼忽神變綿邈意之所指無往不通大範羣邪遷之正路眾魔小道靡不遵服于斯時也天清地潤品物咸亨蠶蠅之生浸毓靈液枯槁之類改瘠為榮還照本國廣敷法音父王感悟亦昇道場以此榮親何孝如之於是後進之士被服弘訓思濟萬軌皆由父母不異所尚承歡心而後動耳若有昆弟之親者則服養不廢既得弘脩大業而恩紀不替且令逝沒者得福報以生天不復顧歆於世祀斯豈非兼善大通之道乎夫東隣宰牛西隣禱祀殷美黍稷周尚明德興望之期於茲著矣佛有十二部經其四部專以勸孝為事慈惠之旨可謂至矣而俗人不詳其源流未涉其場肆便瞽言妄說輒生攻難以螢燭之見疑三光之盛芒砀之滿恣捫海之量以誣因為辯以果敢為名可謂狎大

人而侮天命者也

宗居士炳荅何承天書難白黑論何與宗書

近得賢徒中郎書說足下勤西方法事賢者志大豈以万劫為奢但恨短生無以測冥靈耳治城慧琳道人作白黑論乃為衆僧所排擯賴蒙值明主善殺得免波羅夷耳既作比丘乃不應明此白徒亦何為不言足下試尋二家誰為長者吾甚昧然望有以佳悟何承天白

宗荅何書

所送琳道人白黑論辭情致美但吾聞於照理猶未達其意既云幽冥之理不盡於人事周孔疑而不辨釋氏辯而不實然則人事之表幽闇之理為最廓然唯空為猶有神明耶若廓然唯空衆聖在老何故皆云有神若有神明復何以斷其不實如佛言今相與共在常人之域料度近事猶多差錯以陷患禍及博奕麋鹿注意研之或謂生更死謂死實生近事之中都未見有常得而無喪者何以決斷

弘明集卷第三 第八 後集

○弘明集

天地之外億劫之表冥冥之中必謂所辨不實耶若推據事不容得實則疑之可也今人形至廣人神實妙以形從神豈得齊終心之所感崩城墮霜白虹貫日太白入昴氣禁之豎心作水火冷暄報應況今以至明之智至精之志專誠妙微感以受身更生於七寶之玉何為不可實哉又云指宅空樹無傷垂蔭之茂堆村空無損輪奐之羨貝錦以繁彩發華和羹以監梅致旨以塞本無之教文不然矣佛經所謂本無者非謂衆緣和合者皆空也垂蔭輪奐之物自有耳故謂之有諦性本無矣故謂之無諦吾雖不志佛理謂此唱居然其安自古千變万化之有俄然皆已空矣當其盛有之時豈不常有也必空之實故俄而得以空耶亦如惠子所謂物方生方死日方中方睨死睨之實恒豫明於未生未中之前矣愚者不觀其理唯見其有故齊侯擲棄鳩之餘為而位懸其樂賢者心與理一故顏子廢乎屢空有若無實若虛也自願以下則各

弘明集卷第三 第九 後集

隨深淺而味其虛矣若又喻下縱不能自清於至言以傾愛覽之惑亦何常無歸跡於一毫豈當反以一大增塞而更令變嗜好之欲乎乃士明無常增渴瘡之情陳苦傷驚覽展之慮其言過矣又以舟壑唐肆之論已盈耳於中國非理之與故不舉為教本謂剖析此理更由指掌之民夫舟壑潛謝佛經所謂現在不住矣誠能明之則物我常虛豈非理之與耶蓋悟之者寡故不以為教本耳支公所謂未與佛同也何為以素聞於中國而蔑其至言哉又以效神光無徑寸之明驗靈變無纖介之實徒緝無尋之壽執見期頤之叟諸若此類皆謂於事不符夫神光靈變及無量之壽皆由誠信幽奇故將生乎佛土親映光明其壽無量耳今沒於邪見悞誕靈化理固天隔當何由觀其事之符乎夫心不貪欲為十善之本故能俯絕地獄仰生天堂即亦服義蹈道理端心者矣今內懷虔仰故礼拜悔罪達夫無常故情無所悞委妻子而為道豈有

弘明集卷第三 第十 後集

第五九冊

六六九

邀於百姓復何得乃云不由恭肅之意不棄無恆之情乎泥洹以無樂為樂法身以無身為身若本不希擬亦可為增航遠之慮肇好奇之心吾誠貪仰則航遠稍除而獲利於無利矣又何間利竟之俗乎又云道在無欲而以有欲要之俯仰之間非利不動何誣佛之深哉夫佛家大趣自以八苦皆由欲來明言十二因緣使高妙之流明神明於無生耳欲此道者可謂有欲於無欲矣至於啓導廣近天堂地獄皆有影響之實亦由于公以仁活招封嚴氏以好煞致誅畏誅而欲封者必捨煞而脩仁矣勵妙行以希天堂謹五戒以遠地獄雖有欲於可欲實踐曰損之清塗此亦西行而求耶何患其不至哉又嫌丹青眩媚彩之目土木誇好壯之心成私樹之權結師黨之勢要屬藉之譽肆凌蔑之志固黑鯉之醜或可謂作法於涼其弊猶貪耳何得乃悞佛云作法於貪耶王莽竊六經以篡帝位秦皇因觀朝而播阿房寧可復罪先王之礼

教哉又云宜廢顯晦之跡存其所要之旨示來生者微對於道釋不得已請問其旨為欲何要必欲使簡利還善以達其性矣夫聖無常心就物之心以為心耳若身死神滅是物之真性但當即其必滅之性與周孔并力致教使物無稟則還善之實豈不純乎何誰以下滅欺以佛理使境視疑膚絕其畔合所過苗裔殺不可量為害若是以傷盡性之美釋氏何為其不得已乎若不信之流亦不肯循利而遷善矣夫信者則必省域捷隨物夷胞密生法乘帛法祖生法談于法蘭並法行于道遠關公則佛國澄尸梨室邪文舉擇道安支道林遠和上之倫矣神理風操似殊不在琳北丘之後寧當要有毀人理落簪於不實人化哉皆靈奇之實引綿邈之心以成神通清真之業耳足下籍其不信遠送此論且世之疑者咸亦妙之故自力白晝以塵露衆情夫世之然否佛法都是人興衰所大何得相與共處以可否之間吾故整其愚思制明

佛論以自歎所懷始成已令人書寫不及此信晚更遣信可聞當付往也宗炳白

釋均善難 何承天

前送均善論并諸求雅旨未答周至及以為茲理興喪宜明不可但處以可否之間吾雖不能一切依附亦不甚執偏見但求夜光於巨海正自未得耳以為佛經者善九流之別家雜以道墨慈悲愛施與中國不異大人君子仁為己任心無億必且以形像彩飾將諸常人耳目其為廣損尚微其所引益或者是以兼而存之至于好事者遂以為起孔越老唯此為貴斯未能求立言之本而眩惑於未說者也知其言者當俟忘言之人若唯取信天堂地獄之應因緣不滅之驗抑情菲食盡勤禮拜庶幾塵實攝之盖非弥燈之坐導于生所以大謬也論云衆聖老莊皆云有神明復何以斷其不實如佛言答曰明有礼樂幽有鬼神聖王所以為教初不昧其有也若果有來生報應周孔寧當緘默而

無片言耶若夫嬰兒之臨坎凡人為之駭恒聖者豈猶不仁哉又云人形至廣人神實妙以形從神豈得齊終答曰形神相資古人譬以薪火薪盡火微薪盡火滅雖有其妙豈能獨傳又云心之所感崩城隕霜白虹貫日太白入昇氣禁之堅冷燭輒應專誠感以受身更生七寶之土何為不可哉答曰崩城隕霜貫日入昇不明來生之譬非今論所宜引也又見水火之禁異其能生七寶之鄉猶觀大冶銷金異其能自陶鑄終不可知也又曰有諦無諦此唱居然甚安自古千變萬化之有俄然皆已矣矣當其感有之時豈不常有必空之實愚者不知其理唯見其有答曰如論云當其感有之時已有必空之實然則即物常空空物為一矣今空有未殊而賢愚異稱何哉昔之所謂道者於形為無形於事為無事恬漠冲粹養智怡神豈獨愛欲未除宿緣是畏唯見其有豈復是過以此望齊侯猶五十步笑百步耳又云舟壑潛謝佛經所謂現在不住

誠能明之則物我常虛

答曰潛謝不住豈非自生入死自有入無之謂乎故其言曰有聚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憤死賈生亦云化為異物又何足患此達乎死生之變者也而區區去就在生應死心繫無量志生天堂吾黨之常靈異於是焉又云神光靈變及無量之壽皆由誠信幽奇故朕其明今沒於邪見理固天隔答曰今亦不從傍化者求其光明但求之於誠信者耳尋擇迎之教以善權授物若果應驗若斯何為不見其靈變以曉邪見之徒豈獨不愛教十百萬之說而恢俄頃神光徒為化聲之辯竟無明於真智終年疲役而不知所歸豈不哀哉又云內懷虔仲故礼拜悔罪達夫無常故情無所恠委妻子而為施豈有邀於百倍答曰繁巧以興事未若除貪欲而息覺遵戒以洗悔未若剪榮莠以全朴况乃誇所尚以祈利忘天屬以要譽謂之無邀吾不信也又云沮洳以無樂為樂法身以無身為身若誠能貪仰則

就逸稍除獲利於無利矣答曰泥洹以難苦為樂法身以接善為身所以使貪仰之徒不能自絕耳果歸於無利勤者何復而云獲於無利耶此乃形神俱盡之證恐非雅論所應明言也又云欲此道者可謂有欲於無欲矣至若啓導廉近者有影嚮之實亦猶于公以仁活致封嚴氏以好煞致誅厲妙行以希天堂謹五戒以遠地獄雖有欲於可欲實踐曰損之塗此亦西行而求郢何患其不至

答曰謂廉近為啓導比報應於影嚮不亦善乎但影嚮所因必稱形聲尋常之形安得八万由旬之影乎所滯若有欲於無欲猶是常滯於所欲夫耳目殊司工藝異業未伎所存慮猶不並是以金石克諧泰山不能呈其高鴻鵠方集冥林不能傳其音而欲以有欲成無欲希聖就曰拘難云西行去郢益遠如之何又云若身死神滅是物之真性但當周升并力致教何為詎以不滅欺以佛理使燒祝跋膚絕其群合以傷盡性之義答曰華戎自

有同何者中國之人稟氣清和含仁抱義故周孔明性習之教外國之徒受性對強貪欲忿戾故釋氏嚴五戒之科來論所謂聖無常心就之物性者也懲暴之戒莫若乎地獄誘善之歡莫美乎天堂持盡殘害之根非中庸之謂周孔則不然順其天性去其甚泰涵盜著於五刑酒辜明乎周詩春田不固澤見生不忍死五犯三駭釣而不綱是以仁愛普洽澤及虵魚嘉札有常組老者得食肉春耕秋收蠶織以時三靈拾思百神咸秩方彼之所為者豈不弘哉又既供灌之賞嚴疑法之罰述蒲寧之間為勸化之本演煮蒿之答明來生之驗極服衡衡而聆斯說者其處心亦悞矣論又稱耆隄尸梨之屬神理風操不在琳比丘後足下既明常人不能料度近事今何以了其勝否於百年之前數千里之外耶若琳比丘者僧貌而天靈似夫深識真偽殊不肯忌經護師崇飾幻說吾以是敬之孫興公論云竺法護之拘連于法蘭之純博足下欲比中土何士也及楚英之備仁寺管融

之賈行鍾字復有清莫風操乎昔在東邑有道會沙門自吳中來深見勸辟甚有懇誠因留三宿相為說練形澄神之緣罪福起滅之驗皆有據實吾拱聽謹言申旦忘寢退以為士所以立身揚名著信行道者實賴周孔之本子路稱聞之而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吾所行者多矣何遽捨此而務彼又尋攝情立文之制知來生之為奢究終身不已之哀悟受形之難無聖人我師周孔豈欺我哉緣足下情薦故具陳始末想若舊大智誨人不倦於此未嘿耳前已遣取明佛論遲尋至冀或朗然於心何承天白

答何衡陽難釋白黑論

敬覽來論抑哉佛化畢志儒業意裁檢著才筆辭藻善可以警策世情實中區之義談也觀足下意非謂制佛法者非聖也但其法權而無實耳未審竟何以了其無實今相與斷見事大計失得略半也靈化起於玄極之表其故糾結於幽冥之中曾無神人指掌相語徒信史之聞文於焚燒之

後便欲以廢頌神化相助寒心也夫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物有不得其所者已納之於隍今詎以不滅欺以成佛使跪首藉衣焚身然指不復用天分以養父母夫婦父子之道徒佛法已來沙河以西三十六國未暨中華絕此緒者億兆人矣東夷西菴或可聖賢及由余曰碑得來之類將生而不得生者多矣若使佛法無實納隍之酷豈可勝言及經之權為合何道而云欲以矯枉過正以治外國耐強忿戾之民乎夫忿戾之類約法三章交賞見罰尚不信懼寧當復以即色本無泥洹法身十二因緣微塵劫數之言以治之乎稟此訓者皆足下所謂稟氣清和懷仁抱義之徒也資清和以疎微言厲義性以冒妙行故遂能澄照觀法法照俱空而至於道皆佛經所載而足下所信矣至若近世通神今德若孫興公所讚八賢支道林所頌五哲皆時所共高故二子得以綴筆復何得其謂要語乎孫稱竺法護之拘連于法蘭之純博吾不

閑雅俗不知當比何士然法蘭弟子
道遠未逮其師孫論云時以對勝流
云謂庚文康也是護蘭二公當又出
之吾都不識琳比丘又不悉世論若
足下謂與文康等者自可不後道遠
猶當後護蘭也前評未為失言誠能
僧負天靈深識真偽何必非天帝釋
化作故激厲以成佛耶白黑論未可
以為誠實也來告所疑若實有來生
報應周孔何故點無片言此固偏見
之恒疑也真宜所共明夫聖神玄發
感而後應非先物而唱者也當高周
之季民墜塗炭絃迸橫流舉世情而
感聖者亂也故六經之應治而已矣
是以無佛言焉劉向稱禹貢九刑蓋
述山海所記申毒之民俚人而愛人郭
璣謂之天生浮屠所興雖此之所夷
然万土星陳於太虛竟知孰為華哉
推其畏愛之感故浮屠之化應焉彼
之嚴者雖有亂虐君臣不治此之精
者隨時抱道佛事亦存雖可有棄法
性於伊洛養真際於淶泗苟史佚以
非治道而不書卜尚以背儒述而不

弘明集卷第三 第三十卷

編綴復或存於複辟之外典復為秦
王所燒周孔之無言未必富也夫玄
虛之道靈仙之事世典未嘗無之而
夫子道言遠見在周之篇瑤池之宴
乃從汲冢中出然則然之五經未可
以塞天表之奇化也難又曰若即物常
空空物為一空有未殊何得賢愚異稱
夫佛經所稱即色為空無復異空者
非謂無有有而空耳有也則賢愚異
稱空也則万異俱空夫色不自色雖
色而空緣合而有本自無有皆如幻
之所作夢之所見雖有非有將來未
至過去已滅現在不住又無定有凡
此數義皆玄聖致極之理以言斥之
誠難朗然由此觀物我亦實覺其昭
然所以曠焉增流汰之清也足下當
何能安之又云形神相資古人譬
之薪火薪弊火微薪盡火滅雖有
其妙豈能獨存夫火者薪之所生神
非形之所作意有精爽感而得形隨
之精神極則超形獨存無形而神存
法身常住之謂也是以始自凡夫終
則如來雖一生向處苟有識向万劫不

弘明集卷第三 第三十卷

沒必習以清界鯁於有子鯁鯁之
況在神明廢實積之蓋非鎔王之座何
為無期又疑釋迦以善摧救物豈獨
不受數十百万之說而按俄頃神光不
以曉邪見之徒

夫雖云善摧威應願昧各依罪福昔
佛為衆又放光明皆素精妙誠故得
神遊若時言成已著之筌故傍者可
觀光明發由觀照邪見無緣瞻凝今
觀經而不悟其傍先灑夫復何益若
誠信之賢獨朗神照足下復何由知
之而言者會復謂是說耳恒星不見
夜明也考其年月即佛生放光之夜
也管幼安風夜泛海同侶皆沒安於
閣中見光投光赴島閭門獨濟夫佛
無適莫唯善是應而致應若王祥郭
巨之類不可稱說即亦見光之符也豈
足下未見便無佛哉又陳周孔之盛
唯方佛為弘然此國治世君王之威
耳但精神無滅冥運而已一生瞬息
之中八苦備有雖尅儒業以勉俄頃
而未幾已滅三監之難父子相疑兄
弟相截七十二子雖復升堂入室年

弘明集卷第三 第三十卷

五十者曾無殺人顏髮無疾由醢予族賜滅其類匡陳之苦豈可勝言忍飢引道諸國亂流竟何所殺以佛法觀之唯見其哀豈非世物宿緣所萃耶若所被之實理於斯猶未為深弘若使外率札樂內循無生澄神於泥洹之境以億劫為當年豈不誠弘哉事不傳後理未可知幸勿據廢跡而云周孔則不然也人皆謂佛妄語山海經說死而更生者其衆崐崙之山廣都之野軒轅所之之國氣不寒暑風和是食甘露是飲醴瓊琪之樹欽朱泉之水人皆數千歲不死及化為黃能入于羽州申生伯有之類丘明所說亦不少矣皆可推此之度以信彼之精者也承昔有道聞佛法而斂者必不啻作蒲城之死士可矣當由所聞者未高故耶足下所聞者高於今猶可約變也人是精神物但使歸信靈極粗稟教戒縱復微薄亦足為感感則殊非豈非脫或不滅之良計耶昔不滅之實事如佛言而神背心毀自迷幽司安知今生之苦毒者非往生之故

介耶輕以獨見敬尊神之訓恐或自貽伊阻也

佛經說擇迦文皆為小乘比丘而毀大乘猶為此脩苦地獄經歷劫數況都不信者耶復何以斷此經必虛乎足下所詰前書中語為因琳道人章句耳其意既已粗達不能復一二辯答所制明佛論已事事有通今付往足下力為善尋具告中否老將死以此續其盡耳此書至使倚索荅殊不客老宗炳白

何重奏宗

重告并省大論量陣如項籍既足以賊漢祖况弱士乎證辟堅明文緯荆富誠欲廣其利釋施及凡民深知君子之用心也足下方欲彰嚮以神其教故宜緘默成人之義但常謂外國之事或非中華所務是以有前言耳果今中外宜同余則陋矣敢謝不敏雖然猶有所懷夫明天地性者不致或於迂怪識感裏之廷者不後心於理表儻令雅論不因善權薦誨皆由情發豈非通人之蔽哉未緣言對聊

以代面何承天白

弘明集卷第三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弘明集卷第三 第三十五張 集

弘明集卷第四

集

梁揚都建初寺釋僧祐撰
何承天達性論 顏光祿延之難達性論

夫兩儀既位帝王參之宇中莫尊焉
天以陰陽分地以剛柔用人以仁義立
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靈三才
同體相須而成者也故能稟氣清和
神明特達情綜古今智周万物妙思
窮幽蹟制作倖造化歸仁與能是為
君長撫養黎元助天宣德日月淋清
四靈來格祥風協律玉燭揚暉九穀
莖泰陸產水育醖醖百品備其膳著
棟宇舟車銷金合土絲紵玄黃供其
器服文以札度娛以八音茂物殖生
罔不脩設夫民用儉則易足易足則
力有餘力有餘則志情泰樂治之心
於是生焉事簡則不擾不擾則神明
靈神明靈則謀慮審濟治之務於是
成焉故天地以儉素訓民軌以易
簡示人所以訓示慙慙若此之篤也
安得與夫飛沉螺螄並為衆生哉若

夫衆生者取之有時用之有道行火
俟風暴收漁候種獵所以順天時也
大夫不麝郊人不數畧行葦作歌
宵魚垂化所以受人用也庖厨不近
五犯是異殺后改祝孔鈞不綱所以
明仁道也至於生心百死示葬神散
猶春榮秋落四時代授奚有於更受形
哉詩云愷悌君子來格不四言弘道
之在已也三后在天言精靈之升遐
也若乃內懷嗜欲外憚摧教慮深方
生施而望報在昔先師未之或言余
固不敏因知請事焉矣

釋何衡陽達性論顏延之

前得所論深見弘愿崇致人道黜遠
生類物有明徵事不愆義維情輔教
足使異門掃軌況在新同豈忘所附
徒恐琴瑟專一更失闡諧故略廣數
條取盡後報足下云同體二儀共成
三才者是必合德之稱非遭人之目
然揔庶類同号衆生亦含識之名豈
上括之謚然則議三才者無取於氓
隸言衆生者亦何濫於聖智雖情在
序別自不患亂倫若能兩藉方教保

弘明集卷第四 第三張 集

舉達義節彼離文採此共實則可使
倍官自和捐符復合何匪快快執呂
以毀律且大德日生有万之所同同
於所万豈得生之可異不異之生宜
其為衆但衆品之中愚慧羣老人則
役物以為養物則見役以養人雖始
或因順終至裁殘庶端萌起情嗜不
禁生害繁慘天理薺滅皇聖哀其若
此而不能頻奪所滯故設俸物之救
謹順時之經將以開仁育識反新息
泰耳與道為心者或不劑此而止又
知大制生死同之榮落類諸區有識
亦宜然然神理存沒儻異於枯茂變
謝就同草木便當煙盡而復云三后
昇遐精靈在天若精靈必在果異於
草木則受形之論無乃更資未說將
由三后粹善報在生天耶欲毀後生
反立昇遐當毀更立固知非力所除
若徒有精靈尚無體狀未知在天當
何憑以立吾法於庭斷故務求依放
而進退思索未獲所安凡氣數之內
無不感對施報之道必然之符言其必
符何猜有望故遺惠者無要存功者

弘明集卷第四 第三張 集

有期期存未善去惠乃至人有賢否則意有公私不可見物或期報因謂樹德皆要且經世恒談貴施者勿憶士子服義猶惠而不有況在聞道要更不得虛心而動必懷嗔事盡憚懼耶曾不能引之上濟每駭之下淪雖深諸校責亦已厚言不伐足下嬰城素堅難為飛書而吾自居憂惠情理無說近辱褒告欲其布意裁往擇慮不或值類延之白

荅顏永嘉

敬覽芳訕研復判旨區別三才步驗精粹宣演道心褒賞施士貫綜幽明推謙及物行之於已則美敷之於教則弘殆無所間進尋嘉誨之來將欲令衆觀斗極復迷反廷思或昧然未全曉洽故復重申本懷足下所謂共成三才者是必合德之稱上哲之人亦何為其然夫立人之道取諸仁義惻隱為仁者之表恥惠為義心之端牛山之木剪性於鑿芥枯漠之想汨慮於利害誠直滋其萌孽授其善心遂乃存而不算得無過與又云議三才者無

弘明集卷第四

第五

集

取於眼緣言衆生者亦何濫於聖智既已聞命猶未知二塗當以何為判將伊顏下屢宰儒札上附企望不倦以祛未了必令兩藉俱舉言和符合豈不盡善又曰大德曰生有万之所同同於所万豈得生之可異非謂不然人生雖均被大德不可謂之衆生群聖人雖同稟五常不可謂之衆人奚取於不異之生必宜為衆哉未告云人則役物以為養物則見役以養人大判如此便是頑固鄙議至於情情不禁容生慘物所謂甚者泰者聖人固已去之又云以道為心者或不刺此而止請問不止者將自己不煞耶今受教咸同耶告自己不煞取足市鄆故是遠庖厨意必欲推之於編戶吾見雅論之不可立矣又云若同草木便當煙盡精靈在天將何憑以立夫神魂忽悅遊魂為變發揚悽愴亦于何否之仲由屈於知死賜也失於所問不更受形前論之所明言所憑之方請附夫子之對及施報之道必然之符當謂于氏高門侯積善之慶

弘明集卷第四

第五

集

悼陽不伐膺公侯之祚何開於後身乎又云經世恒談施者勿憶士子服義惠而不有誠哉斯言微暢設報以要惠說徒之所先悅報而為惠舉世之常務疑經受累劫之罪勤施復積信之報不似吾黨之為道者是以快耳知欲引之上濟亦甚所不惜但丈夫處實者頗陋前識之華故不為也若乃施非周急惠存功舉揆諸高明亦有恥乎此吾率其恒心久而不化向慙瓊子未暇有所謂也何承天白

重釋何衡陽

薄從歲事躬穀山田田家節隱野老為傳言止穀稼務盡耕收談年計稠無閒達義重獲微難得用昭慙啓告精至愈慙固結今復忘書往懷以輸未述夫藉意探理不若析之聖文三才之論故當本諸三畫三畫既陳中稱君德所以神致太上崇一元首故前謂自非體合天地無以允應斯弘研其清慮未肯存同猶以恐謙容同并廣載不遺萬物之志誠為優賻恐理位難越疑陽遂衆若惻隱所發窮

弘明集卷第四 第六

博愛之量耻惡所加盡枯直之正則上仁上義吾無間然但情之者寡利之者衆豫有其分未臻其極者不得以配擬二儀耳今方使極者為師不極者為資扶其敬讓去其忤爭令鑒斧鐸刃利害寢端駢百代之民出信厚之塗則何萌不滋何善不援而證以不莽未值其意三才等列不得取偏才之器衆生為号不可濫無生之人故此去氓餘彼致聖智兩籍俱舉首在於斯若倚札未能道一皇王豈獲上附伊顏猶共賴氣化宜手下屢二塗之判易於蹟指又知以人生雖均被大德不可謂之衆生譬聖人雖同稟五常不可謂之衆人夫不可謂之衆人以茂人者神明也今已均被同衆復何諱衆同故當殊其特靈不應異其得生徒忌衆名未虧衆實得無似蜀梁逃畏卒不能避所謂役物為養見役養人者欲言愚慧相傾惛筭相制事由智出非出天理是以始於萌起終氣鬱滅豈與足下莖藁百品共其指歸凡動而善派下民之性化

弘明集卷第四 第一張 集

而裁之上聖之功謹為垣防猶患踰溢況乃同不備設以充侈志方開所泰何議去甚故知慘物之談不得與薄夫同憂樂然意偏好生情博所云與道為心者博乎生情將使排虛率逆蹈實莫夫利澤通天而不為惠庸適恩止廣邇事法神機耶推此佳也非唯自己不復妄谷市堦平庖厨且市庖之外非無仰養神農所書中散所述公理美其事仲彥精其業是亦古有其傳今聞其人何必以刻剗為稟和之性爛落為異善之具哉若以編戶難齊憂鄙論未立是見二卦不咸慮周德先王儻能申以遠圖要之長世則日計可滿歲功可期精靈草木果已區別遊魂之蒼亦精靈之說若雖有無形天下寧有無形之有顧此惟疑宜見正定仲尼不答有無未辯足下既辯其有豈得同不辯之答雖子嗜學懼未獲所附或是曉晦塗隔隱著事懸遂令明月廢照世智限心知謂必符之言體之極于同講求反意如非相盡或世人守璞受讓玉

弘明集卷第四 第八張 集

市將譯骨率俗還說國情苟未昭盡請復其具中近釋報施首稱氣數者以為物無妄然各以類感感類之中人心為大心術之動矧歷所不能得及其積致于可勝原而當斷取世見極為高證莊周云斧鉞滅裂報亦如之孫卿日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後身苦我可不敬與慈護之人深見此數故正言其本非邀其末長美迥惡又民大順濟有生之類入無死之地今慶周地物草冠百神安宜作極子胤福限卿相而已常善以救善亦從之勢猶影表不慮自來何言乎要惠悅報疑罪勤施似由近驗忘情遠猜德教故方罰矜功而溢谷忘恩遺存異義公私殊意已僭前自老不重云想處實陋華者復見其居厚去薄耳若施非周急惠而期譽乃如之人誠道之

重答顏永嘉

吾少信管見老而彌篤既言之難云將埋腐方寸故願憑流颺以說麟翻厚意垂懷慈以重釋證周明華辭博

弘明集卷第四 第九張 集

貽夫良玉時玷賤夫指其瑕望舒抱
鯁野人觀其缺豈伊好癖未復云已
復進請益之間庶以研盡所滯未告
云三才之論故當卒諸三畫三畫既
陳中稱若德所以神致太上崇一元
首若如論旨以三畫為三才則初擬
地及三議天位然而遞世無間非厚
載之目君子乳乳非蒼蒼之稱果兩
儀同託亦何取於立人但受在中和
宜應君德耳又云惻隱窮博愛之量
恥惡盡枯直之方則為上仁上義便
是許體仁義者為三才尋又云偽札
未獲上附伊顏宜其下麗則黃裳之
人其猶不及雖蹟之指高下無准故
惑者未悟也夫陰陽陶氣剛柔賦性
圓方足宵銀匪殊惻隱恥惡慙慙
皆是但參體二儀必舉仁義為端耳
知欲限以名器慎其所假遂令惠人
黎士此性於毛羣庶幾之賢同氣於
介族立象之意豈其然哉

又云已均被同眾復何諱眾同故當
殊其特靈不應異其得生夫持靈之神
既異於眾得生之理何嘗暫同生本

初明集卷第四 第十張 集

於理而理異焉同眾之生名將安附
若執此生名必使從眾則混成之物
亦將在例耶又士謹為垣防猶患踰溢
况乃同不設備以允修志方開所泰
何議去甚足下始云皇聖設作物之
教謹順時之經將以反新息泰今復
以方開所泰為難未詳此將難鄙議
將譏聖人也又云市廛之外豈無御
養神農所書中散所述何必以刻剗
為累和爛瀾為翼善夫極塵重累宗
社三牲曉燕豆俎以供賓客七十之
老俟肉而飽豈得囉陳列韋石取脩
上藥而已吾所憂不立者非謂洪論
難持退難此事不可須去於世耳又
云天下寧有無形之有頑此惟疑宜
見正定尋來言似不嫌有鬼當謂鬼
宜有質得無惑天堂之書說鬼別為
生類故耶昔人以鬼神為教乃列于
典經布在方策鄭僑吳札亦以為然
是以雲和六變實降天神龍門九成
人鬼咸格足下雅秉周礼近忽此義
方詰無形之有為支離之辯乎
又云後身者或可不敬與慈護之人

初明集卷第四 第十一張 集

深見此數未詳所謂慈護者誰氏之
子若據外書報應之說皆吾所謂摧
教者耳凡講求至理曾不析以聖言
多採謠詠以相扶翼得無似以水濟
水耶又云物無妄然必以類感常善
以教善亦從之勢猶影表不慮自來
斯言果然則類感之物輕重必侔影
表之勢脩短有度致飾土木不發慈
愍之心順時搜狩未損慘虐之性天
宮華樂焉賞而上昇地獄幽苦奚罰
而論陷昌言窮軒輊立法無衡石一
至於此且何保俾愛慎及涸腴良庖
提刀情休毋族彼聖人者明並日月
化開三統君令報應必符亦何妨於
教而絨局義唐之紀埋閉同孔之世
肇結綱母典累億之罪仍制牲牢開
長夜之罰遺彼天厨甘此芻豢曾無
拯溺之仁橫成納隍之酷其為不然
宜簡捌慮若謂窮神之智猶有所不
盡雖高情愛奇想亦未至於侮聖也
足下論仁義則云情之者少利之者
多言施惠則許其遺賢忘報在情既
少孰能遺賢利之者多曷云忘報若

初明集卷第四 第十二張 集

能推樂施之士以期欲仁之儔演忘報之意別向義之心則義寔在斯求仁不遠至於濟有生之類入無死之地慶周地物尊冠百神斯旨宏誕非本論所及無乃素師將道行人言肆乎豈其相迫居吾語子聖人在上不與百神爭長有始有卒焉得無死之地夫辯章幽明研精廢物又初結繩終繁文教性以道率故絕親譽之名犯違造化無傷憐愛之量以畋以漁養兼賢鄙三品之獲實充賓庖金石發華王簫協節醉酒飽德介茲万年慶者和日新之華仕者教先王之教識者明君澤被万物龍章表觀鳴玉節超斯亦堯孔之樂地也及其不遇考槃阿間以善其身然鷄為泰耶寄懷抱或負鼎剖烹揚隆名於長世或屠羊鼓刀凌高志於浮雲此又君子之虞心也何必陋積善之延祚希無驗於來世生背當年之真懼徒疫後而靡歸係風捕景非中庸之義慕夷眩媛連通人之致踴膜揖讓終不並立竊願吾子捨兼而遵一也及蜀梁

弘明集卷第四 第七十張

二耕世人驛骨之辭非本義所維故不復具云

又釋何衡陽

聖慮難原神應不測中散所云中人自竭莫得其端豈其淺岸所可探抽徒以魏文火布見刊異世勝蹟取愧當時故於度外之事法必意裁耳足下已審其虛實方書之不朽獨鑒堅精難復疑間耶寫餘懷依答條釋事緯缺福義難胡華雖存簡章自至煩文過此以往余欲無言

答曰若如論旨以三畫為三才則初擬地及三議天位然而逃世無門非厚載之目君子乳乳非蒼蒼之稱果兩儀因託亦何取於立人但受在中和宜應君德耳

釋曰聞之前學淳象始於參畫兼卦終於六爻參畫立本三才之位六爻未變羣龍所經是以重卦之後則以出處明之故逃世乳乳潛藏偕行聖人適時之義兼之道也若以初爻非地三位非天以為兩儀同託立人無取未知足下前論三才同體何因而

弘明集卷第四 第十四張

生若猶受之繫說不執師訓何獨得之複卦象之單象如義文之外更有三才此自春秋新意吾無識焉且避世乳乳雖非覆載之名一體之中未失卑高之實豈得以變動之辭竊立本之義又知以爻在中和宜應君德若徒有中和之爻竟無中和之人則爻將何放若中和在德則不得人背中和體合之論固未可殊越

答曰上仁上義便是許體仁義者為三才尋又云儒札未復上附伊顏宜其下麗則黃裳之人其猶不及躋躋之指高下無准故惑者未悟

釋曰所云上仁上義謂兼抱仁義之極可以對饗天地者耳非謂少有恥愛便為三才前釋已具惟復是問四彼域中唯王是體知三此兩儀非聖不居易老同歸可無重惑兼東魯階堯儒札理不允倫何由上附至位依西方准墨伊顏未獲法身故當下麗生品來論扶姬議擇故兩解此意真以取了反致諱貴聖作君師賢為目資接暢神功影響大業行藏可共嘿

弘明集卷第四 第十五張

語亦同體分至此何負責業識者徒見不得等位元首橫生諸恨而不知引之極地更非守節之情相斷如斯何謂無准答曰夫陰陽陶氣對柔賦性圓首方足霄軀匪殊惻隱恥惡愆愆皆是但參體二儀必舉仁為端耳釋曰若謂圓首方足必同取惻之實霄軀匪殊皆可參體二儀踴躍之徒亦當在三才之數耶若誠不得則不可見橫目之同便與大人同列愆愆之倫品量難齊既云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又云力行近仁畏罪強仁若一之正位將真偽相冒莊周云天下之善人寡不善人多其分若此何謂皆是

答曰知欲限以名器順其所假遂令惠人繫士比性於毛羣庶幾之賢同氣於介族立象之意豈其然乎釋曰名器有限良由資體不脩雖欲假之疑陽謂何含靈為人毛群所不能同稟氣成生繫士有不得異象於其靈非象其生一之而已無乃誣湯答曰已均彼同衆云云特靈之神既

異於衆得生之理何嘗暫同生本於理而理異焉同衆之生名將安附若執此生名必使徒衆則混成之物亦將在例耶

釋曰吾前謂同於所萬豈得生之可異足下答云非謂不然又曰奚取不異之生必宜為衆是則去吾為衆而取吾不異豈有不異而非衆哉所以復云故當殊其特靈不應異其得生耳今答又謂得生之理何嘗暫同生本於理而理異焉請問得生之理故是陰陽耶吾不見其異而足下謂未嘗暫同若有異理非復照蒸耶則陰陽之表更有受生塗趣三世詐宜堅立使混成之生與物同氣豈混成之謂若徒假生名莫見生實則非向言之匹言生非生即是有物不物李更此說或更有其義以無詰有頗為未類答曰謹為垣防云云始云皇聖設條物之教謹順時之經將以反漸息泰今復以方開所泰為難未詳此將難鄙議為識聖人也

釋曰前觀本論自九穀以下至孔鈞

不網始知高議謂凡有軍作皆出聖人明為師匠以率先下民也孤鄙拙意自謂每所施為動必有因聖人從為之節使不遷越此二懷之大斷彼我所不同吾將節其奢派故有息泰之說足下方明倫設未知於何去甚而中答又云所謂甚者聖人固已去之不了此意故近復以所泰為問答云未詳誰難或自忘前報答曰市庖之外云云夫禮臺粟宗社三牲曉鄰豆俎以供賓客七十之老俟肉而飽豈得唯陳草石取脩上藥而已所憂不立者非謂洪論難持退兼此事不可頻去於世耳

釋曰神農定生周人脩教既唱粒食又言上藥既用穰穰又稱蘋蘩祭膳之道故無定方前舉市庖之外復有御養者指舊剗論之滯以明延性不一非謂經世之事皆當取脩草石然蒿藜之功希至百齡芝術之益亟聞千歲由是言之七十之老何必謝恩於肉食但自封一域者捨此無術耳想不頻去於世猶是前釋所云不能

頃奪所滯也始獲符同敢不歸美既知不可損去或不謂道盡於此

答曰天下寧有無形之有云云尋來旨似不嫌有鬼當宜有質得無惑天竺之書說鬼別為生類耶昔人以鬼神為教乃列于典經布在方策鄭僑吳札亦以為然是以雲和六變實降天神龍門九成人鬼咸招足下雅秉周礼近忽此義方詰無形之有為支離之辭手揮曰非唯不嫌有鬼乃謂有必有形足下不無是同處有復異是以比及質詰欲以求盡請捨天竺之說謹依中土之經又置別為生類共議登遐精靈體狀有無固然宜報定典策之中鬼神累万所不了者非其名号比獲三論每未益眾万鬼畢至竟未自答雖啓告周博非解企渴無形之有既不立徒謂支離以為通說若以嚴正為支離者將以浮湯為直達乎

答曰後身著戒云云未詳所謂慈護者誰氏之子若據外書報應之說皆吾所謂權教者耳凡講求至理曾不

弘明集卷第四 第十九張

捐之聖言多採論惟以相扶翼得無似以水濟水平

釋曰慈護之主計亦久聞其人責以誰子將以文殊釋氏知謂報應之說皆是權教權道隱深非聖不盡雖子通識慮亦未見其極吾疲於推求而足下逸於獨了良有惑然若權教所言皆為欺妄則自然之中無復報應吾懦於學決足下列於事斷亦又懼焉神高聽卑庸可誣哉想云聖言者必顯孔之語今之所談皆其信順之事而謂曾不捐之從是未經詳思來論立如廢釋故吾引釋符姬荅不越問未覺多採由余曰碑不生華壤何限九服之外不有窮理之人內外為判識亦難乎若自信其度獨師耳目習識之表皆為論恠則吾亦已矣

答曰又云物無妄然必以類感云云斯言果然則類感之物輕重必侔影表之勢脩短有度致飾土木不終慈愍之心順時獲狩未根慘虐之性天宮華樂為賞而上昇地獄幽苦為罰而淪陷昌言窮軒輊立法無衡石一

弘明集卷第四 第十九張

至於此

釋曰影表之說以微感報來意疑不必侔嫌其無度即復除福應也福應非他氣穀所生者滅福應即無氣穀矣足下功存步驗而還伐所知想信道為心者必不至此若謂不慈於土木之飭有甚於順時之煞者無乃大負夫人之心黃屋玉璽非必堯舜之情崇居屢養豈是擇迦之意責天宮之賞求地獄之罰頗類昔人亞夫之詰英布之問有味乎其言此蓋眾息心之所詳吾可得而略之

答曰且阿保傳愛懷及涸腴良庖提刀情悽母族彼聖人者明並日月化開三統若令報應必符亦何妨於教而緘扁鵲唐之紀埋閉周孔之世肇結網罟興累億之罪仍制性宰開長夜之罰遺彼天厨甘此蓍蔡曾無拯溺之仁橫成納隍之酷其為不然宜簡凋慮若謂窮神之智猶有不盡雖高情愛奇想亦未至於侮聖

釋曰知謂報應之義緘義周之世以此推求為不符之證義唐邈夫人莫

弘明集卷第四 第二十張

之詳尚書所載不過數篇方言德刑之失違記禍福之源今帝典玉策猶不書性命之事而徵關文以為古必無之斯亦師心之過也且信順殃慶咸列姬孔之籍謂之埋閉如小廷乎但言有遠近教有淺深故使智者與此而奪彼耶夫生必有欲欲必有求欲

則爭求給則恬爭則相害恬則相安細吾之設將獨害以取安乎且畋漁牲牢其事不異足下前答已知牲牢不可頻去於今世復畋漁不可獨并於古未為通類矣好生惡死惠下愈為故有其死者順其情奪其生者達其性至人尚矣何為犯順而居逆哉是知不能頻奪所滯故因為之制耳聖靈雖茂無以散懷愔之心弱衰之民何可勝論罪罰之未特物自取之事遠難致不由天厨見遺物近易孰故常蓋秦是甘搔溺出墮眾哲所共但化物不同非道之異不盡之讓亦如遇當子長愛奇本不類此答曰足下論仁義則云情之者少利之者多言施惠則許其遺賢忘報在

情既少熟能遺賢利之言多曷云忘報若能推樂施之士以期欲仁之僑演忘報之意引向義之心則義寔在斯求仁不遠

釋曰情仁義者寡利仁義者眾問之在書非直孤說未獲詳按遽見彈責夫在情既少利之者多不能遺賢曷云忘報實吾前後勤勤以為不得配擬二儀者耳復非篤論所應據正若樂施忘報即為體仁忘報而施便為合義可去欲字并除向名在斯不遠誰不是慕答曰濟有生之類云云斯言宏誕非本論所及無乃秦師將造行人言肆乎

釋曰足下論扶姬釋吾亦答蕪戎周足下以此抑彼謂極極高門吾申彼釋此云慶周非物足下據此所見謂柞止公侯吾信彼所聞云尊冠百神本議是爭曷云不及夫論難之本以易奪為體失之已外輒云宏誕求理之塗幾平塞矣即適言肆或不在此此答曰豈其相迫居吾語子聖人在上不與百神爭長有始有卒焉得無死

之地云云

釋曰豈其相迫一何務德居吾語子又何壯鮮凡為物之長豈爭之所得非唯不爭必將下之不可見尊冠百神便謂與百神爭長無乃取之勝薛并之體仁知謂物有始卒無不死之地求之域內實如來趣前釋所謂勝類諸區有識亦宜然者也至如山經所圖仙傳所記事聞世載已不可原况復道絕恒情理隔常照必以於我不然皆當絕并此又所不得安答曰夫辯章幽明研精廣物云云

釋曰逮省此章感陳列代文博體周頗善師法歌誦聖世足為繫聲討求道義未是要說耳昔在幼壯微涉羣紀皇王之軌賢智之迹側聞其略敢辱其詳惠示之篤實勤執事答曰何必陋積慶之延祚希無驗於來生踴躍揖讓終不並立竊願吾子捨蕪而尊一云云釋曰不陋積慶已申信順之條貫希來生亦具感報之說薄衮大裘同用一體踴躍揖讓何為不俱行一世理有可無無謂宜捨

答曰蜀梁二卦世人驛骨之靡非本論所繼故不復具云

釋曰近此數條聊發戲端亦猶越人問布見株於前該肆業及之無想多恠然二卦為問欲以却編戶之疑漫而不答誠有望焉足下連國雲從宏論風行吾幽生孫說每獲竊議此之不作事有固然實由通才所共者理欲忘其煩貪復志心

弘明集卷第四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弘明集卷第四 第五十五卷

弘明集卷第五

墳

梁楊善達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羅君章更生論

鄭道子神不滅論

遠法師沙門不敬王者論 五篇

遠法師沙門袒服論 何鎮南并答

遠法師答桓玄明報應論

遠法師因俗疑善惡無現驗三報論

更生論

羅君章

善哉向生之言曰天者何万物之揔名人者何天中之一物因此以談今万物有數而天地无窮然則無窮之變未始出於万物万物不更生則天地有終矣天地不為有終則更生可知矣

尋諸舊論亦云天地懸定群生代謝聖人作易已脩其極窮神知化窮理盡性苟神可窮有形者不得无數是則人物有定數彼我有成分有不可滅而為无彼不得化而為我聚散隱顯環轉於无窮之塗賢愚壽夭還復其物自然相次毫分不差與運泯

復不成不知還哉邈乎其道冥矣天地雖大渾而不乱万物雖衆區已别矣各自其本祖宗有序本支百世不失其舊又神之與質自然之偶也偶有離合死生之變也質有聚散往復之勢也人物變化各有其性性有本分故復有常物散雖混淆聚不可乱其性弥遠故其復弥近又神質冥期符契自合世皆悲合之必離而莫慰離之必合皆知聚之必散而莫識散之必聚未之思也豈遠乎哉凡今生之為即昔生生之故事即故事於體无所厝其意與己冥各不自覺孰云覺之哉今談者徒知向我非今而不知今我故昔我耳達觀者所以齊死生亦云死生為寤寐誠哉是言

孫長沙書

安國

省更生論括囊變化窮尋聚散思理既佳又指味辞致亦使是好論也然吾意猶有同異以令万物化為異形者不可勝數應理不失但隱顯有年載然今万化猶應多少有還得形者無緣盡當須冥遠耳目不復開逐然

弘明集卷第五 第五十五卷

後乃復其本也。吾謂形既粉散，知亦如之。紛錯渾化，為異物他物，各失其舊。非復昔日。此有情者，所以悲歎。若然，則足下未可孤以自慰。

答孫
獲書文略言：「理亦兼情，雖欣清酬，未喻乃懷區區。」不已。請尋前本，本亦不謂物都不化，但化者各自得其所化。顏者亦不失其舊體。孰主陶是載，混載判言。然之至分而不可亂也。如此豈徒一更而已哉？將與无窮而長更矣。終而復始，其數歷然。未能知今安能知更？蓋積悲妄言，詰求所通，豈云唯慰耶？以寄散而已矣。

神不滅論 鄭道子

多以形神同滅，照識俱盡。天所以然，其可言乎？一世既以同孔為極矣。仁義禮教先結其心神，明之本絕而莫言。故感之所體自形已還，佛唱至言，悠悠不信。余墜弱喪，思拔淪溺，仰尋玄旨，研求神要。悟夫理精於形神妙於理，寄象傳心，粗舉其證，庶鑒諸將。悟遂有功於滯感焉。

弘明集卷第五 第三張 文

夫形神混會，雖與生俱存，至於歲妙分源，則有无區異。何以言之？夫形也五藏六府四支七竅，相與為一。故所以為生。當其受生，則五常殊授，是以支體偏病，耳目手足，缺无奪其為生。一形之內，其猶如茲。況神體靈照，妙統衆形，形與氣息俱運，神與妙覺同流。雖動靜相資，而精微異源，豈非各有其本，相因為用者耶？近取諸身，即明其理。庶可悟矣。一體所資，肌骨則痛癢所知，爪髮則知之所絕。其何故哉？豈非肌骨所以為生，爪髮非生之本耶？生在本，則知存；生在末，則知滅。一形之用，猶以本末為興廢。況神為生本，其源至妙，豈得與七尺同枯？尸體俱盡者哉？推此理也，則神之不滅，居可知矣。客難曰：「子之辯神形盡矣，即取一形之內，知與不知精矣。然形神雖盡，妙異源俱以有為分失，所以為有則生為本。既執有本已盡，而資乎本者獨得存乎？出生之表，則廓然冥盡，既冥盡矣，非但无所立言，亦无所立其識矣。識不立，則神將安寄？既无所寄，安

弘明集卷第五 第三張 續

得不滅乎

答曰：「子之難辯，則辯矣。夫本諸心，故有若斯之難乎？夫万化皆有也。榮枯盛衰，死生代平，一形盡一形生。此有生之終始也。至於水火，則弥貫群生，瞻而不置，豈非火體因物，水理虛順，生不自生，而為衆生所資，因即為功，故物莫能竭乎？同在生域，其妙如此。況神理獨絕，器所不殫，而限以生表，冥盡神無所寄哉？因斯而談，太極為兩儀之母，兩儀為万物之本。彼太極者，渾元之氣而已。猶能於此化根不變，其一矧神明靈極，有無兼盡者耶？其為不滅，可以悟乎？」

難曰：「子推神照於形表，指太極於物先，誠有其義。然理貴厥心，然後談可究也。夫神形未嘗一時相違，相違則无神矣。草木之无神，無識故也。此形盡矣，神將安附？而謂之不滅哉？苟能不滅，則自乖其靈，不資形矣。既不資形，何理與形為生？終不相違，不能相違，則生本是同，斷可知矣。」

答曰：「有斯難也。形神有源，請為子循

弘明集卷第五 第三張 續

本而釋之夫火因薪則有火无薪則无火薪雖所以生火而非火之本火本自在因薪為用耳若待薪然後有火則燒人之前其无火理乎火本至陽陽為火極故薪是火所寄非其本也神形相資亦猶此矣相資相因生塗所由耳安在有形則神存无形則神盡其本惚恍不可言矣請為吾子廣其類以明之當薪之在火則火盡出火則火生一薪未改而火前期神不賴形又如茲矣神不待形可以悟乎難曰神不待形未可煩辯就如子言苟不待形則資形之與獨照其理常一雖曰相資而本不相關佛理所明而必陶鑄此神以濟彼形何哉

答曰子之問曰有心矣此悠悠之所惑而未登其本者也神雖不待形然彼形必生必生之形此神必宅必宅必生則照感為一自然相濟自然相濟則理極於陶鑄陶鑄則功存功存則道行如四時之於万物豈有心於相濟哉理之所順自然之所至耳難曰形神雖異自然相濟則敬聞矣

弘明集卷第五 第六張 續

子既辟神之於形如火之在薪薪无意於有火火无情於寄薪故能令用無窮自與化永非此薪之火移於彼薪然後為火而佛理以此形既盡更宅彼形形神去來由於罪福請問此形為罪為是形耶為是神耶若形也則大治之一物耳若神也則神不自濟繫於異形則子形神不相資之論於此而蹟矣

答曰宜有斯問然後理可盡也所謂形神不相資則其異本耳既以為生生生之內各周其用苟用斯生以成罪福神豈自妙其照不為此形之用耶若其然也則有意於賢愚非忘照而玄會順理玄會順理盡形化神宅形子不疑於其始彼此一理而性於其終耶難曰神即形為照形因神為用斯則然矣悟既由感亦不在神神隨此形故有賢愚賢愚非神而神為形用三世周迴萬劫無竿賢愚靡始而功顯中路无始之理玄而中路之功未熟有在末之功而拔无始之初者耶若有嘉遁則請後塵

弘明集卷第五 第六張 續

答曰子責其始有是言矣夫理无始終玄極無崖既生既化罪福徃復自然所生耳所謂聰明識由耳目耳目之本非聰明也所謂賢愚誠應有始既為賢愚无始可知矣夫有物也則不能管物唯無物然後能為物所歸若有始也則不能為終唯无始也然後終始無窮此自是理所不然不可徵事之有始而責神同於事神道玄遠至理無言騁歸其宗相與為悟而自宋徵本動失其統所以守此一觀庶階其峯若肆辯竟辭余知其息矣

洪範說生之本與佛同矣至乎佛之所演則多河漢此溺於日用耳商臣極逆後嗣隆業顏無德行早发无聞周孔之教自為方内推此理也其可知矣請廣其證以究其詳夫靈覺和體極淳粹堯生丹朱頑凶无章不識仁義瞽史誕舜原生則非所有求理應傳美其事若茲而謂佛理為迂可不悟哉桓君山新論形神晉書桓君山傳云余嘗過故陳令同郡杜房見其讀老子書言老子用恬快養

弘明集卷第五 第六張 續

性致壽數百歲今行其道寧能延年却老乎余應之日雖同形名而質性中幹乃各異度有強弱堅脆之姿焉愛養適用之直差愈耳辟猶衣履器物愛之則見全乃久余見其傍有寐燭而好垂一尺所則因以喻事言精神居形體猶火之然燭矣如善扶持隨火而側之可母滅而竟燭燭无火亦不能獨行於虛空又不能後然其好好猶人之耆老齒墮駭自肌肉枯腊而精神不為之能潤澤內外周遍則氣索而死如火燭之俱盡矣人之遭邪傷病而不遇共養良醫者或強死死則肌肉筋骨當若火之傾刺風而不獲救護亦過滅則膚餘幹長焉余嘗夜坐飲內中然燭燭半壓欲滅即自整視見其皮有剝鉅乃扶持轉側火遂度而復則維人身或有虧剝劇能養慎善持亦可以得度又人莫能識其始生時則老亦死不當自知夫古昔平和之世人民蒙美盛而生皆堅強老壽咸百年左右乃死死時忽如卧出者猶果物穀實久老則自

墮落矣後世遺衰薄惡氣娶嫁又不時勤苦過度是以身生子皆俱傷而筋骨血氣不充強故多凶短折中年失率其過病或疾痛惻怛然後終絕故咨嗟憎惡以死為大故昔齊景公美其國嘉其樂去使古而无死何若晏子曰上帝以人之及為善仁者息焉不仁者如焉今不思勉廣日學自通以趨立身揚名如但貪利長生多求延壽益年則惑之不解者也或難日以燭火喻形神恐以而非焉今人之肌膚時剝傷而自愈者血氣通行也彼蒸燭缺傷雖有火居之不能復全是以神氣而生長如火燭不能自補兒蓋其所以為異也而何欲同之應曰火則從一端起而入神氣則於體當從內稍出合於外若由外透達於內固未必由端往也譬猶炭火之變赤如水過度之亦小滅然復生焉此與入血氣生長肌肉等類其終極或為灰或為好耳曷為不可以喻哉余後與伯師夜難脂火坐語鐙中脂索而炷燭充將滅息則以示曉伯師

言人衰老亦如彼充終矣又為言前雙麻燭事伯師曰鐙燭盡當益其脂易其燭人老衰彼自屢續余應曰人既禀形體而立猶彼持鐙一燭及其盡極安能自盡易盡易之乃在人人之度黨亦在天天或能為他其肌骨血氣充強則形神技而久生惡則絕傷猶火之隨脂燭多少長短為遲速矣欲燈燭自益易以不能但從斂傍脂以添漬其頭轉側蒸幹使火得安居則皆復明焉及本盡者亦無以難今人之養性或能使墮齒復生白髮更黑肥顏光澤如彼從脂轉燭者至壽極亦獨死耳明者知其難求故不以自勞愚者欺惑而冀獲益脂易燭之力故汲汲不息又草木五穀以陰陽氣生於土及其長大成實實復入土而後能生猶人之與禽獸昆蟲皆以雄雌交接相生生之有長長之有老老之有死若四時之代謝矣而欲變易其性求為異道惑之不解者也

沙門不敬王者論 遠法師

晉成康之世車騎將軍庾水凝詣沙

門抗禮万乘所明理何驟騎有答
論名在至元興中太尉桓公亦同此義
謂庚言之未盡與八座書云

佛之為化雖誕以茫浩推乎視聽之外以敬為本此出處不異蓋所期者殊非敬恭宜廢也老子同王侯於三大原其所重皆在於資生通運豈獨以聖人在位而比攝二儀哉將以天地之大德日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故尊其神器而禮寔惟隆豈是虛相崇重義存君御而已沙門之所以生國存亦日用於理命豈有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哉于時朝士名賢答者甚衆雖言未悟時並有其美徒咸盡所懷而理蘊于情遂令无上道服毀於塵俗亮到之心屈乎人事悲夫斯乃交喪之所由千載之否運深懼大法之將淪感前事之不忘故著論五篇究叙微意豈曰淵鑒之待晨露蓋是申其同極亦廢後之君子崇敬佛教者或詳覽焉

沙門不敬王者論在家第一

原夫佛教所明大要以出處為異出

弘明集卷第五 第三張

處之人凡有四科其知教通物則功侔帝王化兼治道三於感俗悟時亦無世不有但所遇有行藏故以廢興為隱顯耳其中可得論者請略而言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情未變俗迹同方內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禮敬有本迷回之而成教本其所因則功由在昔是故因親以教受使民知有自然之恩因嚴以教敬使民知有自然之重二者之來寔由冥應應不在今則宜尋其本故以罪對為刑罰使懼而後慎以天堂為爵賞使悅而後勸此皆即其影響之報而明於教以因順為通而不革其自然也何者夫厚身存生以有封為滯累根深因在我倒未忘方將以情欲為苑囿聲色為遊觀沉湎世樂不能自免而特出是故教之所檢以此為崖而不明其外耳其外未明則大同於順化故不可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是故悅擇迦之風者輒先奉親而獻君變俗投簪者必待命而順動若君親有疑則退求其志以俟同悟

弘明集卷第五 第三張

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資生助王化於治道者也論者立言之旨貌有所同故位夫內外之分以明在三之志略叙經意宣寄所懷

沙門不敬王者論出家第二

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絕於物其為教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則不重運通之資息患不由於存身則不貴厚生之益此理之與形乖道之與俗反者也若斯人者自捨始於落簪立志形乎變服是故凡在出家皆避世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避世則宜高尚其跡夫然故能極弱俗於沉流拔幽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開天人之路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廢王侯之位亦已協契皇極在有生民矣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從此而觀故知超化表以尋宗則理深而義篤照泰息以語仁則功未而

弘明集卷第五 第四張

惠淺若然者雖將面冥山而旋步猶或恥聞其風豈況與夫順化之民尸祿之賢同其孝歆者哉

沙門不敬王者論求宗不順化第三
問曰尋夫孝氏之意天地以得一為大王侯以體順為尊得一故為萬化之本體順故有運通之功然則明宗必存乎體極求極必由於順化是故先賢以為美談衆論所不能異異夫衆論者則義无所取而去不順化何耶答曰凡在有方同稟生於大化雖群品万殊精麤異貫統極而言有靈與無靈耳有靈則有情於化无靈則無情於化无情於化化畢而生盡生不由情故形朽而化滅有情於化感物而動動必以情故其生不絕生不絕則其化弥廣而形弥積情弥滯而累弥深其為患也焉可勝言哉是故經稱返渙不變以化盡為宅三界流動以罪苦為場化盡則因緣永息流動則受苦无窮何以明其然夫生以形為桎梏而生由化有化以情感則神滯其本而智昏其照介然有封則所存唯

已所涉唯動於是靈變失御生塗日開方隨貪愛於長流豈一受而已哉是故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塵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生可滅不以生累其神則神可冥冥神絕境故謂之返渙返渙之名豈虛構也哉請推而實之天地雖以生生為大而未嘗令生者不化王侯雖以存存為功而未嘗令存者无患是故前論云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有化不順化以求宗義存於此義存於此斯沙門之所以抗禮萬衆高尚其事不爵王侯而沾其惠者也

沙門不敬王者論體極不護應第四

問曰歷觀前史上皇已末在位居宗者未始異其原本本不可二是故百代同典咸一其統所謂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如此則非智有所不照自无外可照非照有所不盡自无理可盡以此推視聽之外廓无所寄理无所寄則宗極可明今諸沙門不悟文表之意而或教表之旨其為謬也固已全

矣若復顯然驗此乃希世之聞答曰夫幽宗曠邈神道精微可以理尋難以事詰既涉乎教則以因時為檢難應世之具優劣萬差至於曲成在用感即民心而通其分分至則止其智之所不知而不問其外者也若然則非體極者之所不兼兼之者不可並御耳是以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此但方內之階差而猶不可煩設況其外者乎請復推而廣之以遠其類六合之外存而不論者非不可論論之或乖六合之內論而不辯者非不可辯辯之或疑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辯而不議者非不可議議之或亂此三者皆即其身耳目之所不至以為閑鍵而不聞視聽之外者也因此而求聖人之意則內外之道可合而明矣常以為道法之與名教如來之與堯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詳而辯之指歸可見理或有先合而後乖有先乖而後合先合而後乖者諸佛如來則其人也先乖而後

合者歷代君王未體極之至斯其流也何以明之經大佛有自然神妙之法化物以摧廣隨所入或為靈仙轉輪聖帝或為卿相匡師道士若此之倫在所變現諸王君子莫知為誰此所謂合而後乖者也或有始創大業而功化未就迹有參差故所受不同或期功於身後或顯應於當年聖王即之而成教者亦不可稱竿雖抑引无方必歸塗有會此所謂乖而後合者也若今乖而後合則擬步通塗者必不自崖於一揆若今合而後乖則釋迦之與堯孔歸致不殊斷可知矣是故自乖而求其合則知理會之必同自合而求其乖則悟體極之多方但見形者之所不兼故或衆塗而駁其異耳因茲而觀天地之道功盡於運化帝王之德理極於順通若以對夫獨絕之教不變之宗故不得同年而語其優劣亦已明矣

沙門不敬王者論形盡神不滅第五
問曰論者以化盡為至極故造極者必違化而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是

弘明集卷第五 第七十

以引歷代君王使同之佛教令體極之至以推君統此雅論之所託自必於大通者也求之實當理則不然何者夫稟氣極於一生生盡則消液而同无神雖妙物故是陰陽之化耳既化而為生又化而為死既聚而為始又散而為終因此而推故知神形俱化原無異統精麤一氣始終同宅宅全則氣聚而有靈宅毀則氣散而照滅散則又所受於大本滅則復歸於無物反覆終窮皆自然之數耳孰為之哉若令本則異氣數合則同化亦為神之處形猶火之在木其生必並其毀必滅形離則神散而同寄木朽則火寂而靡託理之然矣假使同異之分昧而難明有无之說必存乎聚散聚散氣變之極名万化之生滅故在子目人之生氣之聚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彼徒苦吾又何患古之善言道者必有以得之若果然耶至理極於一生生盡不化哉可尋也答曰夫神者何耶精極而為靈者也精極則非卦象之所圖故聖人以妙

弘明集卷第五 第七十

物而為言雖有上智猶不能定其體狀窮其幽致而談者以常識生疑多同自亂其為誣也亦已深矣特欲言之是乃言夫不可言今於不可言之中復相與而依佛神也者國應无主妙盡无名感物而動假數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滅假數而非數故數盡而不窮有情則可以物感有識則可以數求數有精麤故其性各異智有明闇故其照不同推此而論則知化以情感神以化傳情為化之母神為情之根情有會初之道神有冥移之功但悟徹者反本惑理者逐物耳古之論道者亦未有所同請引而明之庄子發玄音於大宗曰大塊勞我以生息我以死又以生為人鞠死為反真此所謂知生為大患以无生為反本者也文子稱黃帝之言曰形有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變无窮庄子亦云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萬化而未始有極此所謂知生不盡於一化方逐物而不反者也二子之論雖未究其實亦嘗

弘明集卷第五 第七十

傍宗而有聞焉論者不尋方生方死之說而惑聚散於一化不思神道有妙物之靈而謂精麤同盡不亦悲乎火木之喻原自聖典失其流統故幽興莫尋微言遂淪於常教令談者資之以成疑向使時元悟宗之正則不知有先覺之明冥傳之巧沒世靡聞何者夫情數相感其化無端因緣密攝潛相傳寫自非達觀孰識其變請為論者驗之以實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形朽於一生便以為神情俱喪猶觀火窮於一木謂終期都盡耳此曲從養生之談非遠尋其類者也就如未論假令神形俱化始自天本愚智資生同稟所受問所受者為受之於形耶為受之於神耶若受之於形凡在有形皆化而為神矣若受之於神是為以神傳神則丹朱與帝堯齊聖重華與瞽叟等靈其可然乎其可然乎如其不可固知冥緣之攝著於在

昔明闇之分定於形初雖靈鈞善運猶不能變性之自然況降茲已還乎驗之以理則微言而有徵効之以事可無惑於大通

論成後有退居之賓步朗月而宵遊相與共集法堂因而問曰教尋雅論大歸可見殆无所開一日試重研究蓋所未盡亦少許屢耳意以為沙門德式是變俗之殊制道家之名器施於君親固宜略於形教今所疑者謂甫創難就之業遠期化表之功潛澤无現法之効來報玄而未應乃令王公獻供信士屈體得无坐受其德陷乎早計之累虛沾其惠同夫素餐之譏耶主人良久乃應曰請為諸賢近取其類有人於此奉宣時命遠通殊方九譯之俗問王當資以糗糧錫以輦服不荅曰然主人曰類可尋矣夫攝沙門者何耶謂其能發蒙俗之幽昏啓化表之玄路方將以兼忘之道與天下同往使希高者挹其遺風激流者味其餘津若然雖大業未就觀其起步之跡所悟固已弘矣然則運通

之功資存之益尚未酬其始誓之心況答三業之勞乎又斯人者形雖有待情无近寄視夫四事之供若鶴紋之過乎其前者耳濡沫之惠復焉足語哉衆賓於是始悟冥塗以開蹊為功息心以淨畢為道乃欣然怡吟詠言而退

晉元興三年歲次閏逢于時天子蒙塵人百其憂凡我同志念懷輟旒之歎故因述斯論焉

沙門袒服論

遠法師

或問曰沙門袒服出自佛教是禮與答曰然問曰三代殊制其禮不同質文之變倫於前典而佛教出乎其外論者咸有疑焉若有深致幸誨其未聞答曰玄古之民大朴未虧其禮不文三王應世故典時而變因茲以觀論者之所執方內之格言耳何以知其然中國之所無或得之於異俗其民不移其道未止是以天竺國法盡設於所尊表誠於神明率皆袒服所謂去縞之甚者也雖記籍未流茲土其始似有聞焉佛出於世因而為教明所行不左故應右袒何者將辯貴

賤必存乎位位以進德則尚賢之心
生是故沙門越名分以背時不退已
而求先又人之所能皆在於右若動
不以順則觸事生累過而能復雖中
賢猶未得況有下於此者乎請試言
之夫形以左右成體理以邪正為用
二者之來各乘其本滯根不拔則事
未愈應而形理相資其道微明世習
未移應微難辨袒服既彰則形隨事
感理悟其心以御順之氣表誠之體
而邪正兩行非其本也是故世尊以
袒服薦其誠而開其邪使名實有當
敬慢不離然後開出要之路導真性
於久迷令淹世之賢不自絕於無分
希進之流不惑塗而旋步於是服膺
聖門者咸履正思順異跡同軌緬素
風而懷古背華俗以洗心專本達變
即近悟遠形服相愧理深其感如此
則情礼專向修之不倦動必以順不
覺形之自恭斯乃如來勸誘之外因
鍛養之妙跡而衆談未論或欲革之
反古之道何其深哉

何鎮南難

弘明集卷第五 第三十五張

見答問袒服指訓兼弘標末文於玄
古資形理於近用使敬慢殊流識服
俱盡殆无間然至於所以明順猶有
未同何者儀形之設蓋在時而用是
以事有內外乃可以淺深應之李釋
之與周孔漸世之與遺俗在於因循
不同必无逆順之殊明矣故老明兵
凶處右禮以喪制不左且四等窮奉
親之至三驅顯王跡之仁在後而要
其旨可見寧可寄至順於凶事表吉
誠於喪容哉鄭伯所以肉袒亦猶許
男與觀皆自以所乘者逆必受不測
之罰以斯而證順將何在故率所懷
想更詳盡令內外有歸

達法師答

敬尋問旨蓋是聞其遠塗照所未盡
令精養並順內外有歸三復斯誨所
悟良多常以為道訓之與名教釋迦
之與周孔發致雖殊而潛相影響出
處誠異終期則同但妙迹隱於常用
指歸昧而難尋遂令至言隔於世典
談士發殊塗之論何以知其然聖人
因弋釣以去其甚順四時以簡其煩

弘明集卷第五 第三十五張

三驅之義失前禽而不系網罟之設
必待化而方用上極行簞之仁內延
釋迦之慈使天下齊己物我同觀則
是合抱之一毫豈有關於優劣而非
相與者哉然自跡而尋猶大同於兼
愛遠求其實則階差有分之所通
未可勝言故漸慈以進德令事顯於
君親從此而觀則內外之教可知聖
人之情可見但歸塗未啓故物莫之
識若許其如此則袒服之義理不容
疑未告何謂宜更詳盡故復究叙本
懷原夫形之化也陰陽陶鑄受左右
之體昏明代運有死生之說人情咸
悅生而懼死好進而惡退是故先王
即順民性撫其自然令吉凶殊制左
右異位由是吉事尚左進爵以厚其
生凶事尚右哀客以毀其性斯皆本其
所受因順以通教感於事變懷其先
德者也世之所貴者不過生存生存
而屈申進退盡於此淺深之應於
是乎在沙門則不然後身退已而不
嫌卑時來非我而不辭辱卑以自牧
謂之謙居衆人之所惡謂之順謙順

弘明集卷第五 第三十六張

不失其本則日損之功易積出要之路可造是故遁世遺榮反俗而動動而反俗者與夫方內之賢雖貌同而實異何以明之凡在出家者遠惠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推此而言固知發軔歸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世務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生可絕不以生累其神則神可冥然則向之所謂吉凶成禮奉親事君者蓋是一域之言耳未始出於有封有封未出則是觀其文而未達其變若然方將滯名教以殉生象方化而背宗自至順而觀得不日逆乎漸世之與遺俗指存於此

遠法師明報應論 荅桓南郡

問曰佛經以煞生罪重地獄斯罰冥科幽司應若影響余有疑焉何者夫四大之體即地水火風耳結而成身以為神宅寄生拙照津暢明識雖託之以存而其理天絕豈唯精廉之間固亦无受傷之地滅之既無害於神亦由滅天地間水火耳

弘明集卷第五 第三段後

又問万物之心愛欲森繁但私我有已情慮之深者耳若因情致報乘感生應自然之道何所寄哉

荅曰意謂此二條是來問之閑鍵立言之津要津要既明則群疑同釋始涉之流或因茲以悟可謂朗滯情於常識之表發奇唱於未聞之前然佛教深玄微言難辯苟未統夫旨歸亦焉能暢其幽致為當依傍大宗試叙所懷推夫四大之性以明受形之本則假於異物託為同體生若遺塵起滅一化此則惠觀之所入智刃之所遊也於是乘去來之自運雖聚散而非我寓群形於大夢實慶有而同无豈復有封於所受有係於所應哉若斯理自得於心而外物未悟則悲獨善之無功感先覺而興懷於是思弘道以明訓故仁惠之德存焉若彼我同得心无兩對遊刃則泯一觀交兵則莫逆相遇傷之豈唯无害於神固亦無生可煞此則文殊案劍迹逆而道順雖復終日揮戈措刃无地矣若然者方將託鼓儻以盡神還下錢而

弘明集卷第五 第三段後

成化雖功被猶無賞何罪罰之有耶若反此而尋其原則報應可得而明推事而求其宗則罪罰可得而論矣嘗試言之夫因緣之所感變化之所生豈不由其道哉无明為惑網之淵貪愛為衆累之府二理俱遊冥為神用吉凶悔吝唯此之動無明掩其照故情想凝滯於外物貪愛流其性故四大結而成形形結則彼我有封情滯則善惡有主有封於彼我則私其身而身不忘有主於善惡則聽其生而不絕於是甘寢大夢昏於所迷抱疑長夜所存唯著是故失得相推禍福相襲惡積而殃自至罪成則地獄斯罰此乃必然之數无所容疑矣何者會之有本則理自冥對地之雖微勢極則發是故心以善惡為形聲報以罪福為影響本以情感而應自來豈有幽司由御失其道也然則罪福之應唯其所感感之而然故謂之自然自然者即我之影響耳於夫玄宰復何功哉請尋來問之要而驗之於實難言金許地水火風結而成身以

弘明集卷第五 第三段後

為神宅此則宅有主矣問主之居宅有情耶無情耶若云無情則四大之結非主宅之所感者以感不由主故感不以情則神之居宅無情無痛痒之知神既元知宅又無痛痒以接物則是伐卉剪林之喻無明於義若果有情四大之結是主之所感也若以感由於主故感必以情則神之居宅不得無痛痒之知神既有知宅又受痛痒以接物固不得同天地間水火明矣因茲以談夫神形雖殊相與而化內外誠異渾為一體自非達觀孰得其際耶苟未之得則愈久愈迷耳凡稟形受觸莫盡然也受之既然各以私慾為滯滯根不拔則生理弥固受源不除則保之亦深設一理逆情使方寸迷亂而況舉體都亡乎是故同世相乘共生離隙獨心未冥則播怨不息縱復悅畢受惱情無遺憾形暨既著則影響自彰理無先期數合使然也雖欲逃之其可得乎此則因情致報乘惑生應但立言之言本異故其會不同耳

弘明集卷第五 苦學後漢

問曰若以物情重生不可致喪則生情之由私慾之惑耳宜朗以達觀曉以大方豈得就其迷滯以為報應之對哉

答曰夫事起必由於心報應必由於事是故自報以觀事而事可變舉事以責心而心可反推此而言則知聖人因其迷滯以明報應之對不就其迷滯以為報應之對也何者人之難悟其日固久是以佛教本其所由而訓必有漸知久習不可頓廢故先示之以罪福罪福不可都忘故使權其輕重輕重權於罪福則銓善惡以宅心善惡滯於私慾則推我以通物二理兼弘情無所係故能尊賢容眾恕已施安遠尋影響之報以釋往復之迷迷情既釋然後大方之言可曉保生之累可絕夫生累者雖中賢猶未得豈常智之所達哉

三報論 西晉人杜普 達法師

經說業有三報一日現報二日生報三日後報現報者善惡始於此身即此身受生報者來生便受後報者或

經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後乃受受之無主必由於心心無定司感事而應應有遲速故報有先後先後雖異咸隨所遇而為對對有強弱故輕重不同斯乃自然之賞罰三報之大略也非夫通才達識入要之明罕得其門降茲已還或有始步大方以先為著龜博綜內籍及三隅於未聞師友仁正習以移性者差可得而言諸試論之夫善惡之興其有漸漸以之極則有九品之論凡在九品非現報之所攝然則現報絕夫常類可知類非九品則非三報之所攝何者若利害交於目前而頻相傾奪神機自運不待慮而發發不待慮則報不旋踵而應此現報之一隅絕夫九品者也又三業殊體自同有定報定則時來必受非祈禱之所移智力之所免也將推而極之則義深數廣不可詳究故略而言之想參懷佛教者以有得之世或有積善而殃集或有凶邪而致慶此皆現業未就而前行始應故曰貞祥遇禍報見福疑似之隱於

是乎在何以謂之然或有欲匡主救時道濟生民擬步高跡志在立功而大業中傾天狹頃集或有棲遑衡門無悶於世以安步為與優遊卒歲而時來无妄運非所遇道世交淪于其閑習或有名冠四科道在入室金愛體仁慕上善以進德若斯人也含冲和而納疾履信順而天年此皆立功立德之行變疑難之所以生也大義既明宜尋其對對各有本待感而發逆順雖殊其揆一耳者何倚伏之勢定於在昔冥符告命潛相迴機故令禍福之氣交謝於六道善惡之報殊錯而兩行是使事應之際愚智同惑謂積善之无慶積惡之无殃感神明而志所愚慨天喪之於善人咸謂名教之盡无宗於上遂使大道翳於小成以正言為善誘應心求實必至理之無此原其所由由世異典以一生為限不明其外其外未明故尋理者自畢於視聽之內此先王即民心而通其分以耳目為關鍵者也如令合内外之道以求弘教之情則知理會

弘明集卷第五 第三張

之必同不惑來塗而駭其異若能覽三報以觀窮通之分則巨父之不吝仲由顏冉對聖匠而如愚皆可矣亦有緣起而緣生法雖豫入諦之明而遺受未忘猶以三報為華苑或蹕而未離于淵者也推此以觀則知有方外之賓服膺妙法洗心玄門一詣之感超登上位如斯倫疋宿殃雖積功不在治理自安消非三報之所及因茲而言佛經所以越名教絕九流者豈不以疎神達要陶鑄靈府窮原盡化鏡萬像於无像者也

弘明集卷第五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弘明集卷第五

第三張

弘明集卷第六

墳

道恒法師釋駁論

明僧紹正二教論

周剡顯難張長史融門律

謝鎮之析夷夏論

釋駁論

釋道恒

晉義熙之年如聞江左素何二賢並商略治道諷刺時政雖未親其文意者似依傍韓非五蠹之篇遂識世之開發五橫之論而沙門无事振落其例余恐眩曜時情永淪邪惑不勝憤惋之至故設賓主之論以釋之有東京東教君子詰於西鄙傲散野人日僕曾豫聞佛法冲遠非名教所議道風玄遠非器像所擬清虛簡勝非近識所閑妙絕群有非常情所測故每為時君之所遵崇貴達之所欽仰於是衆庶朋契雷同奔向咸共嗟詠稱述其善云若滌漬風流則精義入微研究理味則妙契神用滌塵垢於胃心脫桎梏於形表超俗累於籠

樊邈世務而高蹈淪真素則夷齊无以踰其操遺榮寵則巢許无以過其志味玄旨則顏無无以參其風去紛穢則松喬無以比其潔信如所談則義無間然矣但今觀諸沙門通非其才群居猥雜未見秀異混若涇渭渾波混若薰蕕同莖若源清則津流應鮮根深則條穎必茂考其言行而始終不倫究其本末幾无有校僕之所以致恠良由於此如皇帝之忘智據梁之失力皆在鑪錘之間陶鑄以成聖者苟道不虛行才必應器然沙門既出家離俗高尚其志違天屬之親捨榮華之重毀形好之飭守清節之禁研心唯理屬已唯法授足而安蔬食而已使德行卓然為時宗仰儀容邕肅為物軌則然觸事幾然无一可採何栖託之高遠而業尚之鄙近至於營求孜孜无贅寧息或墾殖田圃與農夫齊流或商旅博易與衆人競利或矜恃醫道輕作寒暑或機巧異端以濟生業或占相孤虛妄論吉凶或詭道假權要射時意或聚畜委積

胡集卷第六第三段續

頗養有餘或抵掌空談坐食百姓斯皆德不稱服行多違法雖暫有一善亦何足以標高勝之美哉自可廢之以一風俗此皆无益於時政有損於治道是執法者之所深疾有國者之所大患且世有五橫而沙門處其一焉何以明之乃大設方便鼓動愚俗一則誘喻一則迫脅云行惡必有累劫之殃修善便有无窮之慶論罪則有幽冥之伺語福則有神明之祐敦勸引導勸行人所不能行強逼切勒勉為人所不能為上減父母之養下損妻孥之分會同盡有賸之甘寺廟極壯麗之美割生民之珍翫崇无用之虛費罄私家之年儲開軍國之資實張空聲於將來圖無像於未地聽其言則洋洋而盈耳觀其容則落落而滿目考現事以求徵並未見其驗真所謂繫影捕風莫知端緒亮僕情之所未安有識者之所巨惑若有嘉信請承下風脫有覺悟永去其滯矣主人荅主人撫然有間慨介長歎咄異哉子之所陳何其陋也夫鄙俗不

胡集卷第六第三段續

可以語大道者滯於形也曲士不可以辯宗極者局於名也今將為子略舉一隅自可思反其宗矣蓋聖人設教應器投法受量有限故化之以漸錄善心於毫端忘鄙去於丘壑片行之善未為身資一念之福終為神用始覆一簣不可責以為山之功方趣絕境不中窮以括囊之實然海之所稱大者由無暇潔之清道之所以稱晦跡者以无赫然之觀夫慈親婉孌有心之所滯而沙門遺之如脫屣名位財色世情之所重而沙門視之如執糠可謂忍人所不能去斯乃標尚之雅趣弘道之勝事而云幾然豈非妙賞之謂乎又且志業不同歸向塗乘岐逕分轍不相領悟未見秀異故其宜耳古人每歎才之為難信矣周子多士乱臣十人唐虞之盛元凱二八孔門三千並海內翹秀簡充四科敦不盈十於中伯牛廢疾回也六極商也慳吝賜也貨殖子也難彫由也西復求也聚斂住不稱職仲弓雖辟出於犁色而舉世推德為人倫之

胡集卷第六第四段續

宗欽尚高軌為搢紳之表百代詠其遺風千載仰其景行至於沙門乃若共剝節酷相瓦礫斯豈君子知通之道雅正之論哉此由或入入班輪之作坊不稱指南之巧妙但識拙者之傷手真可謂伏膺下流志存鄙劣昔承相問客俗言鷄梟食母寧有是乎客荅但聞慈烏反哺耳相乃悵然自愧失言今子處心將无似相之間也君子過惡揚善及是謂何又云投足而安且林野蕭條每有竊盜之患城傍入出動嬰交遊之譏處身非所則招風塵之累婆娑田里則犯人間之論二三無可進退惟谷宇宙雖曠莫知所厝

又去蔬食而已夫人間有不瞻之置山澤無委積之儲方宜取給復乘之以法所向九折於何得立若堂堂聖世而有首陽之餓夫明明時雍而有赴海之死客於雅懷何如然體无毛羽不可袒而無衣腹非匏瓜不可繫而不食自末造極要有所資年豐則取足於百姓時儉則肆力以自供誠

知明集卷第六第五張

非所宜事不得已故螻蟻螯手斬以求全推其輕重蓋所存者大雖營一已不求無獲求之不必一塗但令濟之有理亦何嫌多方以為煩擾其欲域使不得妄動何故執之甚乎昔伯成躬耕以壘殖沮溺耦作以修農陶朱商賈以營生於陵灌蔬以自供崔文賣藥以結乏君平卜筮以補空張衡術數以馳名馬鈞奇巧以駭切此等直是違俗道世之人耳未正見有邈然絕塵與物天隔而咸共嗟詠不輟於口然沙門之中迹起諸人恥與流輩動有萬數至於體道神化起落人封非可等計而未曾致言何其黨乎宜共思校事實不可古今殊論眾寡異辭希簡為貴猥多致賤恐非求精義理之談也云自可廢之以一風俗是何言與聖人不誣十室三人必有師資芳蘭並茂而欲蘊崇焚之亦暴乎其中自有德宇淵邃器標時望或翹楚嶽嶽潔濯寄清遠或禪思入微澄神絕境或敷演微言散幽擇滯或精勤福業勸化崇善凡出家之本

知明集卷第六第六張

落致抽簪之日皆心口獨摭情到懇至雖生死弥淪玄塗長遠要自驅策必階於道金輪之榮忽若塵垢帝釋之重蔑若批糠始皆精識乃有所感自非一舉須詣體脩圖足其間何能不有少失且當錄其真素略舉玄黃安渾舉一槩無復甄別不可以管蔡之豐姬宗盡誅四兇之暴合朝流放此何異人若頭虱因欲并首俱焚患在足刺遂欲通股全解不亦濫乎玄無益於時政有損於治道夫知道者之益世物有日用而不知故老氏云無為之化百姓皆曰我自然斯言當矣是以千木高枕而魏國大治庾桑善誨而壤壘歸仁沙門在世誠無目前考課之功名教之外實有益於冥近取五戒訓物非六經之疇遠以八難幽嶮非刑法之疇請以三藏銓罪非律令之流暢以般若辯惑非老莊之謂道品无漏拔苦因緣則存而不論周孔之教理盡形器至法之極兼練神明精麈昇降不可同日而語其優劣矣昔宇助化以道佐治國境昊

知明集卷第六第七張

然民知其義年農委積物无與痛非
益謂何古世有五橫沙門處其一焉
凡言橫者以其志无業尚散誕莫名
或博易放蕩而傾竭家財或名挂編
戶而浮游率歲或尸祿素餐而莫肯
用心或執政居勢而漁食百姓或馳
動造不軌斯皆傷教乱正大敗風俗
由是苟悅奢筆而遊俠之論興韓非
彈豪而五蠹之文作以之為橫理故
亘然施之沙門不亦誣乎國家方上
與唐虞竟魏魏之美下與殷周齊郁
郁之化不使箕穎專有懷世之賓商
洛獨標嘉遁之客甫欲大扇逸民之
風崇肅方外之士觀子處懷經略時
政乃欲踵亡秦虎狼之險術襲商君剋
薄之弊法坑焚儒典治无綱紀制太
半之稅家无游財設三五之禁脩民
如賊天下熬熬人無聊生使羸氏之
族不訖於三世二子之禍即戮於當
時臨刑之日方乃追恨始者立法之
謬本欲寧國靜民不憶堤防大峻反
不容己事既往矣何嗟之及云一則

弘明集卷第六第八張

誘喻一則迫脅且眾生緣有濃薄十
有利鈍解有難易行有淺深是以啓
誨之道不一悟發之由不同抑揚頓
挫務使從善斯乃權謀之警策妙濟
之津梁殊非誘迫之謂也

云罪則冥伺福則神祐夫含德至淳
則衆善歸焉易曰履信思順自天祐
之吉无不利又曰為不善於幽昧之
中鬼得而誅之豈非冥伺神明之祐
哉善惡之報經有成證不復具列云
會盡看膳寺極壯麗此修福之家傾
竭以備將來之資殫盡自為身之大
計耳殆非神明歆其壯麗衆僧貪其
滋味猶農夫之播殖匠者之構室將
擇貞材以求堂宇之飭精簡種子以
規嘉苗之實故稼穡必樹於沃壤之
地卜居要選於墜堦之處是以知三
尊為衆生福田供養自修己之功德
耳云割生民之珍翫崇无用之虛費
夫博施兼愛仁者之厚德崇饒宗廟
孝敬之至心世教若此道亦如之物
有損之而益為之必獲且浮財猶糞
土施惠為神用譬朽木之為舟乃濟

弘明集卷第六第九張

渡之津要何虛費之有哉欲端坐而
望自然拱默以怖安樂猶無柯而求
伐不食而餉飽焉可得乎苟身之不
修已為困矣何必乃蔽百姓之耳目
擁天下之大善既自飲毒復欲酖人
何酷如之可謂亡我陷彼相與俱禍
是以盲瞽瘡痍之對幽屢弥劫之殃
調達之報歷地獄無間之苦云罄私
家之年儲閭軍國之資寶聖王御世
純風遐被振道綱以維六合布德網
以籠群隼川無扣浪之夫谷无含歎
之士四民咸安其業百官各盡其分
海內融通九州同貫戎車於是寢駕
甲士却走以冀嘉穀委於中田倉儲
積而成朽童稚進德日新黃髮盡於
眉壽當共擊壤以頌太平鼓腹以觀
盛化子何多慮之深橫憂時之不足
不亦過乎云恠太官而腫口臨滄海
而攝腹真子之謂也

玄繫影捕風莫知端緒夫偽辯乱真
大聖之所悲嗟時不識寶卞和所以
慟哭然妙有希夷而體之者道冲虛
簡詣而會之者德用遠能津梁頽溺

弘明集卷第六第十張

拔幽極滯美濟當時化流無外故神

暉一振則感動大千惠澤豐灑則九

州蒙潤是以釋梵悟幽旨而歸誠帝

王望玄宗而委質八部挹靈化而洗

心士庶觀真儀而奔至落落焉故非

域中之名教肅肅焉殆是方外之冥

軌然垣牆峭峻故罕得其門器宇幽

邃希入其室是以道濟弥淪而理與

之乖德苞无際而事與之隔于執迷

自畢沒齒不悟蓋有以也夫日月麗

天而瞽者不觀其明雷電振地而聵

者不聞其響是誰之過與而方欲議

宮商之音蔑文章之觀真過之甚者

昔文麟改視於初曜須跋開聽於後

緣子何辜之不幸獨懷疑以終年比

衆人所悲寧可悲之所先於是逡巡

退席悵然自失良久曰聞大道之說

殊貫古今大制因緣窮理盡性立履

不為當年知道不期一世可謂原始

會終歸於命矣僕實滯寢長夜未達

其旨故每造有封今幸聞大夫之餘

論結解疑散豁然醒覺若披重霄以

觀朗日發蒙蓋而悟真慧僕誠不敏

敬奉嘉誨矣

正二教道上有名矣是分明微君

及聞殊論銳言置家有懼誣聖將明

其歸故先詳正所證二經之句庶可

兩悟幽津

論稱道經云老子入闕之于天竺維

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清妙老子因其

晝寢乘日之精入清妙口中後年四

月八日夜半時剖右腋而生墮地即

行七步舉手指天曰天上天下唯我

為尊三界皆苦何可樂者於是佛道

興焉事在古妙內篇此是漢中五典非字靈之書正曰道家

之指其在老氏二經敷玄之妙脩乎

莊生七章而得一盡虛无間形變之

奇彭殤均壽未覩無死之唱故恬其

天和者不務變常安時處順夫何取

長生若乘日之精入口剖腋年事不

符託異合說稱非其有誕議神化秦

漢之妄叛延魏晉言不經聖何去真

典乎

論稱佛經云釋迦成佛已有塵劫之

數或為儒林之宗國師道士此皆成非方便之說也

正曰佛經之宗根明極教而三世無

得俗證覺道非可事顯然精深所會

定慧有徵於內緣感所應因果无妄

於外夫釋迦發窮源之真唱以明神

道之所通也故其練精研照非養正

之功微善階極異殆庶自崖道濟在

忘形而所貴非全生生不生貴存存

何功忘功而功著寂滅而道常出无

始入乎無終靡應非身塵劫非遐此

其所以為教也

論曰二經之旨若合符契

正曰夫佛開三世故國應无窮老止

生形則教極澆淳所以在形之教不

議殊生圓應之化是盡物類是周孔

差莊誠帝王之師而非前說之證既

開塞異教又違符合之驗矣

論曰道則佛也佛則道也

正曰既教有方圓豈觀其同夫由佛

者固可以權老學老者安取同佛苟

挾竟慕高撰會雜妄欲因其同樹邪

去正是乃學非其學自漏道盡祇多

不量見取守器矣

論曰其入不同其為必異各成其性

不易其事又曰或照五典或布三乘
在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又曰佛道
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

正曰寂滅遂通在物必暢佛以一音
隨類受悟在夷之化豈必三乘教華
之道何拘五教冲用因感既夷華未
殊而俗之所異孰乘聖則雖其入不
同然其教自均也

論曰端委搢紳諸華之容也剪髮緇
衣群夷之服也

正曰將求理之所貴宜先本禮俗
繁異道唯其時物故君子豹變民文
先革顓孫膺訓表志學殷夫致德詔
武則禪代異典後聖有作豈限夷華
况由之極教必拘國服哉是以繫其
恒方而迷深動蹟矣水陸既變致遠
有節舟車之辭得无翻乎而刻舡守
株固以兩見所歸

論曰下弃妻孥上廢宗祀嗜欲之物
咸以禮申孝教之典獨以法屈悖德
犯順曾莫之覺又曰全形守祀維善
之教也毀貌易姓絕惡之學也理之
可貴者道事之可賤者俗

弘明集卷第六 苻高張氏

正曰今以廢宗祀為犯順存嗜欲以
申禮則是孝敬之典在我為得俗元
必賤矣毀貌絕惡自彼為鄙道元必貴
矣愛俗拘舊崇華尚禮賤迭置義
成獨說徒欲盡溺於凡觀豈期幸埋
於聖言耶

論曰涅洹仙化各是一術佛号正真
道稱正一一歸无死真會無生

正曰侯王得一而天下貞莫識仙化
死而不亡者壽不論無死億說証蓋
辭非而澤大道既隱小成乎起識哉
是言其諸誣詭倍慢欲以苟濟其違
求之聖言固不容譏矣今之道家所
教唯以長生為宗不死為主其練映
金丹食霞餌玉靈升羽蛻尸解形化
是其託術驗之而竟无觀其然也又
稱其不登仙死則為鬼或曰補天曹
隨其本福雖大乖老庄立言本理然
猶可無違世教損欲趣善乘化任往
忘生生存存之旨實理歸於妄而未
為乱常也至若張葛之徒又皆雜以
神變化俗恠誕惑世符咒章効感託
左君所傳而隨稍增廣遂復遠引佛

弘明集卷第六 第十三 張氏

教證成其偽立言并雜師學无依考
之典義不然可知將令真妄渾流希
悟者永惑莫之能辯誣乱已甚矣
客既悉於佛老之正猶未值其津今
將更粗言其一隅而使自反焉夫理照
研心二名教兩得乃可動靜兼盡所
遇斯乘也老子之教蓋修身治國絕
棄貴尚事正其分虛无為本柔弱為
用內視反聽深根寧極渾思天元恬
高入世皓氣養和失得无變窮不謀
通致命而埃遠不謀己以公為度此
學者之所以詢仰餘流而其道若存
者也安取乎神化無方濟世不死哉
其在調霞羽化精變窮靈此自繕積
前成生甄異氣故雖記奇之者有之
而言理者不由矣指之神功爰及物
類大若麟鳳恠瑞小則雀雉之化夫
既一受其形而希學可致乎至乃類孔
道隣親資納之極固將仰靈塵而止
欲徒末由則分命之不容有推之可
明矣故仲尼貴知命而必有所不言
伯陽去奇尚而固守以无為皆將以
抑其誕妄之所自来也然則窮神盡

弘明集卷第六 第六 張氏

教固由之有宗矣道成事得各會之有元矣夫行業者於前前生而強學以求致其功積集成於素屏而橫慕以妄易其為首燕求越其希至何由哉故學得所學而學以成也為其可為而為可致也則夫學鏡生靈中天設教觀象測變存而不論經世之深孔老之極也為於未有盡照窮緣殊生共理練偽歸真神功之正佛教之和也是乃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然靜止大方乃雖蔽而非妄動由其宗則理通而照極故必德貴天全自求其道崇本資通功歸四大不謀非然守教保常孔老之純得所學也超宗極覽尋流討源以有生為塵毒故息敬於君親不驚議其化異不執方而駁奇妙寂觀以拓思功積見而要來則佛教之粹明於為也故夫學得所學則可以資全生靈而教尊域中矣明為於為將乃滅習反流而邀天人矣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洗慮之得其將在茲

張融門律

周刻難

弘明集卷第六 第七張境

吾門世恭佛舅氏奉道也與佛逗極无二寂然不動致本則同感而遂通逢迹成異其猶樂之不洽不隔五帝之秘禮之不襲不吊三皇之聖豈三與五皆殊時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其義安可輒駕庸愚語問神極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覓越人為鬼楚人為乙人自楚越耳鴻常一鴻乎夫澄本雖一吾自俱宗其本瀉迹既分吾已翔其所集汝可專尊於佛迹而無悔於道本

書與二何兩孔周刻山茨

少子致書諸遊生者曰張融白鳥哀鳴於將死人善言於就暮頃既病盛生衰此亦魂雷幾氣况驚舟失施於空壑山足无絆於澤中故視陰之間雖寸每遽不縫其徒也欲使魄後餘意繩墨弟姪故為門律數風其一章通源二道今奏諸賢以為何若

答張書并問張

周刻山茨歸書少子曰周顒頻首懸製來班承復峻其門則叅子無踞誠

弘明集卷第六 第七張境

不待疑啟尋本有測高心雖神道所歸吾知其主然自釋之外偏綱為和過此而能與仲丘相若者黃老實雄也其教流漸非無邪弊素樸之本義有可崇吾取捨舊懷粗有涇渭與奪之際不至朱紫但當積抱懷未及厝言耳途執承順不可謬同異之間文宜有歸辯來有謂致本則同似非吾所謂同時殊風異又非吾所謂異也久欲此中微舉條裁幸因雅趣試共極言且略如左遲聞深况

通源曰道也與佛逗極无二寂然不動致本則同感而遂通逢迹成異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是其所謂謂本乎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為主言佛教者亦應以般若為宗二篇所貴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窮法性虛无法性其寂雖同位寂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逗極无二者為逗極於虛無當无二於法性耶將二塗之外更有異本儻虛無法性其趣不殊乎若有異本思告異本之情如其不殊願聞不殊之說

弘明集卷第六 第九張境

通源曰殊時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其義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覓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耳鴻常一鴻乎夫澄本雖一吾自俱宗其本瀉跡既分吾已翔其所集

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佛教之異於道也世異故不一其義是道言之垂於佛也道佛兩殊非鳧則乙唯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為鴻耳駢馳佛道未免二失未知高鑒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戰獄方興未能聽訟也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則此教之源每滋教而見矣自應庵中環杖悠然目擊儒墨閭閻徒來何諍苟合源共是分跡雙非則二跡之用宜均去取奚為翔集所向勤務唯佛專氣抱一無謹於道乎言精旨遠企聞後要通源曰汝可專導於佛跡而无悔於道本

弘明集卷第六 第五張境

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言未知足下雅意佛儒安在為當本一末殊為本末俱異耶既欲精探彼我方相究涉理類所聞不得無請重與周書并答所問

張融曰吾未能忘身故有情身分外既化極魄首復為子弟留地不欲使方寸舊都日夜荒沒平生所困橫施而草所以製是門律以律其門非佛與道門將何律故告氣緩命憑魄申陰數感卜應通源定本實欲足下發子奇意果能用續起情妙見正祈既起所志今為子言

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是其所謂本乎

答彼周曰夫性靈之為性能知者也道德之為道可知者也知而不知所知知非能知之義可知而不為能知所知非夫可知矣故知能知必赴於道可知必知所赴而下士雷情波照鼓欲余神精明駢動識用沉蕩所以倒心下灌照隔於道至若伯陽專氣致柔停虛任魄載營抱一居疑通

弘明集卷第六 第五張境

靜靜唯通也則照无所沒魄緒停虛故融然自道足下欲使伯陽不靜寧可而得乎使靜不泊道亦于何而可得今既靜而兩神神靜而道二吾未之前聞也故逗極所以一為性遊前簡且韻猖狂曠不能復行次戰思定霸宇內但敷生靈以疎志庶足下同象以捫珠是以則帝屬五而神常一皇有三而道无二鳧乙之交定者鴻之乎吾所以直其繩矣

周之問曰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為主言佛教者亦應以般若為宗二篇所貴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窮法性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住寂之方其旨則別

答彼周曰法性雖以即色圖空虛无誠乃有外張義然環會其所中足下當加以半思也至夫遊無蕩思心塵自拂思以無蕩一舉形上是雖忘有老如騫釋然而有忘釋不代老當其神地悠悠精和坐廢寂然以湛其神遂通以冲其用登其此地吾不見釋家之與老氏涉其此意吾孰識老氏

弘明集卷第六 第五張境

之與釋家逗極之所以无二親情故妙得其一笑直以物感既分應物難合今万象與視聽交錯視聽與万象相橫著之既已深却之必方淺所以

苦下之翁且藏即色順其所有不震其情尊其所无漸清其順及物有潛

去人時欲無既可西風盡舉而致南

精夕夢漢魂中寐不其可乎若卿謂

老氏不盡乎无則非期於得意若卿

謂盡無而不盡有得意復爽吾所期

卿若疑老氏盡有而不亮以教則擇

家有盡何以峻迹斯時卿若以釋家

時宜迹峻其猶老氏時峻此迹逗極

之同茲焉余意

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

佛教之異於道也世異故不一其義

是道言之垂於佛也道佛兩殊則鳧

則乙

答彼周曰非鳧則乙迹固然矣迹固

其然吾不復答但得其世異時殊不

宜異其所以之異

周之問曰未知高鑒緣何識本

答彼周曰綜識於本已吐前牘吾與

弘明集卷第六

華嚴疏

老釋相識正如此正復是目擊追斯存卿欲必曲鞠其辭吾不知更所以自訟

周之問曰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戰獄方興未能聽訟也

答彼周曰得意有本何至取教

周之問曰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則此教之源每必教而見矣

答彼周曰識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

來一於佛但吾之即此言別有奇即耳

周之問曰自應庵中環杖悠然目擊

儒墨間閭從來何諍

答彼周曰虞芮二國之問田非文王

所知也碎白玉以泯閭其別有尊者

乎況夜戰鴻安軍鳧乙斯自庵巾之

空負頭上環杖之自誣掌中吾安得

了之哉

周之問曰苟合源共是分迹雙非則

二跡之用宜均去取奚為翔集所向

勤務唯佛專氣抱一无謹於道乎

答彼周曰應感多端神情數廣吾不

翔翮於四果卿尚無疑其集佛吾不

翔翮於五通而於集道復何悔且實

弘明集卷第六

華嚴疏

聖宜本迹匪情急矧吾已有所集方復移其翔者耶卿得其無二於兩極故不峻督其去取

周之問曰吾則心持釋訓業受偏言未知足下雅意佛偏安在為當本一

未殊為本未俱異耶

答彼周曰吾乃自元混百聖同投一

極而近論通源儒不在議足下今極

其儒當欲列儒國道故先屬垣耳隙

思潛師夜以遂晷掩天城恐難外之

險非子所躋則吾見師之出不見其

入也吾已謂百聖同所授何容本末

俱其異更以歷勢倒兵忘卿智勇吾

之勇智自縱橫湊出

周重答書并周重問

周顯頌首夫可以運寄情抱非理何

師中外聲訓登塗所奉而使此中分

然去留无薄是則怏怏失路在我奚

難足下善欲言之吾亦言之未已也

輒復往研邊承來排

通源曰法性雖以即色圖空虛无識

乃有外張義所以苦下之翁且藏即

色順其所有不震其情尊其所无漸

弘明集卷第六

華嚴疏

清其順

周之問曰苦下之藏即色信矣斯言也更恐有不及於即色容自託以能藏則能藏者廣或不獨出於屬鄉耳夫有之為有物知其有無之為無人識其无老氏之署有題无出斯域是吾三宗鄙論所謂取捨駢馳未有能越其度者也佛教所以義棄情靈言詭聲律蓋謂即色非有故極絕於群家耳此塗未明在老何續但紛紛措沸皆由著有迂道淪俗茲焉是患既患由有滯而有性未明矯有之家因崇無術有性不明雖則巨蔽然遠誰尚靜涉累實微是道家之所以有禪弘教前白所謂黃老實雄者也何舊說皆云老不及聖若如斯論不得影響於釋宗矣吾之位老不至乃然夫大士應世其體無方或為儒林之宗或為國師道士斯經教之成說也乃至宰官長者咸託身相何為老生獨非一跡但未知涉觀淺深品位高下耳此皆大明未啓權接一方日月出矣燭火宜廢无餘既說衆權自寢足

弘明集卷第六 第七十六張增

下猶欲挽遺燼於日月之下明此火與日月寢源既情崇於日月又無侮於火本未知此火本者將為名乎將或實哉名而已耶本道安在若言欲實之日月為實矣斯則事盡於一佛不知其道也通源之旨源與誰通通源曰當其神地悠悠精和坐廢登其此地吾不見釋家之與老氏涉其此意吾孰識老氏之與釋家又曰今既靜而兩神神靜而道二吾未之前聞也又曰伯陽專氣致柔停虛任魄魄緒停虛故融然自道也又曰心塵自拂一舉形上

周之問曰足下法性雖以即色而空虛无識乃有外張義竊謂老釋重出對分區野其所境域無過斯言然則老氏之神地悠悠日悠悠於有外釋家之精和坐廢每坐廢於色空登老氏之地則老氏異於釋涉釋氏之意則釋氏殊於老神既靜而不兩靜既兩而道二足下未之前聞吾則前聞之矣苟然則魄緒停虛是自虛其所謂虛融然自道亦非吾所謂道若夫心塵

弘明集卷第六 第七十六張增

自拂一舉形上皆或未涉於大方不敢以通源相和也

通源曰足下欲使伯陽不靜寧可而得乎使靜而不泊道亦于何而不得周之問曰甚如來言吾亦慮其未極也此所謂得在於神靜失在於物虛若謂靜於其靜非曰窮靜魄於其魄不云盡魄吾所許也无所間然通源曰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則非相期於得意若卿謂盡无而不盡有得意復爽吾所期

周之問曰盡有盡无非極莫倫知無知有吾許其道家惟非有非无之一地適言不及耳非有非无三宗所蘊儻餘瞻慮唯足下其昀之念不使得意之相爽移失於有歸耳

通源曰非鳧則乙跡固然矣跡固其然吾不復答又曰吾與老釋相識正如正復是目擊道斯存又曰得意有本何至取教又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來一於佛

周之問曰足下之所目擊道存得意有本想法性之真義是其此地乎佛

弘明集卷第六 第七十六張增

教有之足下所取非所以何至取教也目擊之本即在教跡謂之龜乙則其鴻安漸哉諸法真性老無其盲目擊高靖元存老跡言跡兩士索宗元所論所謂無悔於道本當無悔於何地哉若謂探道家之跡見其求一於佛者則是真諦實義必文可見矣將必於道章而得之乎為必於德篇而遇之也若兩無所必而玄得於方寸者此自足下懷抱與老釋而為三耳或可獨樹一家非老情之所敢建也

通源曰虞芮二國之闢田非文王所知也斯自鹿巾之空負頭上環杖之自証掌中吾安能了之哉

周之問曰足下謂苦下之且藏即色則虛空有關矣足下謂法性以即色而空則法性為備矣今有人於此操環杖而言法性鹿巾之士執虛无而來誚曰余不同我吾與余聞足下從容倚棘聽斷於其間曰皆不可也謂其底中空負於頭上環杖自証於掌中以足下之精明持達而判訟若斯良虞芮之所以於邑也

弘明集卷第六 第三十九張 續

通源曰吾不期翻於四果卿尚無疑其集佛吾翻不期於五通而於集道復何悔

周之問曰足下不期翻於四果猶勤集於佛教翻不期於五通何獨弄於道跡乎理例不通方為彼訴

通源曰當欲列偏圖道故先屬垣耳隙

周之問曰足下通源唯道源不及儒吾固疑其闕是以相訪但未知融然

自道唯道能融將道之融然猶儒可會耶雖非義本縱言宜及想擇本暇

幸惠餘音

余尋周張難問雖往復積卷然兩家位意理在初審故略其後文官存義本

謝鎮之書與顧道士

謝鎮之白敬覽夷夏之論辯權一源

詳據二典清辭斐曄宮商有體玄致

疊疊其可味乎吾不崖管昧竭闕幽

宗苦思探蹟元階毫檜但鏡復逾三

味消鄙惑聊述所懷庶聞後擇

論始云佛是老子老子是佛又以仙

化比涅洹長生等无死爰引世訓以

符玄教纂其辭例蓋以均也未識剪

弘明集卷第六 第三十九張 續

華嚴犯亦猶龜雖鳥豈非所宜効諸誠論之案周孔以儒墨為典老莊以辨教明筌此皆開漸近方未脩洪拓也且龜鳥殊類化道本隔夫欲言之宜先究其由故人參二儀是謂三才三才所統豈分夷夏則知人必人類數必獸群近而徵之七珎人之所愛故華夷同貴恭教人之所厚故九服攸敷是以開睢之風行乎四國況大化所陶而不洽三千載若援經而言蓋聞佛興世也古昔一法万界同軌擇迦文初修菩薩時廣化群生於成佛而有其土預露慈澤皆來生我國我聞浮提也但久迷生死隨染俗流雙失正路未悟前覺耳以聖人脩三達之智各觀其根知區品不同故說三乘而接之原夫真道唯一法亦不二今權說有三殊引而同歸故遊會說法悟者如沙塵極沉瀆惑无出此法是以當來過去無邊世界共斯一揆則知九十有五非其流也明矣彼乃始言其同而末言其異故知始之所同者非同末之所異者非異將非

弘明集卷第六 第三十九張 續

弘明集卷第六 第三張 續

謬擊瓦釜濫諸黃鐘耶豈不誣哉至如金形守祀戴冕垂紳披袍繞見埋塵焚火正始之音婁羅之韻此俗禮之小異耳今見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鳴抗報萬之一音感異類而殊應便使夷夏隔化一何混哉舟枯車溺可以辟彼夫俗禮者出乎忠信之薄非道之淳修導道者務在反俗俗既可反道則可淳反俗之難故宜祛其甚泰祛其甚泰必先墮冠削髮方衣去食墮冠則無世飾之費削髮則无華擲之煩方衣則不假工於裁制去食則絕想嗜味此則為道者日損豈夷俗之所制及其數文與籍三藏四含此則為學者日益豈華風之能造又云佛經繁顯道經簡幽推此而言是則幽者鑽仰難希顯則涉求易望簡必不足以示理繁則趣會而多津佛法以有形為空幻故忘身以濟眾道法以吾我為真實故服食以養生且生而可養則吸日可與千松比霜朝菌可與萬椿齊雪耶必不可也若深體三界為長夜之宅有生為大夢之

主則思覺寤之道何貴於形骸假使形之可練生而不死此則宗本異非佛理所同何以言之夫神之寓形猶於逆採苟趣舍有宜何惡戀於蔭宇哉夫有知之知可形之形非聖之體雖復堯孔之生壽不盈百大聖混涸同於知命是以永劫以來澄練神明神明既澄照絕有無名超四句此則正真終始不易之道也又刻軀者祈心於金質守株者期情於羽化故封有而行六度凝滯而茹靈芝有封雖乖六度之體為之或能濟物凝滯必不羽化即事何足蕙人尋二源稍迹曠局異懷居然優劣如斯之流非可具詰彼皆自我之近情非通方之宏識則知殊俗可以道甄哀哉玄聖既邈斐然竟興可謂指至迹為蒼文餌整乳為醍醐良可哀也佛道汪洋智量不可以言窮應迹難以形測其辯有也則方相森陳若干峙立其指无也則泰山空盡典秋毫俱散運十力以摧魔弘四等以濟俗抗波若之法炸何幽而不燭潛三昧之法威何遠

弘明集卷第六 第三張 續

而不伏寧疑夷夏不効哉
重書與顧道士

謝鎮之白猥辱反擇究詳淵況既和光道佛而涇渭擇李觸類長之爰至甚非敷佛過精旨愈昧夫飾積質珎曜夜不集所謂馳走滅迹跳動息景焉可免乎循雅論所據正以五鳥異類夷夏殊俗余以三才均統人理是一俗訓小珠法教大同足下答云存乎周易非胡書所擬便謂素旗已舉不復申檢玄符為素麾異乎曹子之觀旗輒復略諸近要以標大歸然結珠雖隱暮四易顯聊以寄詭懷不貽忤夫太極剖判兩儀妄攝五陰合典形識課彰識以流涂因結形以愛滯緣生爰皇之前民多專愚專愚則巢居穴處飲血茹毛君臣父子自相胡越猶如禽獸又比童蒙道教所不入仁義所未移及其沉欲淪波觸崖思濟思濟則祈善祈善則聖應夫聖者何耶感物而遂通者也夫通不自通感不自感感恒在此通每自彼自彼而言懸鏡高堂自此而言万像斯歸

弘明集卷第六 第四張 續

故知天竺者居娑婆之正域處淳善之嘉會故能感通於至聖上中於三千聖應既彼聲被則此觀日月之明何假離朱之察聞雷震之音奚事子野之聽故卑高殊物不嫌同道左右兩儀无害天均無害天均則雲行法教不嫌同道則雨施夷夏夫道者一也形者二也道者真也形者俗也真既猶一俗亦猶二盡二得一宜一其法滅俗歸真必其違俗是以如來制軌玄劫同風假令孔老是佛則為韜光潛導主教偏心立仁樹義將順近情是以全形守祀恩接六親攝生養性自我外物乃為盡美不為盡善蓋是有崖之制未鞭其後也何得擬道菩提比聖牟且佛教數明要而能憚則精疎兩沒精疎兩沒則對柔一致是以清津幽暢誠規可准夫以規為圓者易以手為圓者難將不捨其所難從其所易耶道家經籍簡陋多生穿鑿至如靈寶妙真採掇法華制用尤拙及如上清黃庭所尚服食咀石食霞非徒法不可効道亦難同其中

弘明集卷第六 第三十五張續

可長唯在五千之道全无為用無為用未能違有遣有為懷靈芝何養佛家三乘所引九流均接九流均接則動靜斯得樺通之理是三中之一耳非其極也禪經微妙境相精深以此締真尚不能至今云道在無為得一而已無為得一是則玄契千載玄契千載不俟高唱夫明宗引會導違風流者若當廢學精思不亦怠哉豈道教之筌耶敬尋所辯非徒止不解佛亦不解道也

反乱一首聊酬啓齒

乱曰運往兮輶明玄聖兮幽翳長夜兮悠悠衆星兮指指大暉灼兮昇曜列宿奄兮消蔽夫輪軸兮殊材歸數繩兮一制苟專迷兮不悟增上驚兮遠逝下和慟兮淵側豈偏允兮楚厲良驚幾兮波若焉相責兮智慧

弘明集卷第六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勅雕造

弘明集卷第六 第三十六張續

弘明集卷第七

續

朱昭之難夷夏論

梁揚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朱廣之諮夷夏論

慧通法師駁夷夏論

僧敏法師我華論

難願道士夷夏論 常侍朱昭之

見足下高談夷夏辯商二教條勒經

旨冥然玄會妙唱善同非虛言也昔

應吉甫齊孔老於前吾賢又均李釋

於後万世之殊塗同歸於一朝歷代

之疑爭怡然於今日賞深悟遠獨慰

者多益世之談莫過於此至於各言

所好便復肝膽楚越不知甘苦之方

雖二而成體之性必一乃手相攻激

異端遂起往反紛頓斯害不少惜矣

初若登天光被俗表末如入淵明夷

輝淪天導師失路則迷塗者衆故志其

淺昧遞相牽掣今先布其懷未陳所

恨想從善如流者不惜乘於一往耳

山川悠遠良詒未期聊寄於斯以代

暨對情旗一接所釋不淺朱昭之白

夫聖道虛寂故能圓應无方以其無方之應故應無不適所以自聖而檢心本無名於方會自會而為稱則名號以為之彰是以智无不周者則謂之為正覺通无不順者則謂之為聖人開物成務无不達也則謂之為道然則聖不過覺覺不出道君可知也何須遠求哉但華夷殊俗情好不同聖動因故設教或異然曲禮淨戒數同三百威儀容止又等三千所可為異正在道佛之名形服之間耳達者尚復以形骸為逆旅衰冕豈足論哉所可為嫌故在設教之始華夷異用當今之俗而更兼治遷流變革一條宜辯耳今當言之聖人之訓動必因順東國貴華則為袞冕之服禮樂之容屈申俯仰之節衣冠簪佩之飾以和其道蓋引而近之也夷俗重素故教以極質髡落徽容衣裳不裁開情開照期神曠劫以長其心推而遠之也道法則採餌芝英餐霞服丹呼吸太一吐故納新大則靈飛羽化小則輕強无疾以存其身即而効之也三

弘明集卷第七第三張

者皆應之感之一用非吾所謂至也夫道之極者非華非素不即不殊无近无遠誰捨誰居不偏不黨勿毀勿譽圓通寂寞假字曰無妙境如此何所異哉但自皇義以來各弘其方師師相傳不相聞涉良由彼此兩足无復我外之求故自漢代以來淳風轉澆仁義漸廢大道之科莫傳五經之學弥寡大義既乖微言又絕衆妙之門莫遊中庸之儀不觀禮術既壞雅樂又崩風俗寢頹君目无章正教凌遲人倫失序於是聖道弥論天運遠被玄化東流以茲修世衆生黷所先習欣所新聞草面從和精義復興故微言之室在在並建玄詠之賓處處而有此可以事見非直布之空談將無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故邪意者夫聖人之撫百姓亦猶慈母之育嬰兒始食則餌以甘肥甘肥既厭復改以脂蜜脂蜜既厭則五體休和内外平豫為益至矣不其然乎理既然矣而橫厝非駭妄想分别是未悟環中不可與義二賢推盡佳反解材之勢縱復

弘明集卷第七 第三張

得解非順理之作順理措之豈待推盪足下發源開端明孔老是佛結章就議則與奪相懸何措紳擊跽為諸華之容稽首佛足則有狐蹲之貶端委聲折為侯甸之恭右膝著地增狗路之辱請問若孔是正覺釋為邪見今日之談吾不容間許為正真何理鄙謂既虧畏聖之藏又忘無苟之禮取之吾心所恨一也又玄全形守祀繼善之教毀貞易姓絕惡之學是商臣之子有繼善之功覆障毀落有絕惡之志推尋名實為恨二也又玄下弃妻孥上廢宗祀夫鬼神之理冥冥難明故子路有問宣丘不釋當由生死道殊神緣難測豈為聖不能言良恐賢不能得三達之鑒照之有在足下已許神化東流而復以喪祭相乘與奪無定為恨三也又玄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強三復此談頗倒不類夫謙弱易回可以賒和而進夸強難化應以苦切乃退隱心檢事不其然乎米糠在目則東西易位偏著分心則辭義殊或所言乖當為恨

弘明集卷第七 第三張

四也又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
竟前夫道言真實敬同高唱覆載萬
物養育衆形而云明者獨進似若自
私佛音一震則四等兼羅三乘同順
天龍俱靡而云昧者竟前亦又近証探
蹟之談而妄生瘡疣游辭放發為恨
五也又云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
之術破惡之方吾無間然夫惡止善
行乃法教所以興也但未知興善之術
術將誰然若善者已善奚用興善善
者非善又非興善則興善之名義无
所託今道者善也復以興善取之名
義太為難富不以振惡為教偏矣大
道兼和而欲局之為恨六也又云殘
忍對復則師佛為長慈柔虛受則服
道為至夫摧伏勇猛迴罪殘暴實
是牟尼之巨勲不乘於惠旨但道力
對明化功弥遠成性存存恩元不被
泉鴟草心威无不制而云唯得虛受
太為淺略將無意淪偏著不悟狹劣
傷道耶披尋第目則先誠臆說建言
肆論則不覺情遷分名難持為恨七
也又云八象西戎諸典廣略兼陳金

剛般若文不踰十四句所弘道周萬
法廣妙兩施繁約共有曲法細誠科
禮等碑精廣橫生言乘乎實為恨八
也又云以國而觀則夷虐夏溫請問
炮烙之苦豈康竺之刑流血之悲詐
齊晉之子剗剔之苦害非左衽之心
秋露含垢匪海濱之士推檢性情華
夷一揆虛設溫嚴為恨九也又云博
弄賢於慢遊講誦勝於戲謔尋夫風
流所以得傳經籍所以不廢良由講
誦以得通諸求所成悟故曰學而不
講是吾憂也而方之戲謔太為慢德
請問善誘之益其特安寄初未得意
而欲忘言為恨十也由此十恨不能
自釋想望君子更為申之謝生亦有
參差足下攻之已密且專所請不復
代正

疑夷夏論諸碩道士

朱廣之

朱廣之叩頭見與謝常侍往復夷夏
之論辯章同歸之義可謂簡見通微清
練之談也至於就尚端冕之飾屏破
剪落之素申以弊跣之恭辱以孤躡
之肅控東華人杜絕外法舟車之喻

雖美平恕之情未篤致會之源既坦
筌寄之塗方壘然則三乘之悟宜望
茲土六度之津於今長談披經說理
悵快良深謝生貶沒仙道衰明佛教
以羽化之術為浮濫之說殘形之唱為
履真之文徒知已指之為指不知彼
指之無殊豈所以通方得意善同之
謂乎僕夙漸法化晚味道風常以崇
空貴無宗趣一也蹄網雙張義无偏
取各隨曉人唯心所安耳何必龍袞
可襲而瓔珞難乘者哉自貧來多務
研微沉著緘卷巾牘逾十載勿習
前聞零落類盡蘊志空年開瞻靡階
每獨慷慨遇夜輒啓且忘寐而清心
遠信經苦弥篤若夫信不洽理則輕
泛无主轉謂之賓因斯而起是以聲
率枉管書述鄙心願重為啓誨教導
厥疑廣之叩頭

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必不可也疑曰夫法者所以法情情非法也法既無定由情不一之情所向殊塗對柔並馳華戎必同是以長川浩漫無當於此矣平原遠陸豈取於彼耶舟車兩乘何用不可

論云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弃妻孥上廢宗祀疑曰若夫廢祀於上不能絕弃於下此自擬異入同非同者之過也寧可見犁牛不登宗廟之用而永棄於牢籠之具耶

論云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德犯順曾莫之覺疑曰若悖德犯順无施而可慈敬惠和觸地而通是以損饒行道非微凶之宅服冤素餐非養正之方屈申之望可相絕於此矣

論云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今捨華効夷義將安取若以其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其俗邪俗則天乖矣疑曰至道虛通故不爵而尊俗无不滯故不黜而賤賤者不能无累尊者自然天足天足之境既符俗

韻集卷第七 音義

累之域亦等道符累等又誰美誰惡故俱是聖化惟照所惑或盡明生則彼我自忘何煩遲遲於捨效之際耿介於華夷之間乎

論云無生之教賒无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謹弱賒法可以退夸強疑曰无生即無死无死即無生名反實合容得賒切之別耶若以跡有差降故優劣相懸者則宜以切抑強以賒引弱故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燕人故退之致教之方不其然乎

論云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產入所信博非精入所能疑曰夫博聞強識必緣照遠廣敦修善行必因理入微照明則理无不精理精則明無不盡然則精博同功扣為利用博猶精也豈廣人所能信精猶博也豈知通所獨闕

論云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析析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竟前疑曰天華不隔理則為達鑒所陶實未屈虛故為鑽賞所業陶有序者為資昧耶為待明耶若其資昧則明不獨進若必

韻集卷第七 音義

待明則昧不獲前若明昧俱得何須抑引妙况難章所宜更辯

論云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遵正則歸塗不迷見妙則百慮咸得疑曰簡則易從去何難見繁則難理豈得易遵遵正則歸塗不迷可以階道之極雖非幽簡自然玄造何假難明之術代茲易曉之路哉

論云若殘忍對愼則師佛為長慈系虛受則服道為至疑曰夫邪見枉道法所不存慈悲喜捨是所漸錄喜則能受捨亦必虛虛受之義官然復會未知殘愼之人更依何法若謂所受者異則讎成刻舛何相符之有乎論云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又以中夏之性不可做而戒之法疑曰興善之談美矣勿做之言侮矣意所未安請問中夏之性與西戎之人為夏性純善戒人恨惡如令恨惡則於理可破使其純善則於義可興故知有惡可破未離於善有善可興未免於惡然則善惡參流深淺乎別故

弘明集卷第七 第五九冊

羅雲慈惠非假東光發跡西唐豈鍾
西氣何獨高華之風鄙戎之法耶若
以此善異乎彼善彼惡殊乎此惡則
善惡本乖寧得同致

論去踴夷之儀婁羅之辯猶重謹鳥
胎何足述慟疑曰夫禮以申敬樂以
感和雖敬由禮申而禮非敬也和同
樂感樂非和也故上安民順則玉帛
停笙風淳俗泰則鍾鼓輟響又鍾帛
之運不與二儀並位蓋以極煩權時
不得已而行耳然則道義所存無係
形容苟造其反不嫌殊同今狐蹲狗
踞孰曰非敬敬以申心孰曰非禮禮
敬玄符如徒捨合識之類人標其所
貴貴不在言言存貴理是以麟鳳懷
仁見重靈篇程程能語受坐禮章未
知之所論義將何取若執言損理則
非知者所據若仗理忘言則彼以破
相明宗故李叟之常非名欲所及維
摩靜默非巧辯所追檢其言也彼我
俱遺尋其言也老釋元際俱遺則滿
沫可遺無際則不負高貴何乃遠望
波若名非智慧便相挫賊比類虫鳥

初明集卷第七

第三張

研復逾日未恆鄙懷且方俗殊韻豈
專胡夏近唯中邦齊魯不同權輿俶
落亦古今代述以其无妨指錄故傳
授世習彼若非也則此未為是如其
是也則彼不獨非既未能相是則均
於相非想茲漢音流入彼國復受重
譴之尤鳥趾之謂婁羅之辯亦可知
矣一以此明建極可齊兩教兼除不
其通乎夫義與測微非所宜參誠欲
審方玄正聊申一往耳傾心選佇遲
聞後裁

駁顧道士夷夏論 治城惠通

余端夏有隙亡事忽景披顧生之論
照如發矇見辨異同之原明是非之
趣辭豐義顯文華情奧每研讀忘倦
慰若萱草夏真所謂洪筆君子有懷之
作也然則察其有歸疑笑良多辭猶
盲子採珠懷赤菽而反以為獲寶福
賓聽樂聞驢鳴而悅用為知音斯蓋
吾子夷夏之談以為得理其乖甚焉
見論引道經益有味如昔老氏著述
文只五千其餘清雜並淫謬之說也
而別稱道經從何而出既非老氏所

初明集卷第七

第三張

創寧為真與廢更三思儻核其感論
云孔老非佛誰則當之道則佛也佛
則道也以斯言之殆迷厥津故經云
摩訶迦葉彼釋老子光淨童子彼名
仲尼將知老氏非佛其亦明矣實猶
吾子見理未和故有所固執然則老
氏仲尼佛之所遺且宣德示物禍福
而後佛教流焉然夫大道難遵小成
易習自往古而致歎非來今之所慨
矣老氏著文五千而穿鑿者衆或遂
欺妄以迴人心或傳淫虐以振物性
故為善者索潔惡者多矣僕謂搢紳
之飾釐折之恭殯葬之禮斯蓋大道
廢之時也仁義所以生孝敬所以出
矣智欲方起情偽日滋聖人因禁之
以禮教制之以法度故禮者忠信之
薄亂之首也既失無為而尚有為
寧足加哉夫勇猛之容孤蹕之敬外
況之俗儻謂華色之不足去貨財之
不可守亦已信矣老氏謂五色所以
令人目盲多藏秘之後失故迴剪髮
玄服損財去世讓之至也是以太伯
元德孔父加焉斯其類矣夫胡跪始

初明集卷第七

第三張

自天竺而四方從之天竺天地之中
佛教所出者也斯乃大法之整肅至
教之齊嚴吾子比之狐蹲厥理奚微
故夫凶寇助惡強魔毀正子之謂矣
譬猶持瓢欲滅江海側掌以蔽日月
不能損江海之泉掩日月之明也至
夫太古之初物性猶純無假禮教而
能緝不施刑罰而自治死則葬之中
野不封不樹喪制无期哀至便哭斯
乃上古之純風良足効焉子欲非之
其義何取又道佛二教喻之舟車夫
有識聞之莫不覓余而笑僕謂天道
不言聖人无心是以道由入知非道
知入然則聖人神鑒靡所不通智照
寧有不周而去指其專一不能兼濟
譬猶靈暉朝觀稱物納照時風夕灑
程形賦音故形殊則音異物異則照
殊日不為異物而殊照風不為殊形
而異音將知其日一也其風一也稟
之者不同耳吾子以為舟車之喻義
將焉允然夫大教無私至德不偏化
物共育導人俱致在我欲以均響震
胡漢而同音聖人寧復分地殊教隔

弘明集卷第七 第五十五條

寓異風豈有夷耶寧有夏耶昔公明
儀為牛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
不聞不合其耳也轉為童帽孤犢之
聲於是奮耳掉尾踈踈而聽之今吾
子所聞者蓋童帽之音也夷夏之別
斯言何存又云下弃妻孥上廢宗祀
嗜欲之物皆以禮申孝敬之典獨以
法屈夫道俗有晦明之殊內外有語
默之別至於宗廟享祀椅拾皇孝然
則孝教之至世莫加焉若乃煙香夕
甚韻法晨宮禮拜懺悔析請无輟上
逮歷劫親屬下至一切蒼生若斯孝
慈之弘大非愚瞽之測也夫國資民
為本君恃民而立國之以寧乃民之力
推如來談似為空設又云刻剋乘門
守持道士宜爭大小手相彈射披撫
華論深釋文滯尋文求義於何允歸
夫外道淫奔弥齡積紀沉晦不還淪
惑寧及遊涉墟鄉泛越墮落公因聖
術私行淫亂得道如之何斯可取昔
齊人好獵家貧大鹿窮年馳騁不獲
一獸於是退而歸耕今吾子有知歸
耕得算又云大道既隱小成乎起辨

弘明集卷第七 第五十五條

訥相傾孰與正之夫正道難毀邪理
易退譬若輕羽在高遇風則飛細石
在谷逢流則轉唯泰山不為飄風所
動磐石不為疾流所迴是以梅李見
霜而落茅松拒歲寒之不凋信矣夫
淫妖之術觸正便挫子為大道誰為
小成想更論之然後取辯若夫頽回
見東野畢之馭測其將敗子貢觀邾
魯之風審其必亡子何無知若斯之
甚故標愚智之別擢賢鄙之殊耶舉
一隅示子望能三反又云泥洹仙化
各是一術佛号正真道稱正一一歸
無死真會无生無生之教賒无死之
教切斯蓋吾子聰辯能言鄙夫幾以
加之然則返還滅度之說著乎正典
仙化入道之唱理將安附老子去生
生之厚必之死地又云天地所以長
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夫忘生者生
存存生者必死死道將屆故謂之切
其殊切乎諺曰指南為北自謂不惑
指西為東自謂不蒙子以必死為將
生其何反如之故潛君斷粮以修仙
術僕聞老氏有五味之誠而无絕穀

弘明集卷第七 第六條

之訓矣是以蟬蟻不食君子誰重蛙
蟻穴藏聖人何貴且自古聖賢莫不
歸終吾子獨亡不死何其濫乎故舜
有蒼梧之墳禹有會稽之陵周公
有改葬之篇仲尼有兩楹之夢曾參有
啓足之穉顏回有不幸之歎子不聞
乎豈誤也哉昔者有人未見麒麟問
嘗見者曰麟何類乎答云麟如麟也
問者曰若嘗見麟則不問也而云麟
如麟何耶答云麟磨身牛尾鹿蹄馬
背問者乃曉然而悟今吾子見欲麟
耶將不見告又云道經簡而幽幽則
妙門難見僕謂老教指乎五千過斯
以外非復真籍而道文重顯愈深疑
惟多是虛託妍辭空稱麗句辭周人
懷兒以賀珠鄭子觀之而且退斯之
謂矣尋此而言將何剋允又云殘忍
劉復則師佛為長慈柔虛受則服道
為易矣故老子云強梁者不得其死
吾將以為學父故人所以敷行誠籍
顯著文教將為愚瞽之故非為賢哲
之施矣違之者必凶順之者必吉夫
強梁劉復之人下愚之類也大教慈

和明集卷第七 第七張 續

愍方便為之將非虛學耶慈柔虛受
僕謂宜宣談今學道及之陳黃書以
為真典佩紫錄以為妙術士女無分閭
門混亂或服食以祈年長或嫗嫗以
為瘳疾慈柔之論於焉何託又道迹
密而微利用在己故老子云吾所以
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
何患老氏以身為大患吾子以軀為
長保何其系之多也夫後身而身先
外身而身存惟云在己未知此談以
何為辯又云婁羅之辯各出彼俗自
相領解猶重喧鳥聒何足迷効僕謂
餌辛者不知辛之為辛而无羨於甜
香悅臭者不覺臭之為臭而不就椒
蘭藉吾子淪好娃偽室有想於大法
夫聖教妙通至道測博既不得謂之
為有亦不得謂之為無无彼我之義
並異同之說夫夫言猶射也若苦之
離弦非悔恨所及子將慎言乎而去
魚喧鳥聒義則何依近者孫子猖狂
顯行无道妖嫗喪禮殘逆廢義賢士
同志而愚夫輟偽迴心好疇盈室愚
侶填門墟邑有痛切之悲路陌有罹

和明集卷第七 第八張 續

告之怨夫天道禍盈鬼神福謙然後
自招淪喪
戎華論折願道士夷夏論廣度釋僧敏
昔維摩者內乘高路功亮事外龍隱
人間志揚洲海神灑十方理正天下
故乃跡臨西土協同幽唱若語其靈
變也則能令乳以倒覆促延任意若
語其真照也則忘慮而幽凝言絕者
也如此之人可謂居士未見若稱居
士之意也君今七慢之岳未摧五欲
之谷未填慧陽之日未曜无明之雲
未晴永冥之風未息夜遊之迷未旋
君既解稍常品而山号居士乎貧道
還飡器量知君未堪斯據此雖大法
之淺号而亦未易可當矣省君夷夏
論意亦具照來心貧道踐學大壇希囑
故况而此所論者才无玩文之農識
無鑒幽之效照无寸光澤無露潤万
塗斯闕有何義哉而復內秉茫思獲
心間計輕弄筆墨仰卜聖旨或混道
佛合同或論深淺為異或說神那優
劣或毀清正虛實夫苦李繁子而枝
折藥大謬唱而受梟此皆是上世之

和明集卷第七 第九張 續

成制後賢之殷鑒矣今將示君道佛之名義異也夫佛者是正靈之別号道者是百路之都名老子者是一方之指佛據萬神之宗道則以仙為貴佛用漏盡為妍仙道有千歲之壽漏盡有元窮之靈無窮之靈故妙絕杳然千歲之壽故乘龍御雲御雲乘龍者生死之道也杳然之靈者常樂永淨也若斯者故能璇璣並應跡臨王城寔踈曉關嵒委重軒故放彼万國指越三空龍飛華館整駕道場於是初則唱於鹿苑次則集於天宮中則播於靈鷲後則扇於熙連故乃巨光遐照白日覆暉華軒四蓋梵駕天垂九天齊歌群仙悟機敢豫有緣莫不雲會歸焉惟有周皇邊霸道心未興是以如來使普賢威行西路三賢並導東都故經云大士迦葉者老子其人也故以說教五千異世同化緣既盡迴歸天竺故有背關西引之邀華人因之作化胡經也致令東見之眾誅其華焉君未詳幽旨輒唱老佛一乎人間大聖現儒林之宗便使莊孔周老斯皆

弘明集卷第七 第三張

是佛若然者君亦可即老子耶便當五道群品无非是佛斯則是何言歟真謂夸父逐日必渴死者也君言夷夏論者東有驟濟之醜西有羗戎之流北有乱頭被髮南有剪髮文身姬孔施禮於中故有夷夏之別戎華者東則盡於虛境西則窮于幽鄉北則逾於漠表南則極乎空闊如來扇化中土故有戎華之異也君責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者子出自井坎之洲未見江湖之望矣如經曰佛據天地之中而清導十方故知天竺之土是中國也周孔有雅正之制如來有超俗之憲雅正制故有異於四夷超俗憲故不同於周孔制及四夷故八方推德憲加周孔故老子還西老子還西故生其群戎四夷推德故踰增其迷夫正禮巨易真法莫移正禮巨易故太伯則於吳越而整服真法莫移故佛教則東流而无改緣整服故令裸裎翫裳法無改故使漢賢落髮翫裳故使形逼中夏落髮故使仰齊西風形逼中夏故使山嶽而空慢遠齊西風故使

弘明集卷第七 第三張

近見者莫不信也若謂聖孰无定應隨方異者太伯亦可裸步江東君今亦可未服裳耶故雖復方類不同聖法莫異君言義將安取者謂取正道也於是道指洞玄為正佛以空室為宗老以太虛為與佛以即事而測老以自然而化佛以緣合而生道以符章為妙佛以講導為精太虛為與故有中无無矣即事而測故觸物斯與矣自然而化故寗堂莫登矣緣合而生故尊位可昇矣符章為妙故道无靈禮矣講導為精故研尋聖心矣有中无故道則非大也觸物斯與故聖路遐曠也寗堂莫登故云云徒勞也尊位可昇故智士主身也道无靈神故傾顏何求也研尋聖心故沙門雲興也今乃故知道經則少而淺佛經則廣而深道經則渺而穢佛經則和而清道經則濁而漏佛經則素而貞道經則近而闇佛經則遠而明君涂服改素實參高風也首冠黃巾者卑鄙之相也皮革苦頂者真非華風也販符賣錄者天下邪俗也搏類扣齒者但

弘明集卷第七 第三張

惑之至也及縛伏地者地獄之貌也
符章合氣者奸狡之窮也斯則明闇
已顯真偽已彰君可整率正侶迴涉
清衢貪道難德內願同奉聖真豈有
惡乎想必不逆允於佳示耳

弘明集卷第七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弘明集卷第七第三張墳

弘明集卷第八

墳

江揚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玄光法師辯惑論

記室劉勰減惑論

僧順法師析三破論

辯惑論序

釋玄光

夫大千遐邇萬化无際塵遐夢境漆
惑聲華緣想增需異識明政由淳風
滴薄使衆魔紛覓矣若矯詐謀榮必行
五逆威強導昧必施六極垂氣靈滿
致患非一念東吳遭水仙之厄西夷
載鬼率之名閩藪雷種民之穢漢菜
感恩子之歌忠賢撫歎民治凌歌攬
地沙草寧數其罪消流末學莫知宗
本世教訛辭詭蔽三寶老鬼民等詠
嗟盈路皆是炎山之煨燼河洛之渣
餘淪涓險難余甚悼焉聊詮往迹庶
鏡未然照迷童於玄鄉顯妙趣於塵
外休風冥被彼我情判豈是言聲所
能據寫
禁經上價是一逆
夫玄籍雲舒貴空有之美聖賢功績

何莫由斯實學者之測海生民之曰
月所以波喻菩薩慈悲等照震聲光
於冥塗弭塵賊於險澤汎靈舟於信
風接浮生於苦水聞道諸經製雜凡
意教迹邪險是故不傳恠哉道化空
被禁錮觀今學者不顧嚴科但得金
帛便與其經貧者造之至死不覩貪
利无慈逆莫過此又其方術穢濁不
清乃扣齒為天鼓咽唾為醴泉馬屎
為靈薪老鼠為芝藥資此求道焉能
得乎昔秦皇漢武不獲輕身使徐福
公孫遠冥雲波析候通仙影響元陳
夫開心祛欲則事與道隣豈假驟涉
之勞咽唾噓齒者乎

妄稱真道是二逆

夫質慙纁霞者言神丹之功開明淨
智者必揚花之氣雖保此為真而未
能无終况復張陵妄稱天師既侮慢
人鬼即身受報漢興平末為犇地所
斃子衡奔尋无處畏負清議之報讖
乃假設權方以表靈化之迹生糜鵠
足置石崖頂謀事辦畢剋期發之到
建安九年遣使告曰正月七日天師

實可笑哉明知佛教是滅惡之術也
伏聞君子之德身體髮膚受之父母
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滅惑論曰太子奔妻落髮事顯於經
而反自為黑不亦因乎夫佛家之孝
所包蓋遠理由乎心無繫於髮若受髮
弃心何取於孝昔秦伯虞仲斷髮文
身夫子兩稱至德中權以俗內之賢
宜修世禮斷髮讓國聖哲美談况服
若之教業勝中權菩提之果理妙克
讓者哉理妙克讓故捨髮取道業勝
中權故弃迹求心准以兩賢无敢於
孝鑒以聖境夫何怪乎

第一破曰入國而破國者誰言說為
興造无費苦剋百姓使國空民窮不
助國生人滅損見人不登而衣不田
而食國滅人絕由此為失日用損費
無纖毫之益五灾之害不復過此滅
惑論曰大乘圓極窮理盡妙故明二
諦以遣有辯三空以標无四等如其
勝心六度振其苦業誰言之訕訕傷
日月夫塔寺之興闡揚靈教功立一
時而道被千載昔南會諸侯王帛万

弘明集卷第八 第七十條

國至于戰伐存者七君太始政阜民
戶殷盛赤眉兵乱千里无煙國滅人
絕寧此之由亥嬰之時石穀十萬景
武之世積粟紅腐非秦末多沙門而
漢初無佛法也驗古准今何損於政
第二破曰入家而破家使父子殊事
兄弟異法遺弃二親孝道頓絕憂娛
各異歌哭不同骨血生憐服屬永弃
悖化犯順无昊天之報五逆不孝不
復過此

滅惑論曰夫孝理至極道俗同貫雖
内外跡殊而神用一揆若命綴俗因
本修教於儒礼運華道果同而孝於
梵業是以語親出家法華明其義聽
而後學維摩標其例豈忘本哉有由
然也彼皆照悟神理鑒燭人世過馳
駕於格言逝川傷於上括故知瞑息盡
養則无濟幽靈學道拔親則冥苦永
滅審妙感之无差辯勝累之可必研
以輕重相權去彼取此若乃服制所
施事白追遠祀雖因心抑亦沿世
昔三皇至治堯舜所慕死則衣之以
薪莖之中野封樹不脩宜斬元紀豈

弘明集卷第八 第七十條

可謂三皇教民弃於孝乎爰及五帝
服制煥然未聞堯舜執禮追責三皇
三皇无責何獨疑佛佛之无服理由
拔苦三皇廢喪事沿淳樸淳樸不疑
而拔苦見尤所謂朝三暮四而喜怒
交設者也明知聖人之教觸感圓通
三皇以淳樸元服五帝以公情制喪
釋迦拔苦故弃俗及真檢迹異路而玄
化同歸

第三破曰入身而破身人生之體一
有毀傷之疾二有脫頭之苦三有不
孝之逆四有絕種之罪五有生之體
從識唯學不孝何故言哉誠令不跪
父母便覺從之兒先作沙弥其母後
作阿尼則跪其兒不礼之教中國絕
之何可得從

滅惑論曰夫棲形稟識理定前業入
道居俗事繫因果是以釋迦出世化
洽天人御國統家並證道跡未聞世
界普同出家良由緣感不一故名教
有二措紳沙門所以殊也但始拔塵
域理由戒定妻者受累驗者形飾愛
累傷神形飾乘道所以澄神滅愛修

弘明集卷第八 第七十條

道弃飾理出常均教必翻俗若乃不跪父母道尊故也父母礼之尊道故也礼新冠見母其母拜之嘉其脩德故屈尊礼卑也介冑之士見君不拜重其重武故尊不加也繼弁輕冠本无神道介冑凶器非有至德然事應加恭則以母拜子勢宜停敬則臣不跪君禮典世教同孔所制論其變通不由一軌况佛道之尊標出三界神教妙本群致玄宗以此加人實尊冠冑冠冑反礼古今不疑佛道加敬將欲何佐

三破論云佛舊經本云浮屠羅什改爲佛徒知其源惡故也所以詔爲浮屠胡人凶惡故老子云化其始不欲傷其形故貶其頭名爲浮屠况屠割也至僧裨後改爲佛而本舊經云喪門喪門由死滅之門云其法无生之教名曰喪門至羅什又改爲來門僧裨又改爲沙門沙門由沙汰之法不足可稱

滅或論曰漢明之世佛經始過故漢譯言音字未正浮音似佛來音似沙

聲之誤也以爲屠字之誤也羅什語通華戎識音義改正三豕固其宜矣五經世典學不因譯而馬鄭注說音字平改是以於穆不記譯師資於周頌允塞安安乖聖德於堯典至教之深寧在兩字得意忘言莊周所領以文害志孟軻所譏不原大理唯字是求宋人申東豈復過此

三破論曰有此三破之法不施中國本正西域何言之哉胡人元二對強無禮不異禽獸不信虛無老子入關故作形像之教化之又云胡人鹿積欲斷其惡種故令男不要妻女不嫁夫一國伏法自然滅盡

滅或論曰雙樹晦跡形像代興固已理積元始而道放无窮者也按季叟出關運當周季世閑賢隱故往而忘歸接輿避世猶滅其迹况適外域孰見其蹤於是斯猾祭酒造化胡之經理拙辭鄙廝隸所傳尋西胡怯弱北狄兇熾若老子滅惡弃德用形何愛兇狄而反滅弱胡遂令穢猥橫行毒流万世豺狼當路而狐狸是誅淪滑

爲酷覆載元開商鞅之法未至此宜伯陽之道豈其然哉且未服則設像無施信順則孥戮可息既服教矣方加極刑一言失道衆僞可見東野之語其如理何

三破論云蓋聞三皇五帝三王之徒何以學道並感應而未聞佛教爲是九皇忽之爲是佛教未出若是佛教未出則爲邪僞不復去云

滅或論曰神化變通教體匪一靈應感應隱現无際若緣在妙化則菩薩弘其道化在麓緣則聖帝演其德夫聖帝菩薩隨感現應殊教合契未始非佛固知三皇以來感滅而名隱漢明之教緣應而像現矣若迺三皇德化五帝仁教此之謂道似非太上義農敷治未聞秦章堯舜綰政寧肯盡符湯武禁暴豈當餌丹五經典籍不齒天師而求援聖帝豈不非哉三破論云道以氣爲宗名爲得一尋中原人士莫不奉道今中國有奉佛者必是羌胡之種若言非耶何以奉佛滅或論曰至道宗極理歸乎一妙法

真境本固元二佛之至也則空玄無形而万象並應寂滅無心而玄智彌照幽數潛會莫見其極冥功日用靡識其然但言象既生假名遂立胡言菩提漢語曰道其顯跡也則金容以表聖應俗也則王宮以現生拔愚以四禪為始進慧以十地為階極龍鬼而均誘涵蠢動而等慈權教无方不以道俗乖應妙化元外豈以華戎阻情是以一音演法殊譯共解一乘敷教異經同歸經典由權故孔釋教殊而道契解同由妙故胡漢語隔而化通但感有精廣故教分道俗地有東西故國限內外其弥綸神化陶鑄群生無異也用能振拔六趣惣攝大千道惟至極法惟寂尊然至道雖一岐路生迷九十六種俱号为道聽名則邪正莫辨驗法則真偽自分案道家立法厥品有三上標老子次述神仙下襲張陵太上為宗尋柱史嘉遯實惟大賢著書論道貴在无為理歸靜一化本虛柔然而三世不紀慧業靡聞斯迺導俗之良書非出世之妙經也

弘明集卷第八 第七十五張讀

若乃神仙小道名為五通福極生天體盡飛騰神通而未免有漏壽遠而不能無終功非餌藥德公業修於是愚狡方士偽託遂滋張陵米賊述紀升天葛玄野堅著傳仙公愚斯惑矣智可同歟今祖述李叟則教失如彼憲章神仙則體劣如此上中為妙猶不足竿况効陵魯難事章符設教五十欲拯三界以救負山庸詎勝乎標名大道而教甚於俗舉号太上而法窮下愚何故知耶貪壽忌天含識所同故肉芝石華譎以翻騰好色觸情世所莫異故黃書御女誑攝地仙肌革盈虛群生共愛故寶惜涕唾以灌靈根避灾苦病民之恒患故斬縛魑魅以快愚情憑威恃武俗之舊風故吏兵鈞騎以動淺心至於消灾姪術獻勝對方理穢辭辱非可筆傳事合派庶故比屋歸宗是以張角李弘毒流漢季盧悚孫恩乱盈晉末餘波所被寔蕃有徒爵非通侯而輕立民力瑞無虎竹而監求租稅靡費產業登惑士女運七則竭國世平則害民傷政

弘明集卷第八 第七十六張讀

萌乱豈與佛同且夫涅槃大品寧比玄上大清金容妙相何羨鬼室空屋降伏天魔不慕幻邪之詐淨修戒行豈同畢養之醜積邪措於方寸孰與藏官將於丹田響洪鍾於梵音豈若鳴天鼓於屑齒按以形迹精麈已懸竅以至理真偽豈隱若以麈笑粹以偽謗真是替對禹朱曰我明也

答道士假稱張融三破論十九條釋僧順論云泥洹是死未見學死而得長生此滅種之化也

釋曰夫生生之厚至於無生則張毅單豹之徒是其疋矣是以儒家云人莫不愛其死而患其生老氏云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莊周亦自病痛其一身此三者聖達之流亘以生為患夫欲求无生莫若泥洹泥洹者无為之妙稱談其跡也則有王宮雙樹之文語其實也則有常住常樂之說子方輪迴五道何由聞涅槃之要或有三盲摸象得象耳者爭云象如簸箕得象鼻者爭云象如春杵雖獲象一方終不全象之實子說泥洹是死真摸象之

弘明集卷第八 第七十七張讀

一盲矣

論云太子不廢妻使人斷種

釋曰夫聖實湛然跡有表應太子納妃於儲貳者蓋欲示人倫之道已足遂能棄茲大寶忽彼恩愛耳至如諸天夕降白驥飛城十号之理斯在何妻子之可有哉且世之孥孥為累取深飢寒則生於盜賊飽暖則發於驕奢是以孥孥文產急求火照唯忍似已復更為孥凡夫之種若孥產焉經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仰尋此旨則是佛種捨家從道弃孥就佛為樂為利寧復是加子迷於俗韻帶於重惑夢中之夢何當曉矣

論云太子不剃頭使人落髮

釋曰在家則有二親之愛出家則有嚴師之重論其愛也髮膚為上稱其嚴也剪落為難所以就剃除而欽若舜父母而長往者蓋欲去此煩惱即彼无為髮膚之戀尚或可弃外物之徒有何可惜哉不輕髮膚何以尊道不辭天屬何用嚴師譬如喪服出紹大宗則降其本生隆其所後將使此

子執人宗廟之重割其歸願之情還本政自一恭非恩之薄所後類申三年實義之厚禮記云出必降者有受我而厚其例矣經云諸天奉刀持髮上天不剃之談是何言也子但勇於穿鑿怯於尋言相為慨然

論云子先出家母後作尼則敬其子失禮之甚

釋曰出家之人尊師重法弃俗從道寧可一概而求且太子就學父王致敬漢祖善嘉命之言以太皇為臣魏之高貴敬齊王於私室晉之儲后巨厥父於公庭引此而判則非疑矣

論云剃頭為淨

釋曰經云淨者聖瑞靈暈淨海而至故云淨也吳中石佛泛海儻來即其事矣今子毀暈像之暈為刑屠之屠則泰伯端委而治故无惡德仲雍剪髮文身從俗致化遭子今日必羅吠聲之尤事有似而非非而似者外書以仲尼為聖人內經六尼者女也或有謂仲尼為女子子豈信之哉猶如屠畜之相類亦何以殊

論云喪門者死滅之門也

釋曰門者本也明理之所出入出入從本而興焉釋氏有不二法門老子有衆妙之門書云禍福元門皆是會通之林藪機妙之淵宅出家之人得其義矣喪者滅也滅塵之勞通神之解即喪門也來當為乘字之誤耳乘門者即大乘門也煩想既滅遇物斯乘故先去滅門末云乘門焉且八万四千皆稱法門奚獨喪來二門哉

論云胡人不信虛無老子入關故作形像之化也

釋曰原夫形像始立非為教本之意當由滅度之後係戀罔已梅極香像亦有明文且仲尼既率三千之徒永言興慕以有若之負像似夫子坐之講堂之上令其講演門徒諮仰與往日不殊曾參勃然而言日子起此非子之座推此而談思仰可知也羅什法師生自外方聰敏淵博善談法相經負佛經流布闡輔諡以真俗二名驗以境照雙寂振无為之高風激玄流於未悟所謂遺之至於無遺也子

謂胡人不信虛元誠非萬論君子自強理有優劣不係形像子以形像而語不亦攻乎異端

論玄剃頭本不求佛為服西胡今中國人不以正神自訓而取頑胡之法釋曰夫六戎五狄四夷八蠻不識王化不聞佛法者辭如畜生事均八難方今聖主隆三五之治闢一乘之法天人同慶四海訢訢岐行喟息咸受其賴喘喘之至自玄得所子脫不自思厝言玄玄宜急滅其舌亦何勞提耳論玄沙門者沙汰之謂也

釋曰息心達源号曰沙門此則練神濯穢反流歸潔即沙汰之謂也子欲毀之而義愈美真可仰之弥高鑽之弥堅者也

論玄入國破國

釋曰夫聖必緣感无往非應結繩以後民澆俗薄末代王教誕揚堯孔至如妙法所沾固助俗為化不待刑戮而自淳無假楚撻而取正石主師澄而興國古王詔勃以隆道破國之文從何取說

弘明集卷第八第廿張廣

論玄入家破家

釋曰釋氏之訓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倫有六睦之美有何不善而能破家唯聞末學道士有赤章呪咀發極陰私行壇被騷呼天引地不問親疎規相廝殺此即破家之法矣論玄入身破身

釋曰夫身之為累甚於桎梏老氏以形骸為糞土釋迦以三界為火宅出家之士故宜去菁華弃名利悟逆旅之難常希寂滅之為樂流俗之徒反此以求全即所謂殺生者不死生者不生也近代有好名道士自云神術過人剋期輕舉白日登天曾未數丈橫墜於地迫而察之正大鳥之雙翼耳真所謂不能奮飛者也驗滅士於即事不旋踵而受誅漢之張陵詎謂貢高呼曰米賊亦被夷剪入身破身無乃角弓乎

論曰歌哭不同者

釋曰人哭亦哭俗內之冥跡臨喪能歌方外之坦情原壤喪親登木而歌孔子過而不非者此亦是名教之一

弘明集卷第八第廿張廣

方耳

論玄不朝宗者

釋曰孔子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公侯儒者俗中之一物尚能若此況沙門者方外之士乎昔伯成子高子州支伯且希玄慕道以不近屑人事論玄剃頭犯毀傷

釋曰髮膚之解具於前卷聊更略而陳之凡言不敢毀傷者正是防其非僻觸冒憲司五刑所加致有殘缺耳今沙門者服膺聖師遠求十地剷除鬚髮被服法衣立身不乖揚名得道還度天屬有何不可而入毀傷之義守文之徒未達文外之旨耳輪扁尚不移術於其兒子何言哉

論玄出家者未見君子是避侵

釋曰噫嗟何子之難喻耶左傳六言者身之文莊周玄言不廣不足以明道余欲无言其可得乎夫出家之士皆靈根宿固德宇淵深湛乎斯照確乎不拔者也是以其神凝其心道超然遐想宇宙不能點其骨懷澹余无寄塵垢何能攬其方寸割慈親之重

弘明集卷第八第廿張廣

思弃房櫳之歡愛虛室生白守玄行
禪或投臨林野委身饑歎或靜節蔬
食精心無怠將勤求十力超登无上
解脫天羅銷散地網地百福於未萌
濟蒼生於万劫斯實大丈夫之宏量非
吾子所得開闔也避役之談是何言
歟孔子願喙三尺者雖言出於口終
不以長舌犯人則子之喙三丈矣何
多口之為異傷人之深哉

論云三丁二出一何無緣者

釋曰無緣即是緣无緣生有緣即是
緣有緣起何以知其然耶世有閨門
入道故曰緣有緣起有生不識比丘
者故曰緣无緣生十六王子同日出
家隨父入道是則緣之所牽閨門
損至何其宜出二之有哉无緣者自
就无緣中求反諸已而已矣子方永
墜無間遑復論此將不欲倒置干戈
乎若能反迷殊副所望

論云道家之教育德成國者

釋曰道有九十六種佛為最尊梵志
之徒蓋是培塿余假使山川之神能出
雲雨者亦是有國有家之所祀焉其

弘明集卷第八第三張墳

古有德成國不无多少但廣濟无邊
永拔塗炭我金剛一聖巍巍獨雄夫
太極剖判之初也已自有佛但于時
衆生因緣未動故宜且昧名稱何以
言之推三皇以上何容都无礼易則
乾坤兩卦履豫二爻便當與天地俱
生雖曰俱生而名不俱出者良由機
感不發施用未形其理常存其跡不
著耳中外二聖其揆一也故立法行
士先遣三賢漸誘俗教後以佛經革
邪從正李老之門釋氏之偏裨矣經
古處處自說名字不同或為儒林之宗
國師道士或寂寞无為而作佛事金
口所說合若符契何為東西跳梁不避
高下耶嗟乎外道藉我智慧資我神
力遂欲撓乱我經文度劉我教訓人
之無良一至於此也

論云道者氣

釋曰夫道之名以理為用得其理也
則於道為倫是故沙門号曰道人陽
平呼曰道士釋聖得道之宗彭耜居
道之未得道宗者不待言道而道自
顯居道之末者常稱道而道不足辟

弘明集卷第八第三張墳

如仲尼博學不以一事成名游夏之
徒全以四科見目莊周有云生者氣
也聚而為生散而為死就如子言道
若是氣便當有聚有散有生有死則
子之道是生滅法非常住也嘗聞子
道又有合氣之事願子勿言此真辱
矣莊子又云道在屎溺此屎尿之道
得非吾子合氣之道乎

弘明集卷第八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弘明集卷第八第三張墳